

德 拾



第 一 一 二 期
四 十 八 年 八 月 號

漫 漫 永 日

請用 德士古煤油出品

德士古公司出品滑機油適應各種
機件需要減低機件修理費用



減低修理成本
發揮機器效能
增加生產速率

德士古(亞洲)有限公司

CALTEX (ASIA) LIMITED

台北市中山北路二段四七號三樓

電話·四四九八零

電報: CALTEX

中篇連載小說「全權教師」於連載四期之後在本期結束了。這一篇譯自日文的小說，格調很特別，全部以對話為主，敘事說理非常簡單平易，但頗能深入人心，刊載以來，引起了一部份讀者的注意，有好幾位寫信來詢問原文出處，編者都已一一轉送原譯者函復。

這一期刊載了幾篇很有價值的文章，其中最值得推薦的是「漫漫永日

」原載於英文 Reader's Digest，篇名 The Longest Day 作者是一位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出生入死的戰地記者，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化了十幾年功夫，遍歷英美德法諸地，向數

百位與諾曼第登陸有關的人——自販夫走卒以至將軍元帥——探索登陸那一天的真正史實，然後以他的生花妙筆，寫出一本生動而真實的好書。Reader's Digest 雜誌係節本，但去蕪存菁，與原作相較毫無遜色，Reader's Digest 分兩期刊完，拾遺也分載兩期，希望讀者不要錯過。

施高祖士案作證記，追述數十年前的一件轟動全美的案子，幾位名律師爲了正義的立場，免費代一位教師辯護，向梅藤達爾文進化論學說的「衛道者」們挑戰，讀過這一篇文章，再來閱讀本刊連載的「生命奇蹟」，尤覺「進化論」之價值可貴。



戰爭

漫漫永日(上).....一
第二次世界大戰盟軍登陸諾曼第的翔實故事，真實的史料，小說的筆調，一本有永久價值好書的摘譯。

人物

普芮斯科特——美國最偉大的史學家.....二二
他未曾親身經歷過他所寫的地方，但他的筆下却有最生動真實的描寫。

介紹

施高柏士著作證記.....四四
三十四年前轟動美國有關達爾文進化論的一件案子。

科學

麻瘋島參觀記.....三三
太平洋摩羅開島是麻瘋患者的福地。

醫學

美國醫師的夢魘(中).....五一
我們必須首先發現診療過失的基本原因，才能進一步防止診療過失。

衛生

魔草.....二七
它能使食者發生幻覺——把你帶到上帝的前面。

奇聞

踏火.....三六
赤足走過表面攝氏四百三十度內部一千四百度的火坑。

談叢

序曲音詩及管弦小品(四).....六〇
友誼的演進.....七四
友誼不是靜止的，它永遠在不斷進化。

音樂

送奶人語——南太平洋故事之四.....八一
化了六十萬美元拯救了一位飛行員的生命。

短篇

孤女尋親記.....八七
六歲的女孩徒步一百英里去找尋她的父親。

小說

全權教師(四).....九八

長篇

朱門恩怨(廿六).....一九

拾穗

西影片羽.....三二
名曲唱片.....三五
科學新知.....三九
家常閒話.....四二

欄專

家常閒話.....四二

封面說明

漫漫永日

無數首尾連接的運輸船團，在驅逐艦的護航之下，悄然地渡過英法海峽，駛向諾曼第的奧瑪哈海灘。這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最偉大的一次戰役，在這次戰役中所表現的是人類智慧、能力和合作上的結晶，也是軍事和科學最密切聯繫的史實，這是一篇文章從每一個不同的角度上拍攝了鏡頭，然後把它合成爲一幅完整而真實的畫面。

中華民國四十八年八月一日出版

發行者 張明哲
編輯者 拾穗月刊社
通訊處 高雄左營郵箱四十六號
印刷所 高雄煉油廠印刷工廠
經銷處 台灣各大書局
本刊於民國卅九年五月一日創始發行
訂閱價目：
半年 六期 二十四元
全年 十二期 四十八元

零售價目：
新台幣五元
港幣二元二角
美金三角
日幣一百圓
請利用本刊郵局劃撥儲蓄帳戶
免費匯款訂閱或購買拾穗叢書

日永漫漫

THE LONGEST DAY

著 Cornelius Ryan
譯 之 徵

「無論你是否已讀過所有報導攻擊開始日(D-Day)的一切記載，或對此一無所知。無論你是否參加戰鬥，或全然置身事外，當你讀過這篇光榮而悲慘的故事底輝煌紀述之後，你一定會像我一樣地對它無限神往。」

蓋文將軍，曾任諾曼第盟軍登陸時的第八十二空降師副師長，也是科尼琉斯在準備撰述本書時訪問過七百多人中的一位。雷杭曾在四個月不同的國家裡向每一位被訪問者詢問過同一個問題：「一九四四年六月六日你在幹什麼？」他用一個個問題詢問過美英德三國的二等兵，也會詢問過諾曼第的農夫和法國的地下工作人員。重復他們的答案，使他這一個近代最重大的事件，盟軍進攻希特勒的歐洲鋼鐵堡壘，重復躍然再演於紙上。

雷杭揭露了許多以前從未為人所知的重要事實。他所創作的並不是軍事史，而是一篇人類和國家作生死搏鬥時的生動活潑的紀錄。

「漫漫永日」一書在出版以前，由美國讀者文摘社(Reader's Digest)節刊於六月號及七月號，拾德即由此譯出分兩期載完。

前言

① 在「地磁是怎樣形成的」一文內共有三處「見附圖下面四條訊號……」可是根本就無插圖可茲對照想當係遺漏無疑。

② 篇幅內之重要插圖常有漏刊，無關緊要之插圖倒又不少，以前各期我都曾發現上述現象，唯當時未及向貴刊指出建議，現亦不及記憶。茲就本期(一一一)之插圖情況檢討如：①第28頁寫明「附圖下面四條訊號……」



拾穗月刊社編輯先生：
本人向來對貴刊頗具偏好，故數年來無論是零購或訂購均未與拾穗疏遠過，由於貴刊之價格公道，內容充實已為一般讀者所公認，此地本人不擬贅言，茲就缺點方面以淺見所及提供數點以供參考改進：

① 拾穗最近幾期一期比一期薄，一拿上手無需翻閱頁數，即已知其份量已減。

「圖」字樣，但除刊首之一圖外別無他圖可看，此圖甚為簡略，根本無法滿足三處之文字需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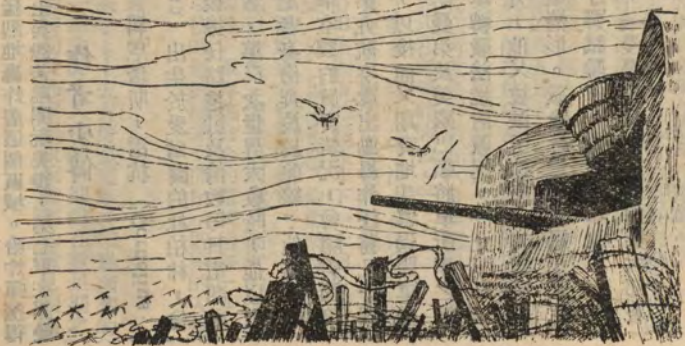
③ 「十年來的英國公醫制」一文內論其內容插圖均屬多餘之舉，但附圖有四處之多，與上兩文之情形對照使人有輕重倒置之感！

以上數點盼能採納為禱。

讀者謹復

讀者 陳有為

謝謝你的指教和對拾穗的愛護，一一一期拾穗篇幅連同目錄等在內仍在四六頁左右(廣告不算)份量並未減少，拿上手去較薄的原因是用紙張磅數較輕，所以有這種感覺，這一點編者也有同感。插圖漏列的原因是原圖線條太細而圖又太大，印刷所無法縮小製版，臨時將圖退回，重繪已經不及，只好臨時刪去，好在附原圖，文章讀來仍可明白，不致有影響。抱歉的是，一時疏忽，未將附圖等字樣一併刪去。



這座村莊在潮濕的六月清晨顯得十分寂靜，它的名字是拉·羅契古園 (La Roche Guyon)，座落在塞納河巨大而迂緩的河曲上，差不多正位於巴黎和諾曼第的中途。它在那裡已安穩地度過了十二個世紀。這座村莊多年來只是一處人們經過這兒到另一地去的地方，不受人家的注意。它唯一的特點便是一座城堡，那便是羅契福考爾特公爵的別業。

可是現在這座村莊却獲得了另一種類的特點。因為在它那田園景色的後面，拉·羅契古園已真正地變成了一座監獄——它已成為法國佔領區中最受澈底佔領的一座村莊了，在這兒的五百四十三個居民中，幾乎每一個居民便有三個以上的德國軍人在那裡駐紮。在這些德軍中，其中有一位是薩美爾元帥 (Field Marshal Erwin Rommel)，德國西線軍力最強的B集團軍總司令。他的司令部便設在這座城堡裡。際此情勢嚴峻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第五個年頭，薩美爾正在這裡準備着他一生事業中最艱苦的一戰。這一天是一九四四年六月四日，星期日。可是薩美爾並不知道這抵禦盟軍入侵的一戰卻將在四十八小時以後開始發動。

在薩美爾的指揮之下，差不多有五十多萬大軍防守着這條漫長的海岸線——自荷蘭的堤壩直到受大西洋海浪沖擊的布列塔尼半島的海岸，全長延伸達八百英里。他的主力第十五軍正集中在英法海峽最狹窄的帕特卡雷 (Pas de Calais) 附近。

有盟軍入侵的跡象。

薩美爾獨自伴着一盞孤獨的檯燈，坐在樓下那一間作為他的辦公室的房間裡工作着。雖然看上去他比實在的年齡五十一歲要老得多，但他却永遠精神奕奕毫無倦容。這天早晨，他像經常那樣的，四點鐘就起了床，現在他正不耐煩地等候着六點鐘。到那時候他和他的參謀人員共進早餐，然後出發返回德國——這是他幾個月來的第一次返里。

他早就在期待着這一次旅行，但下此決心却頗為不易。在薩美爾的肩頭上正擔負着防禦盟軍開始攻擊時的重任，希特勒的第三帝國因災禍頻仍而開始動搖。數以千計的盟軍炸彈日以繼夜地投入德國，蘇俄的軍隊已逼近波蘭，盟國的軍隊已臨羅馬的大門。在各處的德國軍隊都遭遇到逐出和毀滅的厄運。雖然德國離戰敗的時期尚遠，但是盟軍的進攻却將成爲有決定性的一次戰爭——這一點沒有人比薩美爾更清楚了。

可是薩美爾在這一天早晨還是回國去了。以往幾個月來，他老是盼望着在六月初能有幾天返國的假期。同時，他也想去謁見希特勒，他有很多理由認爲現在他可以暫時離開他的職守，不過他從來不肯承認，他實在是極端地需要休息。

只有一個人瞭解薩美爾內心的緊張情緒，那就是他的妻子露西·瑪利亞。薩美爾對他的妻子，坦白地告訴她一

夕復一夕，盟機猛烈地轟炸着這個區域。給炸彈攪得疲累不堪的第五十軍士兵怨苦地開玩笑說，第七軍在諾曼第的駐防地區是最佳的安靜休養地。那裡幾乎從來就沒有落下過一枚炸彈。

作者小傳

科尼琉斯·雷杭 (Cornelius Ryan) 出生於愛爾蘭的杜柏林，曾先後擔任路透社及倫敦每日電訊社記者，第二次世界大戰時，他以戰地記者身份奔波於前線；他爲報導盟軍空襲的真實情況，曾隨美國第八第九航空隊出動轟炸任務凡十四次，以後他又翔實地報導過盟軍登陸諾曼第及美國巴頓將軍所率之第三軍轉戰法境的戰況。一九四五年四月，他又被派至遠東，報導戰爭結束情形。戰後又曾報導過比基尼原子彈試驗。一九五〇年改入美國籍。『漫漫永日』是他的第六部著作。

切。不到四個月間，他會寫了四十多封信給她，並且幾乎在每一封信上都對盟軍的進攻有着新的預測。

在五月六日的信上他寫着：「這兒的緊張情形與日俱增……決定大局的事件也許即將於數週之內發生……」五月六日信上：「依然不見英美軍隊的蹤跡……：每一天，每一週……我們逐漸加強……我對未來戰爭的預測頗具信心……也許它將開始於五月十五日，也許是月底。」五月十五日：「我不能再做更多的長程檢閱旅行了；因爲沒有人知道進攻會在什麼時候開始。」

五月十九日：「我在考慮是否可在六月裡騰出幾天時間來，離開此地。至於現在却無此機會。」可是他終於找到了機會。薩美爾下決心在這個時候離開前線的一種理由，是他自己對盟軍動態的判斷，現在放在他面前桌子上的那份B集團軍的週報——下一大這份週報將送達巴黎郊外聖日曼 (St. Germain) 倫德斯特元帥的總司令部，然後再從那裡送達希特勒的總部。

薩美爾在報告中估計着說，盟軍已到達「高度的準備階段」，並且「向法國地下軍傳達命令的電報增加」。可是接着又說：「根據以往的經驗這並不能指示盟軍的入侵已迫在眉睫……」。

薩美爾的猜測又錯誤了。現在五月份已過去了——五月份是盟軍攻擊最理想的天氣——薩美爾然後下一結論說，入侵的日期尚在數星期之後——這一種推測與希特勒及德國高級統帥部的意見相同

——他們認為登陸的日期當與紅軍的夏季攻勢相配合，或稍在其後。他們知道蘇俄的攻勢不會在波蘭解凍前開始，因此他們推測盟軍反攻的日期不會在六月下旬之前。

好幾天來，西海岸的天氣非常惡劣，並且預測以後幾天內將變得更好，位於巴黎的德國上校主任氣象官史多勃教授所編製的六月四日上午五時的天氣預報，曾指出雲層加厚，風速加大和雨量增加的數點。即使在現在，海峽中也有每小時二十到三十英里的強風吹過。就隆美爾看來，盟軍似乎決不敢在以後的幾天內發動登陸攻擊。他開了辦公室門，出去和他的參謀人員共進早飯。

在外面，羅契古園村莊裡正響起了聖·山姆森教堂的奉告鐘聲，在勁風中飄盪，這是早晨的六點鐘。

隆美爾從一九四三年十一月起就到了法國。他的到達對出身貴族，六十八歲高齡負責西歐防務的西線統帥，傲慢的德斯特是一種侮辱，隆美爾那時帶著希特勒的「彈性指示」到達，他所受的命令是觀察沿海防務！希特勒廣為宣傳的大西洋防線 (Atlantic Wall) 然後直接將報告送往元首的參謀總部。

大西洋防線是希特勒較新的煩惱之一。當一九四一年他和趾高氣昂的納粹黨徒們認為勝利已有把握時，沿海防線在他看來已無必要。自從法國崩潰以後，希特勒希望英國會屈求和平。可是他們並沒有這樣做。以後事與境遷。大英帝國在美國的幫助下已逐漸步上緩慢而有把握的復原

希特勒這時已深陷蘇俄的泥潭之中！他於一九五一年六月攻擊蘇俄！他看出法國沿海已不再是攻擊的跳板。它已轉變為一處防禦上的弱點了。當一九四一年十二月，美國參戰之後，希特勒向世界發表他的狂言：「一道堅強而巨大的防線自克肯內斯 (Kirkcubbin) 在那威與芬蘭邊境) 開始直到比利牛斯 (Pyrenees) 在法西邊境)……它們在我的不可動搖的信心之下將成為一道可以抵禦任何敵人侵犯的堅固防線。」這是一種狂妄而不可可能的誇張。即使把鋸齒狀的地形不計算在內，這條海線的全長便超過了三千英里。

那時德國的最高統帥部的總監哈德爾 (Halder) 將軍當尚能清晰地憶及希特勒如何首次陳述他那狂妄的計劃。哈德爾本人因希特勒之拒絕侵襲英國而對希特勒有永遠不可原諒的成見，所以對這整個計劃極感冷淡，他當時大膽地提出意見，認為「如果他們需要這一條防線，那麼這防線也該建築在「海岸線後，軍艦大炮的射程之外」，否則全軍便會受到束縛，希特勒於是便大步衝過房間走近那張鋪着大地圖的桌子，發洩着令人難忘的脾氣幾有五分之久。他用緊握着的拳頭捶擊着地圖尖聲吼叫着：「炸彈和炮彈會落在這兒……這兒……和這兒……在防線的前面和後面和上面……可是在防線裡的軍隊是安全的！然後他們可以衝出來廝殺！」

哈德爾將軍沒有說話，但是他和其他最高統帥部裡的將軍們都明瞭，縱然希特勒誇誇其詞，但他已經隱隱地



軍守第曼諾閱檢帥元爾美隆

在擔心着有第二戰場的出現！盟軍的登陸。以後這一道防線上的工作還是做得很少。當一九四二年，戰爭的浪潮開始震撼德國時，希特勒對他的將軍們大發雷霆，他下令大西洋防線必須以最高速度完成。建築工程務須以「狂速」進行。

自此以後，成千成萬的奴工日以繼夜地建築着這道防線。成百萬噸的混凝土倒了下去！其耗量之多使全部希特勒佔領下的歐洲其他地區，不可能再獲得任何水泥。數量驚人的鋼鐵也訂了貨，但是仍因缺貨的關係，工程師們常常被迫不使用鋼筋。為了所需的物料和器材數量過多，一部分古老的法國馬奇諾防線和德國邊界上的齊格菲防線的設備都拆了下來加以利用。到一九四三年年底，雖然已有五十多萬人在這裡工作，可是這座防線距完工之期尚遠。

希特勒知道盟軍登陸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他現在却面臨着另一項重大的問題：他得找出幾個師團來應付這日形嚴重的防務。在蘇俄，一師團又一師團的兵力都被消滅了，在意大利，自從盟軍在西西里登陸，意大利退出戰爭以後，成千成萬的軍隊依然牽制在該地。因此到一九四四年，希特勒不得不用奇特的混雜部隊來增強西線的防禦力量！其中有老年人和年青的孩子，自蘇俄前線撤退回來的殘餘師團，以及從佔領國徵召來的「志願兵」。不問這些雜牌軍隊是否有戰國的力量，他還是利用他們來填補了防線上的空隙。不過這時在希特勒的手上依然擁有一些精銳的軍隊和裝甲師。直到攻擊日開始的那一天 (D日)，德國西線

的總兵力已有五十八個不可輕視的師團。雖然這些師團並不見得都能發揮充足的力量，不過希特勒還是對他的大西洋海上長城有充分的信仰——他認為可以彌補兵力的不足。

隆美爾一九四三年十一月視察這道防線，他看到的情形使他震怒沮喪。防禦工事只有幾處已經完成，有的根本還沒有開始。不過大西洋防線即使在目前狀態之下依然確實是一種不可輕視的屏障。至於業已完成的部門，真可說是重炮林立。可是在隆美爾的法眼鑒別之下，無一能中其意，他認為大西洋防線實在等於是一場笑談。他宣佈說這無非是希特勒的「空中樓閣」。

倫德斯特衷心同意隆美爾的苛刻的批評。（也許這是唯一的一次他和隆美爾有完全同意的看法）。睿智的老倫德斯特從來就不相信固定的防禦線。他曾主持一九四〇年時採用兩側攻擊的戰略突破馬其諾防線，終於導致法國的瓦解。在他看來，希特勒的大西洋防線無非是一種大規模的虛張聲勢；並且對德國人吹牛的有效程度似乎尚勝於敵人。「它也許可以一暫時阻擋一下盟軍的進襲，但並不能使它停止。倫德斯特認為沒有任何事物可以阻制初期的登陸成功，他的計劃是在海岸線後方掌握着大量的軍力，等到盟軍登陸之後才施行攻擊。

隆美爾對這一項理論完全不同意，他確信只有一種方法可以粉碎盟軍的侵入，那就是迎頭痛擊。因為那時候已不再有時間來補充援軍。他確定地認為那時候的援軍必將

在水中掙扎着想登陸的時候加以迎頭痛擊。後備軍永遠到不了攻擊的地點，那只有傻瓜才把他們考慮在內。主要的防禦線就在這裡……一切我們所有的東西都該放在沿海。相信我，關，登陸時的二十四小時是決定勝負的重要時機……不論對盟軍或是德國人來說，這都是一個最漫長的一天。」

希特勒大致同意隆美爾的計劃，從那時開始，隆美爾便成爲一個有名無實的統帥了，在短短的幾個月間，隆美爾無情地驅策着工作的進行，改變了整個的面目。在每一區他認爲可能登陸的海灘上他下令安裝阻止攻擊的障礙物。這些障礙物包括鋸齒形的三角鋼材，形如鐵門附有鋸齒的鐵架，頂端包鐵的木枕和混攪土錐。都正好揮設在高潮線與低潮線的較低處，並且在每一件障礙物上都網縛着炸藥。

隆美爾的奇特發明（這些障礙物多數均由他自己設計）都很簡單而惡毒，它們的目的乃在破壞補裝着軍隊的登陸艇或是在足夠的時間內阻止它們登陸，使海岸上的火力可以織成進犯的敵人。到現在幾乎有五十萬枚以上這樣致命的武器佈設在沿海的水面之下。

這力力求至善的隆美爾依然並不滿意。他又下令在海灘相聯的砂灘上，高岸上，溝渠裡和軌道上都埋設了地雷——從足夠轟掉鐵甲車的大型薄餅式到踏上去可以躍上人身橫隔膜那樣高度再行爆炸的小型S式，各式俱全，現在差不多有五百萬枚這樣的地雷埋設在沿海。在敵人登陸

被空軍的轟炸或海軍或陸上重炮的轟擊而消滅。就他的觀點來說，他認爲任何軍力，自步兵以至裝甲師必須集中在沿海或海岸的稍後方。

隆美爾的年才三十六歲的副官蘭上校（Heinrich Lang）曾清楚地記得隆美爾敘述他的戰略的那一天，他們一同站立在荒涼的海灘上，隆美爾的低矮而茁壯的身軀裹在一件厚重的大衣裡，一條舊圍巾纏在他的頸子上，手上不停地上下揮動着他那「非正式的」元帥杖，那是一根長二尺頂端塗着銀色的黑棍子，上面附有紅黑白三色的繅絡。他指指砂灘，說道：「戰爭的勝利和失敗就在這沙灘上，我們要想阻制敵人只有一個機會，那就是當敵人向



以前，隆美爾還希望再能有六百萬枚地雷單獨敷設在奧瑪哈海灘這一區上，他的目標是埋設地雷五千萬枚。

俯視着海岸線，前臨着地雷和障礙物所組成的荊莽，隆美爾的軍隊便等候在鋼骨混攪土的圓筒形堡壘，混攪土坑和交通壕內，四周圍繞着一層層的帶刺鐵網。從這些位置上，所有德軍配備的武器都可以對沙灘和海面的每一點上織成一片交叉密集的火網。

隆美爾採用了一種的新技術和新發展。在缺乏大炮的地方，他安裝了火箭筒或雙重臼炮。在有一地點上，他甚至裝設了名爲「哥賴斯(Goliat)」的小型自動坦克車（註：Goliat爲聖經上爲大衛殺死之巨人）。這種設備可以裝載半噸多重的炸藥，由堡壘內以遠程控制方式嚮往海灘，然後在敵軍或登陸艇間爆炸。

在戰爭歷史上從來就未曾有過爲了防止敵軍入侵而準備了這麼利害的防禦陣勢。可是隆美爾還不滿意。他還需要更多的圓筒形堡壘……更多的海灘障礙物……更多的大炮和軍隊，除此以外他更希望有大量的裝甲師靜候在海岸遠處作爲後援。可是在目前局勢嚴重之際，希特勒堅持要親自掌握這些裝甲部隊。隆美爾至少需要五個裝甲師駐防於沿海，他只有一個方法去獲得它們：那便是面謁希特勒。隆美爾常常對他的副官蘭說：「誰是最後見希特勒的人便可以在競賽中獲勝。」所以在這拉·羅契古岡灰暗的早晨，他準備長途驅車返回德國，隆美爾已下了最大的決心想在這次競賽中獲得勝利。

拉·羅契古園的一百二十五英里之外，靠近比利時邊界的第十五軍司令部裡，有一個人非常盼望着六月四日早晨的降臨。這位梅育中校坐在他的辦公室裡，形容憔悴，目光困倦，自從六月一日以來，他就沒有好好地安眠過。可是剛剛過去的上一晚更糟，他將永遠銘記在心頭。梅育正從事着一件困難重重心神苦惱的工作，他是德國西線防止敵人登陸的唯一反情報機構的主管。他手下有三十名專門截取無線電訊的人員，他們唯一的工作就是收聽。他們之中的每一個人都是能流利地說三種不同的語言的專家，盟方所發出的模斯電碼中任何一個簡單的訊號也不會被他們錯過。

梅育在這件工作上是有名能手。他每天總有好幾次去查閱一大堆截劫來的電訊報告，他老是在搜尋可疑的和平常的事件——甚至於令人難以置信的事件。

他部下的人在晚上檢到了一件令人難以置信的消息，那是一通快速電訊，被他們在大色剛黑以後不久截獲。上面寫的是：

「NYK社速電，艾師總部宣佈盟軍登陸法國」

梅育驚惶失措了，他那最初的衝動是想去向總司令部告警。然後他躊躇了一下，鎮定下來；因為梅育知道這電訊是不正確的。

因為有兩種原因：第一，前線毫無動靜（如果開始發生攻擊他立刻會得到消息）第二，在一月裡，那時的德國

裡非常興奮地說道：「先生，電訊的第一段——在這裡了！」

他們一起回到無線電室，梅育聽着錄音機。坎奈立斯曾經警告過他的電訊果然一字不錯地收到了。這一句詩是十九世紀法國詩人浮蘭尼（Paul Verlaine）所作的「秋之歌」中的第一句。根據坎奈立斯的情報，浮蘭尼的這一行詩句可轉譯為：「該月之一日或十五日」；並且代表英美聯軍入侵電訊之前半部份。

電訊的後半段應該是浮蘭尼詩中的另一句子：「Blaisez mon Weir, Dune Languent Monotone」（單調的困倦使我心傷）據坎奈立斯說，如果聽到這一句廣播那麼他的意義便是：「登陸將於四十八小時內開始……時間的計算應自傳送電訊之日的午夜起計算。」

梅育聽到錄音機的上半段電訊後，立刻通知第十五軍參謀長霍夫曼准將（Brig. Gen. Wilhelm Hofmann），他對霍夫曼說：「第一段電訊已經來了，大概就要有事情發生了。」

霍夫曼立即向第十五軍提出警告，使全軍嚴加戒備。梅育同時又把這個電訊拍發給希特勒的總部（OKW）裡去，其次他又打電話給倫德斯特司令官部（西線總司令部）以及隆美爾的司令部（B集團軍司令部）。

在希特勒的總部裡，這電訊送到約德爾（Jodl）將軍那裡，便一直放在他的桌上。他並沒有下令警戒。他認為倫德斯特會做這件事，而倫德斯特又認為隆美爾司令部會

情勢局的局長坎奈立斯（Adm. Wilhelm Canaris）曾交給梅育一份詳細的兩段訊號，他說盟軍在登陸之前一定會用這種訊號來通知法國的地下工作人員。

坎奈立斯曾警告他說，當盟軍開始攻擊前，會廣播出幾百件電訊，而其中只有幾件是實際上開始攻擊日有關的；其他的電訊都是假的，目的只是在故意混淆視聽。坎奈立斯很明顯的告訴他：梅育得截獲所有的電訊，以免讓真正重要的消息漏網。

最初梅育不免抱懷疑的態度。因為在他看來，如果單依頓這僅有的一項電訊未免太過於瘋狂。但是直到六月一日的晚上，他手下的人截獲到了盟軍電訊的第一段之後，才不由得使他相信起來。這一段電訊跟坎奈立斯所告訴他的完全相符，但跟其他幾百種於英國廣播電台報告開之後向地下工作者傳送的訊號不同。多數的電訊用的是法文，荷文，丹麥文或挪威文，句子都是沒有意義的，例如：「特洛城之戰不會發生」「明日獅軍將釀出上等白蘭地」「約翰有了長鬚」等等。

但是六月一日晚上九點鐘，英國廣播電台廣播新聞之後所發出的那一通電訊，在梅育看來是太清楚的了。現在請留心收聽發封私人的電訊，這是在用法文講的謠言。雷克林伍長立刻按上錄音帶。稍停片刻，然後繼續廣播道：「Les Sang Lots Longs Des Vikings Del'Antenne」（秋天小提琴的深長啞泣）

雷克林伍長趕忙奔往梅育的營房。他在梅育的辦公室

下這一道命令。（隆美爾一定知道這份電訊；但是由於他自己對盟軍動態的估計，顯然地他並沒有加以考慮。）

沿海一帶只有第十五軍是在嚴密戒備中。至於防守諾曼第的第七軍始終就沒有聽到過這份電訊，因此也就沒有特別戒備。

六月二日和三日的晚上，第一部份電訊又在重復廣播。當六月三日晚晚上重播上項消息的一小時後，又收到了美聯社關於盟軍登陸法國的電訊。如果坎奈立斯是對的，那麼梅育便能決定這一項報告一定是錯的。而這一通電訊便可以說是安全洩露上最具預言性的一種了。原來那天晚上美聯社駐英國的自動發報機發報員在一部不用的機器上練習，以增進她發報的速度，但一時的錯誤，使打孔的帶子將她練習的「快電」發了出去，並且還比平日晚間發佈的蘇俄通訊節目，早了一步，雖然三十秒後已加改正，但是這通電訊已經發出去了。

梅育經過最初一剎那的驚惶之後，他已把賭注押在坎奈立斯身上了，現在他很疲倦，但却傲然自得。天快近黎明了，可是前線依然平靜無事，這可以證明他是正確的。現在他無事可做，只能等候後半段電訊的重要警告了。而這個電訊却隨時都會收到的。

當梅育坐下來等候的時候，一百二十五英里之外的B集團軍的總司令正預備返回德國。早晨七點鐘，在元帥的座車上，隆美爾坐在司機的旁邊，驅車駛過村莊，然後向

左轉往巴黎的大路。

在六月四日這特別陰沉的星期日上午離開拉。羅契古園，對隆美爾來說是最合適的了，在他的身旁放着一個硬紙盒，裡面是一双手工做的灰色皮鞋，尺寸五號半，是給他太太的。他挑這個時候回家還有一個特別的理由，因為他希望能在六月六日，星期二那一天和她在一起，這一天是她的生日。

(註：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許多隆美爾的高級官員聯合地為隆美爾在六月四五兩日及盟軍登陸最重要時刻他並不在前線的環境情況作證。在書籍上，發表的文章上以及各種訪問上都說隆美爾於六月五日返德，可是事實上並非如此。他們又說隆美爾係應希特勒之召返國，也與事實不符。在希特勒的軍官舒曼特(Schmundt)。那時希特勒總部裡的作戰部副部長華里蒙脫將軍(Warlimont)曾對我說，他和約德爾、季特爾都不知道隆美爾已回到德國。甚至在盟軍登陸那一天，華里蒙脫仍以隆美爾在前線指揮作戰。隆美爾離開諾曼第是六月四日，B集團軍總司令部的日記上曾記錄着確實的時間，這一點是不容再置辯的。)

在英國是上午八時(英國夏令時間和德國中央標準時間相差一小時)。機查茅斯附近受過大雨沖洗的樹林裡，盟軍最高統帥艾森豪將軍經過整夜的勞碌之後，現在正在

負起實行這項任務以後，他徵集了更多的軍隊，船隻，飛機和材料，超過了以往任何一次單獨的軍事行動。

甚至這項計劃尚未獲致最後形式以前，空前的人力和補給品已開始源源運入英國。不久小鎮和村莊上都已住滿了美國人，在人數上反而超過原有的英國居民，一到五月初左右英國的南部簡直變成了一座龐大的兵械庫。隱藏在樹林裡的軍火多如山積。排列在曠野裡，一輛挨着一輛的是坦克車，裝甲車，卡車，吉普和救護車——總數超過五萬輛。在田野裡排列着無數長列的榴彈炮，高射機關槍以及大量預先裝配的物品，從活動桶形鐵板避難所(Miscellaneous)到活動飛機跑道各式俱全。比一切更壯觀的是堆滿在山谷裡的鐵路用車輛；差不多有一千輛全新的火車頭，將近二萬輛的油罐車和運輸車，這些都是準備於灘頭陣地建立之後來替換已損壞的法國設備。

那裡又有很多戰爭上的奇特新設計。會游泳的坦克車裝配着龐大的鏈槌，用以敲擊前面的陸地使地雷爆炸。最奇特的是兩座人造碼頭，將拖往諾曼第海灘。這種碼頭的名字叫「桑椹」，他的構造，首先是鋼鐵浮筒造的外防波堤。其次是一百四十五座龐大的混凝土滑箱，它們大小不一，用以連接着沉入水中作為內防波堤。滑箱中最大的一具內有水手艙房和高射炮，當它們在海面上拖行時，看上去像一座側臥着的五層樓的公寓大廈。在這人造碼頭之內，大如自由輪的運輸艦可以將貨物卸在駁船上，然後轉運到海灘。較小的船隻，例如沿海小商船或登陸艇可以把它們

拖車中熟睡。

雖然他可以移居到兩哩外的海軍總司令部掃斯維克大厝去，那裡有比較舒服的寬大房間。可是艾森豪並不想這樣做，因為他他儘可能地宿在港口附近他的軍隊上船的地方。

艾森豪的拖車是一輛長身，低矮，裝有三噸半的篷車，裡面有三個疏落地佈置着傢俱的房間，作為他的臥室，起居室和研究室。他在這輛拖車上指揮着三百萬盟軍。他所指揮的大軍中有半數以上是美國人；約有一百七十萬步兵，水兵，空軍和沿海的警衛軍。英國和加拿大軍力的總和是一百萬，其他是自由法國，波蘭，捷克，比利時，挪威和荷蘭的志願軍。有史以來，從來就沒有有一個美國人曾指揮過這許多來自這許多國家的軍隊並且肩負如此重大的責任。

四個月前，當他被指定為最高統帥的時候，華盛頓聯合參謀首長會議把他的任務在一段正確的文字中指示出來。上面寫着：「你將進入歐洲大陸，與其他盟國相連繫，負責進攻德國心臟地區，並將其軍隊擊潰……」

攻擊歐陸的巨大軍事計劃已經進行多年，差不多在鄧刻爾克撤退的時期已有人想到了這次攻擊。遠在艾森豪發表為最高統帥之前，一小組英美的軍官在英國摩根中將(Lt. Gen. Sir Frederick Morgan)的領導之下為這次攻擊計劃定下了基礎。以後又經過多次的研究，擴大，修正而成為最後計劃(定名為統主 Overload)。當艾森豪

的貨物卸在厚重的鐵裝凸出碼頭上，然後由等候着的運貨車經過浮筒碼頭將貨物運上海灘，在「桑椹」之外，又有一排六十艘混凝土裝的封塞船沉入水中，作為另一道防波堤。這兩艘人造碼頭將安裝在諾曼第的登陸海灘上，每一個碼頭的大小和多佛港相似。

在整個五月裡，人員物資紛紛運到港口和裝船地區。在這活動避難桶和帳篷所組成的城市裡，人們睡著三層到四層的疊舖，浴室和廁所常在較遠的地方，人們必須排隊使用。進餐時的排除有時常長達四分之一英里，五月的最後一星期，軍隊和補給品開始裝入運輸艦和登陸艦。進攻的日期終於到來了。

艾森豪和他的司令官們已盡了所有的努力以求此次登陸能在任何可能發生的情形下順利達成，並犧牲最少的生命。可是這一個經過多年來軍事上和政治上籌劃的「統主」計劃，現在却得靠天庇佑了，這幾天天氣太惡劣了，艾森豪無能為力。他只能等候並盼望氣候的好轉。可是到今天，六月四日星期日為止，不論有何種事情發生，他必須在今天終了時作一重要的決定：進攻！或延期，「統主」計劃的成敗也許就依賴着這一決定。沒有一個人可以越俎代謀，這一項重大的責任必須由他自己單獨一人負擔。

艾森豪面臨着嚴重的選擇。在五月十七日他曾決定D日(開始攻擊日)必須是六月中的下列三天：十五日、十六日和十七日。氣象上的研究指出在諾曼第登陸只有這三天才能得到

到兩種主要的大時之利：那便是遲昇的月亮，以及破曉不久後的低潮。

降落傘部隊和滑翔機部隊將領先攻擊！其中包括美國一〇一師，八十二師和英國的第六師，共約二萬二千人！他們需要月光。但是他們的最重要的需要是遲昇的月亮，天色必須黑暗。因此他們最重要的需要是遲昇的月亮。海上運輸的登陸却必須等候最低潮時刻，這樣才能將薩美爾的海灘障礙物暴露無遺。因此這一潮汐便與整個攻擊的時間有關。此外更使氣象上的計算趨於複雜的是後繼部隊的登陸，雖然他們在那一天登陸的時間較晚，但仍需要低潮！並且一定要在天黑以前完成。

這兩項非常緊要的因素，月亮和潮汐，束縛了艾森豪。單是潮汐這一項就使任何一個月中可能攻擊的日期減少為六天！而其中的三天又是沒有月亮的。

限制的條件還不止這一些。此外還有很多因素。第一，所有的勤務工作需要較長的白晝時間以及良好的視界。他們需要有光線來分辨海灘；因為海軍和空軍都在選擇他們的攻擊目標；並且由於當時有無數的船隻擠在海岸活動，所以必需藉明亮的光線來減少互相衝撞的危險。第二，必需有平靜的海面。洶湧的波濤會更嚴重地受到損傷，同時暈船症也會使艦隊登上海灘以後很久不能恢復體力。第三，需要低風自海灘吹向內陸，這樣可以驅散海灘上的烟霧，使攻擊目標不致模糊難辨。最後，盟軍更需要自D日起有三天風平浪靜的日子，以便迅速補充人員和補給品。

圍起床的時刻！艾森豪作了命運性的決定：由於天氣情況的惡劣，盟軍的攻擊得展延二十四小時。如果情況改善，那麼六月六日星期二便將是攻擊開始日（D+H）。

六月四日星期日破曉，三十三歲的海軍中校霍夫曼，美國科利（Cort）號驅逐艦艦長，從他的望遠鏡裡向外眺望。一長列的船隻在他後面不間斷地越過英吉利海峽。他們正準時地在航線上。緩緩駛行的護送船隻正循着迂迴的路線前進，它們自上一晚離開普賽斯後，已經航行八十多英里了。現在霍夫曼正期待着隨時會發生的困難！德國潛水艇，轟炸機的攻擊，水雷陣地，或是二者俱全！因為每過一分鐘，他們便更逼近敵海。法國就在前面，現在只相距四十英里了。

年青的司令官正為了領導着這龐大的輸送船團而自傲。但當他從望遠鏡遠望時，他知道在敵人的眼光裡，自己活像一隻聯聯的鴨子。

最前面是掃雷艇！六艘小船分散在對角線隊上，像是一個倒V字形的尖端。掃雷艇的後面是狹長靈活的「牧羊人」。這便是護航距逐艇。在它們之後，便是無數裝載着軍隊，坦克車，大炮，車輛和軍火的龐大而笨重的運輸艦隊，一直伸展到目力所及的遠處。在霍夫曼眼中這確實是浩浩壯觀，他估計着船與船間的距離，並從船隻的總數上估算出這偉大行列的尾部依然在英國的普賽斯海峽。

霍夫曼知道還有數

最高統帥部中，沒有一個人敢對D日存有如此完善的奢望，艾森豪更只是抱着最低的希望。當他和氣象人員經過無數次討論以後，他便自己認識並權衡各因素的輕重，然後來選擇一個攻擊時所必需的最低條件，可是，根據他的氣象人員的報告，在六月中的任何一天，諾曼第氣候能夠符合最低攻擊條件的幾乎只有十分之一天的機會。六月五日，假如到時必須延期的話，他還可以在六月六日開始。可是假如他決定六月六日為登陸的日期，並且又得把決定取消的話，那麼輸送船團的回程加油問題也許會使他無法在六月七日發動攻擊。那時候他便只有兩種選擇。他可以將D日延期到第二個合適的日期！六月十九日。可是六月十九日沒有月亮；空降部隊將不得不在黑暗中擔任攻擊。另一個選擇是等到七月裡再說！可是這個延期又太長了。關於這個問題，在他後來的回憶中，他說：「實在太傷腦筋了。」

長時期的延緩攻擊實在太不堪設想了，即使許多艾森豪手下最謹慎的司令官也只好準備在八月九日兩次冒險一舉了。他們都認為近二十五萬大軍！有半數以上都已知道了任務，怎麼能使他們拘禁在船上，機場或上船的區域裡而不至於將攻擊的秘密洩漏出去。對每一個人來說，延期實在太可怕了。可是這一件得讓艾森豪來作決定。六月四日星期日早晨五點鐘！差不多正好是薩美爾在拉羅契古諾曼第的攻擊海灘之外。

霍夫曼不能再等候着觀望了。他的運輸船團是強大的美軍力量的一部份！第四師！他跟上百萬其他的美國人一樣，對指定所去的地方，以前從來就沒有聽到過！瑟堡（Cherbourg）半島東邊延伸出去的一個被風吹積的砂堆是他們的目的地，他們給它一個電碼上的名稱叫繪他（Utah），向南十二英里，位處萊海村洛維佛爾（Vieuxville）和科萊佛爾（Cailleville）的前端，是另一處美國人定名的海灘！奧瑪哈（Omaha），這是一條新月狀的銀色海灘，第一師和第十二師的軍隊便將在那裡登陸。

突然科利號駕駛台上的電話鈴響了。霍夫曼抬起了聽話筒。「駕駛台，」他說，「我是艦長。」他聽了一會兒。便問道：「你確實沒有錯嗎？這個雷訊有沒有重複？」霍夫曼又傾聽了一個較長的時間；然後他把聽筒放回架上。這簡直是無法置信的：整個運輸船團受命返回英國。究竟發生了什麼事？難道攻擊展期了？雷訊上沒有說明理由。

霍夫曼和其他驅逐艦上船長的工作是趕快把船團轉過身來。可是因為他是領航，所以立刻便考慮到幾英里前面的掃雷艇。他沒有辦法跟他們用無線電聯絡，因為他們會奉命保持無線電靜默。可是掃雷艇必須首先折回。「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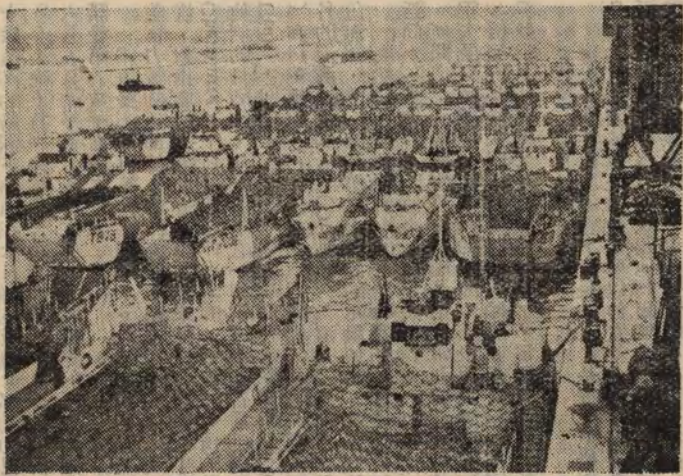
部引擎加速前進，「霍夫曼於是下令道：『接近掃雷艇。訊號手準備燈光。』」

當科利號全速前進時，霍夫曼向後回望，看到他身後的驅逐艦正繞着船團的側面轉換方向。現在，訊號燈光閃爍着，他們已開始了轉換船團航行方向的艱巨工作。

在掃斯維克大夏盟軍海軍總部的巨大作戰中心裡，他們等候着船隻的回航。這一間又長又高有着白和金色壁紙的房間是強烈活動的場合。一邊整個的牆壁上掛着一張巨大的英吉利海峽圖表，每過幾分鐘，兩名英國婦女海軍航空部的人員，利用梯子，把每一隊回航的運輸船團的位置標明出來。盟軍服務人員靜默地觀察着每一個送進來的報告，在外表上他們看起來很鎮靜，但是他們的內心都感覺到緊張。這些處身在敵人虎口下的運輸船團不但得按照着指定的業已掃清水雷的航道中返航，並且現在還得面臨另一大敵——海中風浪——的威脅。海峽中的風速已到了每小時三十英里，海浪已高達五英尺——則氣候是愈來愈壞。

隨着時間的逝去，圖表的表面上次第反映着回航命令下的船團配置情況。那裡又有一群做記號的人在追蹤着愛爾蘭海。那兒的船隻都集中在外特島 (Trafalgar) 附近的各港口以及擁擠在英國西南沿海各海港。現在要把這些回航的船隻納入各港差不多要化費整天的時間，但是他們有希望能把它做到。

現在。時間一小時又一小時的悄悄過去了，但氣候依然逐漸變壞，有史以來規模最偉大的空運部隊和兩棲作戰



前日英國南國部歸普桑頓中港登陸艇

部隊正等候着艾森豪將軍的決定。艾克能決定以六月六日為攻擊開始日嗎？或是他為了海峽天氣的原因——二十年來最惡劣的一次——將被迫再度延期攻擊？

在光線暗淡的下午，一個肩部微僵，雙手深深地插在口袋裡的孤獨的人——最高統帥，不時地走到他那拖車的門口，透過勁風吹拂的樹梢，看着遮蓋着天空的雲層。

六月四日晚上九時三十分以前不久，艾森豪手下的高級司令官和他們的參謀長都集中在掃斯維克大夏的圖書室裡。他們分小組地站着低聲談論。靠近火爐的是艾森豪參謀長史密斯少將 (Walter Baccell Smith)，他正和抽着烟斗的最高副統帥空軍上將台德 (Arthur Tedder) 聊天，坐在一邊的是脾氣急躁的盟軍海軍總司令雷姆賽 (Bertram Ramsay)，還有在他旁邊的是空軍上將雷馬諾利 (Traiford Leigh-Mallory)，只有一位高級官員穿着便服，那便是烈性子的蒙哥馬利 (Bernard Law Montgomery)，這一位將在攻擊開始日主持進攻的將軍。據史密斯將軍的回憶穿着他那常穿的厚棉布褲和捲領絨衫。他們這一群都是艾森豪殘令後他們執行攻擊命令的人。現在，他們和他們的參謀長一室內一共有十二位高級將領——正等候着最高統帥於九時三十分在此召開的會議。這時候他們會聽到氣象人員的最後預測。

九時三十分正，室門開了，穿着整齊的暗綠色軍服的艾森豪跨了進來。當他和老朋友們會見時，他那艾森豪式的笑容只微微一現，會議一開始，他的臉上又立刻蒙上了

一層憂慮。用不着作說明：每個人都知道所作決定的嚴重性，差不多立刻就有三位「統主」計劃的氣象人員在他們的主管英國空軍上校史塔格 (J.N. Stager) 的領導之下進入房間。

當史塔格翻閱文件報告時室內寂然無聲。他迅速地畫出了未來二十四小時內的氣候，然後他安靜地說：「先生們，現在情況有着迅速而難以預料的發展……」這時所有的眼睛都凝視着史塔格，他正在向他的司令官，面色焦急的艾森豪，貢獻出一絲微弱的希望之光。

他說，他們已認出了一種新的氣候面，它將在未來幾小時內越過英吉利海峽，然後使攻擊地區的氣候逐漸開朗。不過這種改善的情況只能拖過明天直到六月六日的早晨。自些以後氣候又將轉變為惡劣。在這一段氣候略見改善的時期中，風力會有幾分低落，天色會清朗——至少在六月五日晚間和六月六日早上清朗得足夠空軍出動轟炸，一到中午雲層又將加厚，天空又將再度陰暗。總之，艾森豪所聽到的氣候報告是只有短時期的較佳情況，但仍然遠低於最低限度的需要，因此好天氣總共只不過比二十四小時略多一點。

以後的十五分鐘，艾森豪和他的司令官們對這一個問題作審慎的考慮。雷姆賽海軍上將催促着速作決定。如果「統主」計劃將在星期二執行，那麼負責奧瑪哈和猶他海灘的美軍指揮官克爾克海軍少將 (Rear Admiral G. Kirk) 必須在半小時以內接獲命令。

艾森豪一徵詢司令官們的意見，史密斯將軍認為攻擊應在六月六日執行！這是一種必需冒險的賭博。台德和雷馬諾利同時在擔心，即使在這種預測的美學情況下，空軍是否能有有效地出動執行任務。這等於是說攻擊進行時將缺乏空軍的協助，他們認為這是非常危險的。蒙哥馬利堅持着他的決定，這是他在一晚展緩六月五日為攻擊開始日時，已經決定了的，他說：「我的意思是：進攻！」

現在輪到艾克了。只有他才能下最後決定的時刻到了，當艾森豪在考慮所有的可能性時，大家雖然寂然無聲。史密斯將軍覺得這時的最高統帥頗有「孤獨寂寞」之感，他危然兀坐，雙手在他的前面緊握著，兩眼凝視著桌上，幾分鐘過去了，有人說是兩分鐘，有的說差不多有五分分鐘之久，然後艾森豪帶著緊張的面容，抬起頭來宣佈他的決定。他很緩慢地說：「我已十分確定我們必須發佈命令……我並不喜歡這樣做，但事實已經如此……我們已沒有其他選擇的餘地。」

艾森豪站了起來。他看起來很疲倦，但是某種緊張的表情已在他臉上消失。六月六日星期二終於是攻擊開始日了。

這是下午十點鐘，八十二空降師的士兵綽號「荷蘭佬」的許爾茲決定退出這顆骰子的賭場：他也許永遠不會再有這許多錢了。自從宣佈空降師的攻擊不會在二十四小時內開始以後，這場賭便在進行著。賭博開始的地點是在帳息尚睡過早，所以他們不知道攻擊開始日離現在已只有廿六小時了；在這暴風雨交集的星期日晚間，人們都在孤寂，焦慮和秘密的恐怖中等候著某些事件或任何事情的發生。

在這樣的環境之下，他們正確無誤地做著世人希望他們去做的事：他們想到他們的家屬，他們的妻子，他們的兒女，他們的愛人。每人都談論著即將發生的戰鬥。海灘究竟是什麼樣子？登陸是否真和每人所想像那樣的艱苦？沒有一個人能預測攻擊開始日，但每人都準備著自己的一套看法。

只有幾個人，冷靜，處之泰然，睡得很甜。在英軍第五十師的乘船區域就有這樣的一個人，他是班長何立斯(Stanley Hollis)。何立斯對將臨的攻擊並不太擔心。他是從鄂刻爾克撤退回來的，曾隸屬第八軍在北非作戰，以後又曾在西西里海灘登陸那晚。在美國的百萬大軍中像何立斯這樣的軍人是很稀少的。他在瞻望着這次攻擊，他希望能打回法國去多殺幾個德國人。

這是何立斯個人的事。他在鄂刻爾克那時候是一名傳令兵，當英軍撤退時他在利萊鎮上看到的一幕使他終身難忘。當時他跟部隊脫了連繫，但在這座德國人剛經過的鎮上轉錯了方向，發現自己跑進了一條走不通的僻巷，那裡差不多有一百具身體依然溫暖的法國男人婦女和兒童的屍體。他們都是給機關槍掃死的。在屍體背後的牆上和地上還有幾百粒彈殼。從那時候開始何立斯開始成爲一名超群

猛後面，以後便改移到飛機的翅翼底下。

「荷蘭佬」是大贏家，他究竟贏了多少，他也弄不清楚了，可是他猜想大概有二千五百元！他活了二十一歲還是第一次看到這許多錢。

在生理上和心理上，他都已準備好跳舞。在這天早上，機場上舉行宗教儀式，「荷蘭佬」是天主教徒，他也去做了懺悔和接受了聖餐。現在，他知道他該怎樣去處置他那贏來的錢，他在心裡盤算好這筆錢的分配。他打算把一千塊錢寄存在副官室，當他回英國去時可以使用，另外一千塊錢寄給在費城的母親，告訴她爲自己保留一半，另一半給他用。多餘的另有特別用途！他準備化在巴黎。這個年青的降落傘兵覺得一切都很好他已經辦好了一切的事！可是他真是這樣嗎？爲什麼這天早上發生了意外，又把他們停頓了下來，使他的心裡充滿了這樣的不安？

這天早上他接到母親的一封信，裡面附著念珠。當他看到念珠以後，他突然想起了以前也曾襲上心頭的問題：他在這種時候爲什麼要賭博？他看蕭瑟在一起的問題。在這個時候，他知道如果口袋裡揣著這許多鈔票，他一定會被殺死的。「荷蘭佬」不願意去碰運氣，他看看手錶，他在想：在賭博裡輸掉二千五百塊錢得要多少時候。

夜幕低垂，佈滿在美國的進攻大軍繼續在等候。經過數月來的訓練鼓勵，他們正準備著出發。延期使他們神經緊張。自從他們站下來以後，到現在已過了十八小時，每一小時都在收取著大軍的忍耐和準備。因爲現在宣佈消的攻擊敵人的鐵手。到現在爲止，他的紀錄是九十名。到攻擊開始日結束，他將在他的輕機槍上刻下第一百〇二名紀錄。

靠近韋茅斯(Weymouth)下碇的美軍運輸艦新阿姆斯特丹號上，第二突擊營(Ranger Battalion)的寇克納中尉(Lt. George Kechner)正從事著日常工作。他在檢查著他那一排裡的信件。今晚的信件特別厚重；看來幾乎每個人都給家裡寫了長信。第二和第五營在D日的指定任務是最吃重的一種，他們得在一處叫杜霍角(Pointe du Hoc)的地方爬上高約一百英尺的峻陡峭壁。然後破壞安裝在那裡的六架遠程榴彈炮！這些炮的力量很強，奧瑪哈海灘或猶他海灘的轉運區域全在他的射程控制範圍之內。他們這突擊營只能在卅分鐘去達成這件任務，

損傷預期是非常嚴重的！有人想可能會到達百分之六十左右！除非空軍和海軍的轟炸在突擊隊進攻之前已經毀壞了這些榴彈炮。不論是那一種情形，沒有人會期望這次攻擊是輕易的！不過寇克納那一班班裡的班長賴萊，強生中士却是例外。

當寇克納中尉看到強生的信件以後，使他頗爲吃驚。雖然上面規定一切信件在D日以前不許寄發。可是這一封信即在以後也不能任意投郵。寇克納於是把強生找來，還給他這封信。寇克納冷淡地說：「賴萊，這封信你可以等，你到了法國以後，最好自己去寄。」原來強生寫信給一位住在巴黎的女朋友，跟她在六月初定一個約會的日子。

等中士離開營房以後，寇克納中尉依然驚訝不已，像強生那樣樂觀的人，天下便無難事了。

軍隊中在等待時期裡最覺得痛苦的是那些在運輸船團上已經出海又被召還的人，他們整天受着英吉利海峽上的風浪顛簸。現在當運輸艦拋下了錨，他們很快地排列在船欄邊，混身濕透，疲累乏力，到晚上十一點，所有船隻都回來了。

在撲茅斯海港裡，科利號上的霍夫曼指揮官站在駕駛台上注視着一長列黑色的陰影，這些是各式大小和形狀的登陸船隻。天氣很冷，霍夫曼也很疲倦。當他們回到港口以後，他們才初次明瞭延期的原因。但現在又奉命備戰了。

在甲板下消息傳佈得很快。二等無線電員格立遜正當他要去做勤時聽到了這個消息。他到餐廳的時候看到有十多個人在吃晚飯。今晚有火雞和其他附加食物。每個人看上去似乎都很沮喪。他說：「你們這傢伙看起來好像都在吃你們一生中最後的一頓餐。」格立遜的話沒有錯。因為這兒的一半人在D日八小時以前幾分鐘將隨科利號沉沒了。

到午夜時份，海防巡邏艇和海軍驅逐艦開始重行組合運輸船團的艱巨任務，但這一次他們不再回頭了。

大城市不同的意義。由於由圍受到戰爭的洗劫之後，諾曼人除了調整他們現況之外別無其他辦法。成千的男女被載運出境，強迫充任奴工，剩下來得勝出一部份時間來給防守海岸的戎軍服役。他們一天又一天的生活着，不屈不撓的諾曼人心頭纏繞着對納粹的痛恨，他們堅忍地守候並等待着解放的一天。

這是一所座在小山上俯瞰着叢林中的維佛爾村莊的房子。卅一歲的律師維佛爾住在他母親的房子裡，他現在正站在起居室窗前，用望遠鏡窺望着一名騎馬上沿海防線去的德國兵。在他的馬鞍旁掛着幾個錫罐。哈德萊知道現在是六點十五分了，每天早晨在同一時刻，這個德國兵送咖啡到維佛爾村的出口，從來不會遲到，在山邊個個和偽裝避彈室裡的炮手們開始了新的一天的工作。安寧和平的砂灘在廿四小時之內都將成爲舉世聞名的貝瑪哈海灘。哈德萊已注意過這種情形多次了。每天早晨這個德國兵都騎馬走上三公里去送早晨的咖啡，德國人把非常自詡的科學方法應用到這樣簡單的工作，使他覺得很可笑。

不過哈德萊的這種自娛是很痛苦的。幾個月來哈德萊看到德國兵和奴工在沿着峭壁一帶挖掘和修整，他眼看到峭壁下面沿海灘的那些美麗的由粉紅，白色和紅色組成的避署別墅依次遭遇到毀滅。現在，那兒的九十幢建築物已只剩下了七幢。另外的都拆掉了，不但因爲要擴大德國炮兵們的射擊區域，同時也因爲他們避彈室裡需要鋪墊的木板，在僅存的七所房屋裡，其中一座最大的「石砌的那一

透了每一樣東西。在這一片形狀不規則的古戰場上，無數次戰爭曾在這裡搏鬥，並且更將有無數次戰爭繼續於未來。

四年來諾曼第的人民跟德國人一同生活在他們的土地上。這種奴役的生活，對諾曼第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影響。在三座主要的城市裡——勒哈維爾 (Louviers)、瑟堡和克恩 (Caen)——淪陷後的生活是嚴酷而不變的。這裡有「格殺打撲」(德國秘密警察)和務特機關。這裡有戰爭的餘波——連晚捕獲的人質，永不終止的搜捕地下工作人員，吃歡迎但又害怕的戰事轟炸。

在城市之外——尤其是布克恩與瑟堡之間——是一片遍佈籬列的鄉村：一塊小小的田地四面圍着土堤，上面種植着濃密的灌木和葡萄，這似乎都是從羅馬時代開始就爲了防範敵人侵入而設的天然堡壘。點綴在鄉間的農人的木屋，上面有着鋪紅瓦的屋頂，東一處西一處的村鎮像是一小型的城郭，在這些村鎮裡，幾乎每處都有方方的諾曼式教堂，圍繞着有數世紀之久的灰色石頭房子。對世界各處而言，這些地名都是他們從來沒有聽過的——例如維佛爾 (Vierville)……科萊維爾 (Colleville)……拉梅特希 (Lameteiling)……史蒂米歐立斯 (Ste Mere Eglise) 契夫杜邦 (Chef du Pont)——聖瑪麗村莊 (St. Marie du Mont)——阿羅受却 (Arromanches)……等等。

在這人口稀疏的鄉村裡，淪陷對於他們又有另一種與

「就是哈德萊的產業。幾天以前，當地司令官正式通知他這所房子在廿四小時內就要拆毀了。德國人已決定要利用那所房子裡的磚和石頭。

在海灘的那一端，靠近科萊維爾的出口，四十歲的勃羅克斯做着每天早晨他所做的工作：他坐在滴水的餐食間裡，埋頭在一頭母牛的身底下，把一級稀薄的牛奶擠到桶裡去。他的農場座落在一條狹窄離離的泥路旁，離海岸大約有半哩路。可是他已經有很久沒有走過那條路或到海濱去了。自從德國人把它封鎖了以後。

他在諾曼第耕種已五年了。勃羅克斯是比利時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他跟着他的家庭被毀於炮火，這使他終生難忘。一九三九年，當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時，他放棄了辦公室裡的工作，帶着他的太太和女兒來到諾曼第這一區安全的地方。

十五英里之外在普雅克斯的鎮上，他那十九歲的女兒瑪麗在那兒教幼稚園。她在盼望着這天趕快過去，暑假便要開始了。她計劃在農村裡消磨她的假期，並且還想明天就回家，她決不會想到明天會有她從來沒有見過的一個從羅馬來的瘦長美國人將在她父親農莊附近的海灘登陸，她更不會想到有一天她居然會嫁給他。

沿諾曼第海岸一帶的居民從事着日常的生活。農夫們在田地裡工作，照顧着他們的蘋果園，牧畜着他們的白棕色的乳牛。在小鄉村和鎮市上，店都開了門。對每個人來說，這是淪陷後的另一個普普通通的日子。

在拉梅特玲這一個位處於沙岡，不久便將以猶他海難名聞於世的沙灘後面的小村莊裡。蓋善求像往常那樣的在那裡開放了小店和咖啡館。不過生意非常清淡。

一度蓋善求生活過得很不錯，可是現在全部海灘區域都被封鎖起來了。住在海岸線以後瑟堡半島這一帶的居民都被迫遷移出去了。只有那些自己有農田的才准許留下來。現在這所咖啡館老闆的生活就全賴拉梅特玲的七家留下來的居民以及一些駐紮附近不得不侍候的德國軍隊來維持了。

當蓋善求坐在咖啡館裡等候他的第一位顧客時，他不知在廿四小時以內他就要離開這裡了。他和村莊裡所有的人都被遣送到英國去審詢了。

對德國人來說，這一天也很安寧平穩。什麼事也沒有發生，也不會期待着會有什麼事發生：巴黎的天氣很壞，在盧森堡宮中的總氣象台裡，上校主任氣象官史多勃教授告訴參謀本部的官員們說，他們可以好好地休息一下。他認為盟軍的飛機決不會在這種天氣裡出動任務。高射炮部隊也獲得休息的命令。

其次，史多勃打電話給理日曼的倫德斯特總司令部。倫德斯特那天照常起得很晚，差不多直到中午以前，他才和他的參謀長商議，批准了「盟軍動向預測的報告」，然後把它轉呈給希特勒的總部（OKW），可是這預測也是另一種標準的估計錯誤。它上面這樣寫着：「有系統並顯

明增加的空襲行動可以指出敵人已到達高度的準備。自斯刻爾特（Schelde 在荷蘭）以至諾曼第均為可能登陸的地區……而布勒塔尼（Britany）北端海岸可能不包括在內……（然而）……依然難以預測敵人在此整個區域內之確實登陸地點，自鄧刻爾克至地厄普（Dieppe 法國北部）間海岸防線之受集中空襲或可能顯示敵人將以此為主要登陸地區……（然而）……仍無即將登陸之跡象……」

這一個推測登陸地區包括全長八百英里海岸的籠統「預測書」寄發以後，倫德斯特和他的兒子，年青的中尉，一同到這位陸軍元帥所愛好的家名叫（Coq Harth）的餐館去，那時候已略過下午一時。距攻擊開始日只差十二小時了。

連續惡劣的天氣對所有這一連串的德國司令部像是一帖鎮靜劑。各處總部都有把握地認為在最近的目前敵人不致發動攻勢。他們的理由都是謹慎地根據盟軍在北非、意大利和西西里登陸時氣候情形而斷定的。每一次登陸情況雖然各有不同，但氣象專家們却注意到盟軍除非有良好的氣候決不會企圖登陸——尤其是需要空軍同時出動的時候，在有規律的德國人的腦子裡，下面這一條規則絕對不會變更的：除非氣候正好合適，盟軍決不致發動攻擊。可是現在氣候並不合適。

在拉羅契古園的B集團軍司令部裡，工作依然像隆美爾未離開時的進行着。可是少將參謀長史比德博士（Major Gen. Dr. Hans Speidel）——史比德少將在德軍中以好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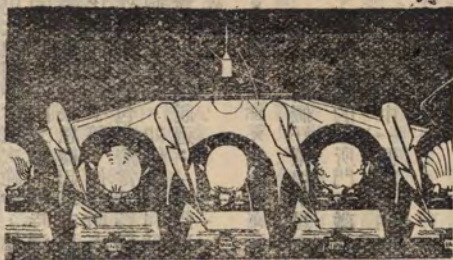
著名，並得哲學博士學位，所以在少將衙下有博士字樣）却想到足夠有時間來舉行一個小小的晚會。他邀請了幾位客人，其中有哲學家兼作家的恩斯特·朱恩傑（Ernst Jünger）。智慧卓越的史比德期待着這次晚會，他希望可以談談他愛好的題目：法國文學。那時還有一些東西提出來討論：那便是朱恩傑起草並秘密地傳交隆美爾和史比德的廿頁手稿。他們兩人熱烈地相信着這項文件。這裡面包含着希特勒被德國法庭判刑或被刺殞命以後，如何獲致和平的計劃大綱。史比德曾對朱恩傑說過：「我們可以找一天晚上談談這件事。」（未完待續）

兩個好萊塢明星在一個心理治療醫生的診所門口碰頭了。「哈囉，」其中一個說，「你進去還是出來？」

「如果我知道，」另一個說，「我也不上這兒來了。」



漫畫 妻子：「我真不懂他們為什麼會射不中它？」



普內斯科特 美國最偉大的歷史家

作 Samuel Eliot Morison
譯 寰 康

一七七四年，霍勒士·瓦波爾 (Horace Walpole 英作家一七一七—一七九七) 寫信給霍勒士·曼恩爵士說：「下一個文學的盛世將在大西洋彼岸曝露。另一位，可能在美國波士頓出現。」

果然，七十五年後，霍勒士家的友人蓓蕾小姐——她那時已經是位八十七高齡的老小姐——在倫敦會見了他。他的大名便是威廉·普內斯科特 (William Hichling Prescott)。正在接受英格蘭政治、社交與文學各界盛懇的款待。以前從沒有一位美國作家被這樣接待過，以後也沒有。麥考萊 (Macaulay) 英史學家兼政治家一八〇〇—一八五九) 在阿爾巴尼為他設早宴；賴伊爾帶他去皇家賽馬場；牛津大學頒給他名譽民法博士學位；卡力斯伯爵助在荷花堡宴請他和維多利亞女王，使他與女王隔一椅而坐。他在寫給他夫人的信裡，描述女王為：「相貌平平，皓齒美目，矮而肥胖，膚色因室內熱度易呈紅潤。我觀察到她對麵包與乳酪，極為欣賞。」

這位美國的修昔底斯——別人開始這樣稱呼他，那時正當盛名的高峯，他的三部巨著：「聖地南與伊莎白」，「墨西哥之征服」，「秘魯之征服」都已出版，受到歐美兩洲的評論界甚至愛羅紳士架子的嚴格評論家衷心的讚揚，大家爭相購買。他到時五十四歲，是身材勻稱的高個子紳士，他那易於感染的笑容和誠懇的談話，予每個人以好感。一椽當時流行的修剪得非常整齊的鬚鬚，構成了一幅堅毅而瀟灑的容貌，鷹鼻，棕眼，膚色紅潤如嬰

孩。他舉止輕捷，是個好輪師，健行者。除了極親近的朋友外，很少人會猜疑他曾經被風濕症折磨了相當時日，而且有一隻眼睛是假的。

那是一八五〇年，普內斯科特克服了身體上嚴重的缺陷，收獲到三十五年來堅忍奮鬥的成果，與唯一的另外一位可以相提並論的美國歷史家佛朗西斯·派克曼所歷同樣的遭遇，恰相巧合。

讓我們看看他開始奮鬥時的情形。一八一七年，年青的普內斯科特快樂而順利地唸完哈佛學院，但在學院餐廳有次爭吵中失去一目，另外那隻也受到影響，染上風濕症。經當地醫生用放血的方法幾乎把他治死之後，便前往歐洲，尋求較好的醫療。先在他外祖父——美國駐亞速爾群島聖米爾頓領事湯瑪士·希克林處住了一冬，深覺舊世界的美與神祕，便去歐陸作了一趟不充分的遊學，就教於巴黎最好的眼科專家。回美後，和父母同住於波士頓珍珠街一座花園大廈中。不幸舊疾復作。我們可以想像到普內斯科特關在最上層的黑屋裡，一住數天，有時竟達數星期的情形。一位服伺他的姊妹伏在地板上，照著從門縫透過來的光線，大聲唸書給他聽，因為任何強光都使他感到苦痛。但他並未承認失敗，而在仔細考慮如何就業。並在他自己的社交圈子裡，贏得一位女孩子蘇珊·亞穆麗的芳心。他倆在他二十五歲生日結婚，其後二十四年，仍和老家的入住在一起。

結婚之前，普內斯科特即已決心從事他所謂的「文學

生涯」，雖然他對文學這株大樹的任何一枝，尚無特殊愛好。其實，以他病弱的體格，他的社會地位和他父親的慷慨，他根本不必做什麼事。但在波士頓，人們期望每個年青人「自食其力」。普內斯科特後來注意到，一個美國人如果既不生財，又不筆耕，就「大可去上吊」；因為這兒沒有有階級的紳士這一回事。一般說來，這倒是真的；但即使在波士頓，仍有許多無所事事，對學術方面也不很在行的花花公子，翻翻乎紐約、新港與倫敦之間。對於這種瞧不起本國，却要去巴黎、羅馬涉獵藝術或探求學術上某一黃白枯枝的美國人，亨利·詹姆士已經有言使他們永垂不朽了。普內斯科特則比較有骨氣。

從哈佛學院出來，他除了具有良好的拉丁文與希臘文知識之外，更想作個學者，還得自零點做起，經過好多次起步的錯誤和宿疾的復發之後，才因老友喬治·狄克諾的指導與忠告，在二十九歲那年，選定了西班牙斐迪南與伊莎白娜的歷史。

他所以這樣選擇，有兩個原因：第一，告訴國人，別人的歷史比佛羅尼亞殖民地、開發普利茅斯的清教徒與新教改革，有著更豐富更複雜的背景；第二，向世界證明一個美國人也能寫出和英、法、德、西第一流流暢有文的作品相類似的東西。

當他一八二六年決心這樣做時，擺在面前的是十年幾乎無聞的心力。他在材料方面所克服的困難，比身體上的還大。進行這件工作最經濟的辦法是在馬德里，便是倫

敦或巴黎，都遠比波士頓好，而且可以接近那兒的眼科專家，保持一個眼睛做工。但普內斯科特不願離國，即使是暫時的也不願。他覺得應該為紀念祖父，為家庭和友好，證明一個美國人就在波士頓也能寫出博學有文的不世之作。

那時美國任何地方，都沒有西班牙圖書的收藏。幸而狄克諾多的是錢，他進口所有找得到的重要書籍，並讓普內斯科特自由使用他的圖書。不過普內斯科特並不「像藥劑師配藥，從這個瓶子倒到另一個瓶子那樣去寫新書。」他一定要原始的資料，這些資料，除少數例外，都是稿本。那時還沒有成套的未出版文獻；拉斯·加薩斯的西印度通史尚未印行；安得列·伯納茲的天主教國王編年史等統統沒有。幾百種的稿本都賴手抄。不過所費並不太大，因為歐洲有許多知識份子，樂意為不足糊口的工資而工作，麻煩只在如何找出可靠的學者，來指導公私檔案的研究，並監督抄寫。在這方面，美國領事和外交官員給了很多必要的幫助，而曾經寫了西班牙八百年歷史的德國人弗烈特·蘭克博士，也答應替他繼續下去，代價是一名恭謹的侍僕。

終於，書籍與手抄的稿本，開始湧進珍珠街祖屋，擺在普內斯科特擱樓書房的架子上。他設法以規律的生活來克服身體上的障礙，請一個懂得讀西班牙文的秘書，把大部份的資料，大聲唸給他聽。

十年以後，「斐迪南與伊莎白娜」的手稿完成，作者自費印了四份，送給友好批評。在英美出版界裡，埋沒好

幾個月之久。最後，波士頓才有一家叫做美國文具公司的短命商店，答應以一千元分三卷印一千二百五十部，零售每部六元，作者自付排版費；而理查·彭德萊公司，也同意在倫敦出一個較小的版本。

一八三七年聖誕節，「斐迪南與伊莎白娜」在波士頓出書，倫敦版則稍遲一兩個月。在大西洋兩岸，立即得到驚人的成功，一部份是因為它完全出人意表。作者在歐洲並不知名，而在好管別人閑事的波士頓人中，普內斯科特却能如此保密，他的社交生活又如此愉快和不受影響，所以除家人外，只有六個人知道他到底在搞些什麼。普通都認為他不讀書自娛而已。就在「斐迪南與伊莎白娜」出版前一星期，一位父親還在大街上責備他虛度青春，說現在正是他做點什麼的時候了。

像拜命一樣，普內斯科特也可以自負地說「一朝醒來，名滿天下」了。他寫信給一個認為不會欣賞比定期刊物更高級東西的美國，出版西班牙歷史為不智的德國人說，最初十六個月，已售出三千三百部。

他以生動而有力的筆調，贏得書評家的讚賞，作為歷史小說而受人注目，但每一細節，都有信實的註解。我不想分析他的風格，因為那是讓人欣賞、稱讚，而不是讓人挑剔的。有些現代批評家認為它不大自然（的確，每種風格，即使是像海明威與喬依斯斯的，都不例外）；今日確實是沒有人願意摹倣他那種風格了。但他畢竟是位敘事的大師，而歷史最重要的便是敘事，這一點，很多現代史家都

忽略了。使他的作品有永久價值且最遠卓越批評家垂青的特質是「他運用資料的細心和完整，以及找出真相時所歷的辛勞。他全部的記述，都有衆多的參考書作後盾。如對所引典據的解釋有任何可能的懷疑，必在腳註中明白表出。總之，你對普內斯科特所述每一事實的意義，看法或不盡同，但可確信其有所依據。」

在第一部著作出版之前，普內斯科特早已定好其次兩部：即「墨西哥之征服」，「秘魯之征服」。曾經計劃寫一本墨西哥史的華盛頓·歐文，便因玉成這位年青歷史家而慷慨作罷。「墨西哥之征服」於一八四三年完成，比第一部得到更大的成功，到現在仍然暢銷，在他生前便售出兩萬部。因係自費排版，所以收到其後出書的版稅。但每次所得，都花在下一本書的準備上，花在抄些稿本、秘書和搜集者們的薪金、以及書籍與稿本的購買中，幸賴承襲遺產與投資所得約一萬二千元的年入，使他得以維持下去。

幾乎每個讀過他的書的人，都以普內斯科特到過他所寫的地方，對景物、戰場等的描繪，才如此生動傳神。但他由於病弱，從沒有到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以南更近南美洲的所在。他以歷史家的想像力，憑着伯納·狄亞茲和古西班牙編年史者所寫的事實；憑着同本身熟悉這些國家的人通信所得的啟發，彌補了沒有親歷的缺陷。在這方面，對他最有益的是卡德龍夫人，他所作的「墨西哥生活」，已成文學名著。她閨名芬妮·股格麗絲，是個美貌而機智的蘇格蘭女子，在波士頓辦了一所私立學校，為普內斯

科特的知友。她與西班牙駐美公使結婚後，轉往墨西哥城，仍舊同他交換書信，大概就由於她的熱心，才使他對阿茲得克人統治下的墨西哥城與特阿坎胡坎正確而彰著的描寫，成為可能。

批評論界的稱揚更足令普內斯科特滿意的，是美國各階層讀者對他的愛好。墨西哥戰後不久，他訪問華盛頓，從海軍部長那裡欣悉美艦底拉瓦號的士兵，曾經請求以「墨西哥之征服」充實艦上的藏書；這位部長不但答應了這個請求，並給每艦購置一冊。

普內斯科特去世後許多年，還得到一位卑微的讀者，他的故事或會使普內斯科特無限滿足。他便是愛德華·E·艾葉，美國陸軍加里福尼亞第一騎兵隊中一個年青的中西部人。二八六二年，他在亞利桑納州看守色羅·科羅拉多銀礦，抵禦阿巴人侵襲。在礦場的圖書館裡找到「墨西哥之征服」一書。他把它從頭到尾唸了兩遍，「驚奇地發現歷史竟會如此有趣。」艾葉解甲後，得到他父親給他在伊利諾州的一所鄉下小店。有次去芝加哥批進貨物，便向書店查閱這冊迷人的歷史書，又發現「秘魯之征服」，但定價每部十七元五角。艾葉那時還只二十三歲，僅有二元半的儲蓄，他表示願意用這個錢先買「墨西哥之征服」第一卷，以後每月買一卷。書店主人叫他放下這點錢，把五大卷一起帶回家去。艾葉後來成了美國最大的藏書家之一，費了十倍以上的原價，把這幾卷書在倫敦富麗堂皇地重新裝訂了一番。

普內斯科特身上的舊疾，從未完全康復，但他也從未為病魔打倒。一位秘書詳細記載了他那斯巴達式的養生之道，如果意氣稍不豪邁，活力稍不充沛，必致喪生。

秘書羅勃·卡脫在他死後寫道：「……他精神旺盛，勇於進取，果決而卓立不群；毫無道學或矯飾之氣……他經常偷釋，有風趣，有大丈夫之概；但對家庭極為溫潤用情，對周遭一切都和氣親切……他並不是不自信，但非常謙虛，不好矜持，沒有妄自尊大、旁若無人的態度……對毀譽都泰然處之。他完全沒有一般作家間常見的嫉妒，隨時在談話及文字中熱切地指出當代傑出歷史家的長處，許多人處他的地位，則往往加以敬視。」

「秘魯之征服」的大部分，在波士頓信譽街現在仍然編為五十五號的房子裡寫成。那是他自己購置的屋子，除此之外，他還有兩所住宅：一為白波萊爾祖傳的農莊；一為罕特的夏季別墅。每年春秋兩季，他都在農莊消磨，從他祖先耕耘了一個多世紀的泥土裡獲得精力；寫完「秘魯之征服」最後一章，這所房子並不整齊華美，但普內斯科特的朋友和他們的兒女，以及他自己兒女的朋友，常在這裡受到款待；白天騎馬、駕車、漫步，晚間猜字謎、做遊戲生活，舒適而無礙。普內斯科特心愛的地方是屋後一座小山，屬蒙那特洛克山脈，可縱覽那條亞流域紐漢普什的丘陵平原。他在山上設了一個坐位，常常一坐幾小時，默想禱思。就像愛默生與梭羅一樣，他對蒙那特洛克山也有相同的迷戀。那座農莊現仍健在。



作 Gordon Wasson

譯節煊 明 陳

夏季別墅是一所單薄的木造小屋，建在波士頓之北巖的那罕特島上，久已傾圮。在一八三〇到一八五〇年間，那罕特為美國主要的避暑勝地，普內斯科特的朋友如朋弗羅、薩姆納、艾略特、亞勃列敦等以及紐約、費城與南部各地成千的遊客都來此度假。但那兒均為生活，對他並不完全美滿，工作時間常受遊客打擾。他稱這座別墅為「無完頭」，屋在一個叫做「燕子巢」的突出巖岩上，離水極近，風來則浪花濺面。

「秘魯之征服」於一八五六年完成。評論界對之更為偏愛。但這位歷史家並不是個功成身退的人，退即開始寫作「非力浦第二」一書。這件工作因他的日疾、風濕症、旅行阿爾巴尼、紐約、華盛頓及一八五〇年訪問英格蘭而受阻。

傑華感頓、歐文以及其他美國作家一樣，普內斯科特也被英國那些錯把彬彬有禮當作諂媚，認為粗獷傲慢是道地美國作風的批評者指為太謙虛。他的信裡滿是「OK」之類的美語，但在著作中，却儘量使用正宗英文，因他要在全世界求得英語讀者的原故。

「非力浦第二」的前兩卷於一八五五年出版，與前幾部書同受好評。第三卷因一次中風而停工，到一八五八年才印行。一八五九年一月二十七日，他着手寫最後一卷，又害了一次中風，數小時內，在信譽街家中去世。

他死後差不多一個世紀的今天，在波士頓，在他如此揮霍地應驗了霍勒士·瓦波爾關於美國修昔地底斯的預言之處，有一尊雕像，一方銘石，還有一篇題辭，告訴來訪的遊客說，這兒住過並造成了這位美國最偉大的歷史家。

（節譯自大西洋月刊百週年紀念刊）

一九五五年六月廿九和三十日兩天晚上，我與友人亞而李拾遜君在墨西哥某一新村的印地安人家裡參加了聖餐大會。這座村落的居民們至今不通西班牙語，會中，人們先對神聖的聖餐拜禮然後吃掉它們，舉行的儀式混合了基督教和基督教先期的宗教儀式，在基督教徒們看來當然頗不順眼，而印地安人們則毫不自覺非以為怪。儀式的領導者是母女二人，她們都是當地的巫醫，祈禱文自始至終都用墨克西地哥土語，那些神靈據稱具有使人發生幻覺的神奇力量。在那裡，我們咀嚼過其味辛辣的蕈類，果然發生了幻覺，驚愕之情真是莫可名狀。我們遠道來此參加儀式，事先絕未料到竟會遇見這類巫醫以及如此嚇人的蕈菌。巫命和我還要算是有史以來最先食這種異物的白人。數百年來，墨西哥南部的神靈始終是個不解的祕密，從無任何人類學家描述過我們目前的一幕。

我，論職業，原是一位銀行家，李拾遜則是紐約城中的攝影家，然而，並非純出無意的，我們竟跑到一間印地安人草屋裡面來了。此行之於李拾遜君只不過屬於觀光性質，但對於我倆夫婦而言則係鑽研歐亞兩洲古代神靈異跡卅載以來的最高潮。

於是乎在那個六月的黃昏，巫命和我相偕深入海拔五千五百公尺的墨克西地哥山的心臟，在一個印地安人家中做了住客，由於只有一個禮拜可事勾留，我們必須爭取時間，乃當即往訪該地的行政長官范爾蒙君。他很多年前，年紀約摸卅五歲，說得一口流利的西班牙話。看看他的態度

，頗為友善，我乃決心冒險一試。我隔著桌面探過身去低聲問他可否與我談件心腹事，好奇心使他立刻應允，『你能不能幫忙我瞻仰一下神秘的聖呢？』我特將聖字說成了土語。他先是喫了一驚，繼而溫和的答稱這件事容易極了，囑我午睡時間裡到他郊外的家裡去。

午後三點鐘，我和巫命到連他那幢位於山麓的居廬，屋的一側有條高齊二樓地板的夾弄，另一側是塊很深的凹地。范爾蒙立即帶領我們走下凹地去觀看發生在那裡的神聖。我們拍照之後把它們裝進一只紙板箱。在令人難忍的潮溼空氣中爬上地面。范爾蒙不容我們小憩片刻隨又催促去見那巫醫。這個婦人和他沾親，名叫伊娃芒娜。她是當地身份地位最高的女巫，在居民心目中是位純潔無瑕的完人，她的那同業巫醫的女兒合住一宅，當時正因前夕表演疲倦在地席上面臥顏齋。她年約卅歲，有著墨西哥地哥人一般的矮小身材。不凡的神采立即予人深刻的印象。我們出示採集的靈，她一見到這許多茁壯新鮮的珍品情不自禁發出了一聲歡呼，翻譯為我們傳話請問晚間可否表演一次，她們當即欣然的應諾。

是夕八時左右，約摸廿人聚集在她家樓下。座中只有巫命同我算是不懂土語的陌生人，而土著之中也只有范爾蒙夫婦會講西班牙話。我們到了在印地安人村落中從未受過的熱烈歡迎，人人都顯得親切友好，並不像白人那樣的對人一副冷面孔，令人有賓至如歸之感，他們都穿上了最好的衣服，在一種宗教儀式的氣氛中向我們奉飲朱古力

，利那間我憶記了一位西班牙早期作家的話。他描述印地安人在吞食神聖之前照例先飲朱古力，我意識到自己即將身與一種遺留至今的古代社會儀式。那些聖靜靜躺在紙箱中。人們尊重的認着它却並不合敬神的意味。他們雖然嗜好食靈惟目其為神聖之物，絕不像白人嗜酒的情形。

十點卅分，伊娃先把神聖的塵土沬去，祈禱之後再捧著它們過自地面最昂貴的松香煙燭。她的坐處位於一座小小神壇前，壇上供着兩幅聖像——一是聖子像，一是約但受洗像。之後她將靈在成人中間分配起來並為她自己和水兒各留下了十三對。我引頸渴盼，結果分到了六對貯在杯中的珍品。那時的我驟然獲得了多少年來寤寐以求的東西真是喜不自勝。巫命所獲與我相等。這項贈予使他的憂喜參半。他此番遠遊，事先曾對夫人發誓絕不讓毒靈沾唇方才邀准放行的，這時只聽他痛苦的喃喃自語道：『天哪！瑪麗如果知道了會說什麼呵！』接着，我們便開始食靈，慢慢的咀嚼起來，歷時半點鐘始盡。它們的滋味很糟，辛辣中帶着歷久不散的酸澀，巫命同我抵抗它們發生的作用以便仔細觀察其中的奧秘。然而剛剛食罷，我們的決心早已被神靈威力一掃無遺了。

午夜光臨，伊娃自壇上取下花朵撩熄了唯一的燭光，從此我們坐在黑暗中直到天明，最初半小時我們默默枯待着。巫命感到察意披上了一條毯子。一兩分鐘之後他倚過身來對我耳語說：『戈登，我看見了許多東西。』我雖勸他勿庸憂慮而其實自己何嘗不然。在我眼前業已展開

了種種景象。幻覺的高潮來臨於深夜時分。其後雖然減少了緊張的程度，但仍持續到了凌晨四點鐘。一開始我們覺得腳跟有些兒站不穩神志略呈昏迷，於是躺在事先舒好的草席上。在座人等除掉未經分配的神聖的兒童外無不睡意綿綿。而實際上我們的心志却是分外的清醒。不論睜眼或閉目，幻象照樣的活躍眼前。它們從視覺中心源源鑽出，漸漸的逼近，越來越清晰。其快慢疾徐隨心所欲，它們的色彩栩栩如生調和悅目。最初看到的是類乎地毯壁紙圖案的東西，有時又像建築師設計的藍圖，然後又變成了帶有庭院的宮殿，模型和花園，那些宮殿都是用昂貴的石塊砌成的。接着出現了神話中的異獸拖着一部御車。後來屋子的牆壁彷彿消失了。我的精神向外飛去懸在半空中俯瞰山景。山坡上正緩緩前進着一隊駱駝，層疊的峯巒上接雲霄。三天之後我又在同一間屋子裡從事同樣的測驗。這次，我看見了一條蜿蜒的河川穿過了一望無垠的蘆葦注入海洋，一切都浸浴在落日殘輝裡，不懂如此，我還看見了人！一個身披原始服飾的女子。她儀態萬方目注流水，倘非呼吸微微身著彩衣簡直就是一尊絕美的塑像，我似在觀察一個無由接觸的身外世界。我好像沉默的身寄太空，俯瞰着一切而自己却不為人所見。

那些形象並非模糊不定的，它們在我的眼前清晰異常，線條因此澤明顯得使它的真實性超過了日常生活中所見的景物。因此我反而感覺彼時所睹者確切而平日的視覺有欠完善。我甚至看見了肉眼難以捕捉的抽象的柏拉圖概念

。利那間，我心頭忽有所觸——這種聖莫非就是隱藏在古代奇蹟後面的秘密嗎？我享受着的神奇的感覺是否足以解答盛傳北歐的飛行女巫故事呢？我作此自問之際也正是目睹幻象之時。顯然，神聖已經將我的靈肉分裂為二。當我的感官欣賞外界時理智仍能繼續的獨立思維與剖析，我的心神就彷彿是用根羶性繩索繫在感覺上。

但在此際，巫醫母女却没有絲毫倦怠之狀。幻覺剛剛開始時我聽見伊娃有規律的揮動手臂，她開始斷續的低吟，突然間，每句話化成了一些清晰的音節，這些不相銜的音節用力猛斫着四壁以內的黑暗。隨之伊娃唱出了整首的古歌彷彿在向那些遠古的幽靈們頌禱。夜深後，她的女兒代她歌唱。她們的歌聲不惡。雖欠嘹亮却極攝人。它的柔和動人清新顫動和充實真是難以形容的。身臨此境，我方才知道墨西哥地哥語言乃是如此的富有詩意和善感。若說神聖對於幻覺的造成只有部分作用，那麼幻覺之完成必與聽覺有關，我們均非音樂家無從判別那些歌究竟純粹歌曲抑或源出印地安族。週而復始的，這種歌曲每當唱到了高潮就會猛的煞住繼以一段劇烈熱情而急驟的說話，有如一把利刃刺進了無邊黑暗。印地安人認為這些言語乃係神聖傳來的神語，它藉着女巫之口對叩疑者解答難題。每隔半小時，女巫就會停下來休息一會。衆人也可趁機吸烟提神。

到了某個關節上，女兒一邊唱着歌，伊娃站起身來在一團黑暗中婆娑起舞，和以擊掌和拍手之聲。那效果真是

不可思議的。她隨手拍來却時而奏出了非常複雜的韻律來，輕重疾徐聲響不同。我們猜想那女巫巫是輪流面對着羅盤上的四點而作順時針的旋轉，然而不能確定，不過有一點無可置疑！那些奇妙的聲響必係腹語術的傑作，每一響無不來自無法預料的方位和距離，忽而近在耳旁，忽而遙不可及，忽而高高在上，忽而發自低處，剛剛還在這兒，眨眼間又跑到了那邊，更命同我喫驚納悶，活像着了魔。

我們她在席上，撲着黑胡亂的執筆紀錄，低聲討論，我們的身體沉重似鉛，但感覺則海闊天寬了無拘束。我們可以感到門外飄風的吹拂，我們觀賞着宏偉的山光水色或者花園裡的萬紫千紅，而同時又在傾聽着巫醫女兒的歌聲和一片繞場飛跑的掌聲。

那些曾經吞食神聖的印地安人也在在一旁靜聽，他們幻覺到了緊張之處就會發出驚呼和讚嘆，這些低微的聲息和着巫歌調和自然實可稱為藝術的傑作。

初次表演時，大家到了凌晨四點鐘都已睡去，巫命與我六時復醒，稍息之後神志雖已復原但從無片刻離開過這次經驗帶來的震撼，親切的主人奉上咖啡和麵包。餐罷我們辭返一哩以外的印地安式旅居。

屈指算來，我前後曾經參加過九次神聖慶典，深知道種祭會是與宗教儀式不可分離的，由於聚會必須遵照傳統習慣舉行，故白人是絕不可以算作會客的。但這並不是說神聖非得集體吞食就會失去神效。第一次表演終了之後的次日我妻攜女俱來，七月五日她們在睡袋中墜下神聖，結

而及子有關的作家祖語日常講變歷史藝術及宗教經典，對於書本上的靈類習語我們並不重視，我們的興趣集中於村夫野老的遺囑述說民間軼聞。結果為靈類研究工作開闢了一片新園地。

日積月累，智識漸增，我們發覺歷代各支印歐民族對於靈類的態度有着相當固定的規律！倘非一無所知而深惡即必洞悉其妙而偏愛。俄國人屬於後者。卡塔蘭人共知百餘種靈類的名字，古希臘人，克里特人，斯基底那維亞人和盎格魯撒克遜人則屬前者。此外還有一個頗堪注意的現象！遠古以還人類每有以敬神香烟薰蕩的習慣，在歐洲有種幻想靈的名字原始意義是「妖魔鬼的坐凳」。古代的希臘羅馬人都相信某些靈類的滋生乃是因電將至的預兆。這種傳說雖然已被科學證明無稽，但世人信者仍多，阿拉伯沙漠地帶，印度，波斯，帕米爾，西藏，中國，菲律賓，紐西蘭乃至於墨西哥各地居民莫不如此。

這些證明終使我們提出了一項大膽的假定——信史時期以前的人類祖先不會是靈類的崇拜者呢？若然，人類以香薰靈之說便可迎刃而解了，該一空前創見固然聲勢驚人却也隨而帶來了一個難題！古人膜拜的靈類究竟是哪一種的呢？

深入一步的探討證明我們的假定離題並不太遠，在西伯利亞共有六支極其原始幾可目為博物館珍品的民族，它們的巫醫在舉行宗教儀式時也用幻覺靈。中國人日本人自古以來就知道靈芝具有令人長生不老之功，而印度釋迦牟尼

果發生了同樣效果，她們看到了鮮明耀目的色彩。我妻看見凡爾賽宮中正在舉行盛大舞會，古裝的男女在莫扎特舞曲聲中翩翩共舞，一九五五年八月十二日，前赴墨西哥探集神聖後的第六天，我又在紐約市臥室之內吞食了乾的神聖以觀其効。

一提及了我們對於靈類的興趣來，話應追溯到多年以前的一次林中漫步。一九二六年我與俄籍妻子結婚。一九二七年夏末我們前往紐約州的猶接山渡假。第一天下午我們相偕在一條可愛的山徑上悠閒散步，穿拂着無數綠白葉簾射下的落日殘輝，轟地裡，她離開了我在叢林落葉上奔跑着，不時蹲下身去審視一堆堆野生的靈類，同時狂喜的叫喚着它們的俄文名字，她將那些毒靈撫了又撫嗅了又嗅，而身屬盎格魯撒克遜民族的我則一向由於傳統觀念對於惡毒的靈類是絕口不談一無所知的。對於她，它們是種美妙誘人的東西，因此不顧我的極力反對而熱意加以採集，我的抗議和恐懼只贏得了這女人的一陣訕笑。她將靈洗好燒熟，當夜獨吞個乾乾淨淨。我憂心如焚，生怕靈靈會得變成一名新婚燕爾的驢夫。

這富有戲劇性的一幕雖然令人惶惑痛苦却使我們對於靈類發生了不可磨滅的深刻印象，我們決心要找出使彼此對於毒靈好惡迥異的文化背景來，我們盡量搜集印歐民族對於靈類態度的資料！統計各地民族所知的靈類及其用途和俗名，循着語言學原理研究靈類名的寓意，同時搜集各種神話傳奇詩歌諺語裡面提到的靈類，我們發掘的範圍甚至

尼佛所食的最後人間烟火亦係一靈靈菌。

根據西班牙人細軟科爾提茲在聖墨西哥時發現當地居民在舉行宗教儀式時聚食一種號稱「神肉」的靈。所惜者語焉不詳。後來的人類學家們也就忽略了該一重要的線索。結果還是我們抓住了這個機會前往中美洲實地考察。墨西哥山谷裡的第四世紀古代碑畫以及歷史上溯三千年的危地馬拉高地馬耶人雕刻的靈石在在足以證實我的猜想可靠。

在領略過第一次新奇經驗之後的次日，我和巫命靜坐研討：「昨大目擊的一幕是否具有更深的意義呢？」我以為靈類對於初民的影響是極大的。幻覺靈發現之後使原始民族獲得了許多前未曾有之新觀念，例如新的空間和時間，與已不同的人類乃至天堂與地獄，這些新奇的景象使他們惴惴敬畏，而敬畏在初民心目之中就足以造成神明的觀念。由此觀之，若說靈類乃係宗教的原始培植者豈非無道理嗎？當你詢問印地安人幻覺靈有何功用時，他們的回答絕無二致：「它能够把你帶到上帝的面前。」

毫無疑問，我們所見的幻象乃係發自內心的，然而這些景象却一律是前所未見而在回憶中找不到任何線索的，如此說來，不是人類身體裡面原就隱伏着超凡視覺非經召喚不會自動出來呢？這種超凡視覺會不會是被潛意識完全變了形的日常視聽和想像而一旦重現之後業已不復相識了呢？莫非是幻覺靈功能增強人類的視力而使之看到了確實存在的未知世界嗎？

幻覺的鑿別極端困難，就連崇奉它們的印地安人亦非個個精通，我們罄卅載之功迄今所知也才不過七種。印地安人並不把神靈當作藥品，它的本身並無療疾之効。印地安人只靠它們指示迷津占卜休咎，倘若病人被判無望時，家人就會離開他置之不顧，而病人經此一斷亦必食慾頓喪臥以待斃，餘如行人吉凶盜竊走失各種疑難無不聽訊於神靈，神靈成了印地安人第六感的源泉。

可怪的是，久餐神靈並無成癮之虞，每際雨季來臨，靈類就會匿跡，而印地安人絕不致因之發生病態。幻覺靈的種類繁多，効力強弱各不相同。當單一靈靈數量不足時，可以數種合用，雖能可貴的印地安人能以極迅速的手法將它們配合得恰到好处。人人所需的份量並不一致，服用份量不必逐次增加，即使增加也僅能使幻覺更加緊張而無法大量延長作用的時間，神靈可以提高記憶力的靈敏度，却也同時搗毀了時間觀念。吞靈之夜，手錶上的短短數秒在我們感覺之中竟似數年。我們的瞳孔擴大，脈搏緩慢，顯然，靈類是不會積聚體內而致影響身體機能的，伊娃連續吞服已達卅五年，每逢盛夏季節她幾乎無夜不食。神靈究竟含有何種化學成份能使食者發生幻覺呢？迄今仍為不解之謎，敢予斷言者僅有一點！它和鴉片，科加精，龍舌蘭和乾麻葉在性質方面並不相同，化學家們目前正在設法提煉。一旦求出了分子式而可以人工製造時對於心理病患者實在造福匪淺。

我與我的妻子自從三十年以前在貓技山首次發現野生

靈的奇蹟以來，經常遠出旅行，收穫至多。但是，我們所發現的祇能提供新的資料以作進一步的研討。我們即將到墨西哥印地安村落去作第十五次旅行了。卅年來的努力談不到什麼成就。我們不過是拋磚引玉，但願科學家們在這項研究上面開花結果。



麻瘋島參觀記

——冬晦——

太平洋區的摩羅開島，為麻瘋病患者隔離居留地，感謝現代醫藥的進步，患者的前途已充滿希望，非如當年，戴明神父初蒞該島時之悲慘恐怖了。

當飛機飛臨摩羅開島上空時，空中小姐告訴乘客們說：「這裡是「漢生症」患者的居留地。」「漢生症」就是麻瘋病，自一八六五年開始，摩羅開的卡拉巴巴半島就成為麻瘋病患者的隔離居留地。

就醫學觀察而言，聖經舊約中所描述的那種病症雖非今天的麻瘋病，但人類對該症的畏懼實早自當日開始；利未記十三章（摩西五經之一部，即戒律部）上帝與摩西對話中曾說：「世人患一種疾病：皮膚腫脹，佈滿鮮紅的斑點。」

造成麻瘋病的桿狀菌，直至一八七四年才由一位年青挪威醫生漢生所發現；又過了七十年（一九四〇年初），磺胺類藥物開始被發明，對麻瘋病患者皮膚潰瘍的治療極

具功效，並消除其傳染性，使患者得免除隔離，返家度常人生活。

筆者赴摩羅開島參觀前，曾致函島上一位著名的醫生，他一九二〇年前前往該島，住了將近四十年，因此對島上過去和現在的情形極為熟悉，他覆函除表示歡迎外，並寄來許多有關麻瘋病的書籍和刊物，他建議我先參觀海爾摩哈魯的麻瘋院，自一九四九年開始，新發現的病人被送至該院，接受磺胺類新藥治療，治愈時間平均為五年，早期發現的病症比較容易治愈。

我仔細閱讀寄來的書刊，包括毛里茲醫生所著的「滅亡之路」，歐尼派爾的信札，候道士杜頓的回憶錄和信件，以及查理史多德的「摩羅開島參觀日記」等。

在歐尼派爾的書信中，他用悽涼的筆調寫道：「摩羅開島乃是人間地獄，許多悲慘的病人坐在這裡等死，一群獻身上帝的宗教信仰徒，不顧自身的危險，努力為病人服務……。」

然而摩羅開島如今已不再是人間地獄，新發明的磺胺類藥物，使痲瘋病治愈有望，這類新藥分為靜脈注射劑及口服劑兩種，靜脈注射劑為茶黃色液體，稱為 Promin，口服劑為白色藥片，稱為 Diazone 及 Promisole。

海爾摩哈魯痲瘋院位於火奴魯魯市郊，乘汽車半小時可達，院長是一位身體瘦小的女士，藍眼棕髮，而短駝駱，但微笑時顯上現出兩個酒窩。

她向我解釋各種藥品的名稱和服用方法，大多數病人對於藥物治療均有良好的反應。早期發現的病人，在連續服藥的六個月內，病況有顯著的進步，潰爛和紅斑消失，痲瘋腫塊也開始消滅。

她帶領我們參觀全院設備：開刀房，牙科和放射科診療室。入院的病人除接受本症治療外，其餘的疾病，也同樣被仔細診治，此外院中尚設有康樂室，電影院，廚房和餐廳，小型的餐桌供四人或六人共餐，每張桌子上除備有胡椒，糖，鹽等調味品外，還有一個小紙包，據院長解釋：小紙包裡面是藥片，因為有些病人常會忘記餐前服藥，於是護士小姐就替他們把藥送到餐桌上。

花園裡種滿了花菓樹木與各種菜蔬，園藝工作均由病人自行擔任。此外尚有修車，縫紉，陶器，編織，電機修

她確是隨時注意預防，剛才她帶領我們參觀時，每經過一扇門，都是由她推開，開始時我們沒有注意，但經過幾道門後，我們發現她每次推門，都是用衛生紙包住門鈕。

會客室中，病人與家屬隔着一道鐵絲網，彼此隔網交談歡笑，但不可握手接觸。我看到幾個婦人抱着棕色肥胖的孩子給她們的丈夫欣賞，這些孩子都是在外界養育，完全健康不受感染，如果孩子的父母都患痲瘋病，則孩子一出娘胎後，即交由養母餵養，依然可保健康，由此可知痲瘋病並無遺傳性，頗為出人意外，連當時的戴明神父對此都不能相信。

臨別時院長告訴我們說：「當你們飛往摩羅開島參觀時，請不要忘記在這裡所見到的一切，那邊的病人多半是在磺胺類藥物發明以前進入醫院的，因此你將會見到斷足殘肢和面容破壞的病人，與這裡的病人大不相同。」

飛往摩羅開島的飛機，每天中午自火奴魯魯起飛，廿八分鐘即達，飛機師是一位年青小伙子，同機有一搭客，是一個新出院的病人。年青的飛機師向我們說：「下午四點鐘我來接你們回去，你們可以多參觀一下。」

憑窗俯望，卡拉巴巴半島像一根手指似的伸入海中，三面環繞着洶湧的波濤。

年輕的病人回返正常社會後，較年老的病人易於適應生活，因為他們的親戚朋友依然存在，可以幫助他們，但最主要的，是由於他們的病症發現早，治療快，不致使面貌造成可怖的變形，年老的病人則不然，雖然病愈出院，但身體上已留下永久的記號：殘缺的鼻子，脫落的手指，使人望而生畏，不敢與之周旋，近年來塑膠整形術的發明對痲瘋病人乃是一大福音。

參觀完畢後，院長帶領我們去至來賓盥洗室，用肥皂仔細洗淨雙手，然後用紙巾揩乾，根據數十年的研究結果，得知痲瘋病屬於長期的接觸傳染——直接接觸病人或接觸病人接觸過的東西，因此痲瘋病乃是一種家庭病，夏威夷人家庭公用的睡席和芋泥發酵鉢，乃是病菌的理想傳播器。

在盥洗室中，院長也陪着我们一道洗手，我問她：「你每天與痲瘋病人相處，不怕傳染嗎？」

「如果我害怕，那麼我怎能指揮護士工作？」她平靜地答：「事實上我確是毫無畏懼，因為任何一種疾病，祇要注意預防，是不會被傳染的。」

人，兩個寂寞的人形，站在飛機場邊等飛機降落，一位是葛士達神父，他是特來迎接我們的，另一位是個年青的夏威夷人，替我們擔任汽車司機，他是一個痊愈出院的病人。情願留在島上為訪客服務。

神父建議我們先乘車環遊半島，午餐後再由他帶領我們參觀島上的痲瘋院（事後證明神父的建議果然極有道理）。司機領我們坐進一輛藍色的旅行車，他告訴我們：這輛汽車從未載過病人，專為來賓之用，他私人擁有一輛二水貨的汽車，臨時載着朋友在島上兜兜風，據他說，島上居民大都擁有汽車和電視機，路旁的樹梢上，電視機的天線隨處可見。

半島上風光明媚，白色的小屋，四周環繞着白色的籬笆，若不是花園中的熱帶樹木提醒我們。幾疑置身於新英格蘭的鄉村，但在這快樂平靜的表面上，隱藏着悲慘心碎的歷史。

汽車駛過寂寞的街道，在醫院辦公廳門前停止。我們下車入內，辦理登記手續，辦公廳內的職員均由痊愈的病人擔任，迎面的黑板上，紀錄着病人動態：

卡拉巴巴島病人總數：二二六人。

活動性病人：男四九人，女二八人，

控制性病人：男九五，女五四人。

住院病人：六七人。

在家療養病人：一三六人

實有病人：二〇三人。

缺席病人：二三人。
缺席病人中，有幾名夫海爾摩哈醫院接受外科，眼科或牙科治療，另一些病人，則因病情轉為控制性，准許到外島探訪親友。

遊遍卡拉巴巴島的街道，坐汽車僅需十分鐘，但是我們不時下車拍照，因此花費時間較多，街道上極少行人，所以我們不必顧忌「禁止拍照」的限制，途中偶見的幾個病人，都是埋在園裡工作。

司機告訴我們：島上居民結婚後，可以配到一幢永久居住的房子，不必再住公共宿舍，吃大鍋伙食，因此島上的許多病人都結婚成家。島上貓狗成群，據司機說：因為病人生養的孩子需送往外界餵養，所以每個家庭都蓄養貓狗以代替孩子解除寂寞。

這裡的貓狗感情非常融洽，彼此並肩而臥，世代的仇恨似乎已不存在，司機告我：由於醫藥的進步，病人的死亡率大為降低，多半是壽終正寢，極少因病況惡化而死亡，島上仍遵循戴明神父當年的慣例，凡有病人死亡時，教堂裡就鳴起鐘聲，但在戴明神父初蒞該島時，死亡的鐘聲幾乎每天不斷。

汽車緩緩駛過戴明神父紀念塔，再經過瑪利安修女紀念碑。瑪利安於戴明神父晚年時來至該島，幫助他照料病人。她在島上一住卅年。於一九一八年逝世。
我們停車參觀島上政府設立的商店，商店門前停放着

萬士達神父為第一位來至卡拉巴巴島工作的比利時籍神父，他到此才祇兩個月，尚在學習期中，我們赴瘋院參觀之前，先進入他所主持的教堂向天主跪禱，島上的教堂與外界不同的地方是沒有「告解櫃」，教徒懺悔時，就跪在神壇前的木欄下，據神父解釋：這是便利那些瞎了眼睛的病人，為了防止傳染，教堂的座位也有限制；神壇旁邊四排較矮的木椅，專為修女及來賓之用。

神父告訴我們：島上的病人都非常自重和遵守規定，隨時注意避免來賓受感染。神父談起他本人初來島上時，參加島上舉行的一個同樂會，他與三位病人共作牌戲，其中一位病人的病情屬於「暫時控制性」，這位病人在桌上放了一疊濕紙，每次輪到他發牌前，總是把手指在濕紙上仔細揩拭，其實他已經沒有傳染性，但對於新來島上的人，他是特別的謹慎小心。

「你也許已經留意到了，」神父說「當你在介紹中向他們伸出手時，他們總是委婉地借故不肯和你握手。」神父的話使我想起上午在辦公廳辦理登記手續時，我曾向那位年青的女職員伸我的手，但她藉口手被複寫紙弄髒，沒有跟我握手。

在瘋院院中，我們看到許多年老的病人，他們是在磺胺類藥物發明之前染上此症；看到他們，才使我認識瘋病病的狰狞可怖，他們有的瞎了眼，有的缺了手指，有的甚至連頸骨都爛掉，僅靠氣管保持呼吸。這些恐怖情狀，為我畢生所僅見，至此我才知道神父上午給我的建議的確非

幾輛汽車，顧客們談笑自如地出入商店購物，一切景像都與外界社會相同，然而預防傳染的措施則無時或懈，以郵局為例，凡寄往外界的信函，都經過滅菌處理。

島上居民祇要不是殘廢，大都願為本島的繁榮而工作；工作報酬自每小時五角至七角不等，每日工作時間平均為四至六小時，每名病人都有政府發給的少量生活費，病人的衣、食、住、亦均由政府供給，所以他們無需做工也有飯吃，然而他們都情願工作，賺得的錢用以購買收音機，汽車，電視機或較精美的衣物，還有許多病人把錢存下來，以為日後出院之用。

「我們每個月平均可以賺到六十塊錢，」司機說：「有些病人幾年工作下來，儲蓄了一筆不少的錢。」
有些病人養了上千隻雞或數百頭牛。鷄房建造得極為考究，較外界毫不遜色，出產的雞蛋和牛肉。供給島上居民食用。

司機將汽車駛上田莊的小道，去至距離卡拉巴巴三哩的卡拉瓦，卡拉瓦為瘋病病人在半島上的最初居住地，現在已寂無人烟，徒供憑吊而已。島上的病人常於星期日来此野餐遊玩。這裡唯一的動物，就是出沒山岩間的野山羊。

遊遍卡拉瓦後，我們再回到卡拉巴巴，這時村莊裡比剛才略具熱鬧，一隊病人在修剪道路兩旁的樹木。我們在來賓招待所用罷午餐，然後依約前往萬士達神父寓所。

常明智，如果我們先參觀瘋院，那就毫無心情瀏覽島上景色了。

伴同我們前住的修女，向瞎眼病人描述訪客的容貌，並代我們轉致慰問之辭，我看到他們殘缺的臉上，肌肉微微扭動，可能就是代表歡笑，此情此景，怎不令人酸鼻。

按照最近的統計，全世界共有瘋病病人四百餘萬，但已接受治療與照顧者不及百分之十，各國及國際瘋病基金會，正極力展開撲滅瘋病運動。

落日的餘暉，斜照着高聳的椰子樹，陣陣的貿易風拂面吹來。我們踏上飛機，向摩羅開島揮手告別。感謝現代醫藥的進步，瘋病患者的前途已充滿希望，非如當年戴明神父初蒞該島時之悲慘恐怖了。

譯白：Atlantic Jan. 1956

美國海軍為了節省軍艦上的儲藏空間，採用脫水馬鈴薯以代替新鮮馬鈴薯。六磅裝罐頭脫水馬鈴薯相當於五十磅裝之新鮮馬鈴薯，而其所占地位僅為後者的八分之一。

共匪榨取人民勞力，禍及兒童，最近共匪全力提倡兒童們玩骰板遊戲，目的在利用他們上下動作推動泵水彈筒以灌溉田畝。

蹈火者

Leonard Feinberg 著
馬 譯



以前我們也曾看過兩次赤足在燃燒過的餘燼上行走，我們可沒有看到過像卡拉瑪瑪那樣集體蹈火的事實。第一次是在一個愉快的夏日午後，圍着一群嘻戲的兒童和嗤笑的男女，我們看着四個人快步地走過十二呎長的火坑，那是一個印度教節日的場合，氣氛好像美國的場合那樣，第二次是我們應邀為一位錫蘭國主的客人，在他的晚會節目中有一項六個人的走火表演。

但是在卡拉瑪瑪廟則一切完全不同，在這裡，當八月月圓之夜，走火為尊敬印度教卡拉瑪瑪神敬神禮中的最高潮，全島的崇拜者，觀光者（佛教徒和印度教徒，雖然理論上佛教徒是不信神的），都聚集到錫蘭島南部的這一小塊叢林地帶，在這一星期的前幾天，皈依者以顏色紙

掛在靠近廟前的樹上作為貢獻，或者在石頭上敲破作為貢獻的椰子作貢獻，到了這一星期的末端，犧牲貢獻的情形強烈起來，熱心崇拜者用長劍穿破兩頰，或者在釘上行走，或者在他們赤裸的肩上插入掛肉的鈎子，他們帶着這些，拉着沉重的車子，行經不平而骯髒的道路。

到了午夜，群眾進入狂熱緊張的狀態，因為在那二十呎長六呎寬的火坑中燃燒的大木頭已經燒了四個鐘點了，走火假定是早晨四點鐘舉行，但是在卡拉瑪瑪有着非常強烈反對作任何預測的傳統，有一次一位美國旅客向一位當地法師詢問什麼時候舉行走火，回答是大概沒有什麼走火了，群眾從火坑邊向外緩慢而不斷地向外倒退！緩慢地是因為廟前每一吋土地都擠滿了人，不斷地是因為火坑的

熱氣變得不能忍受了，離火坑最近的男女，好幾天前就佔住那塊地方，吃睡全在那一小塊，錫蘭人本來非常講究乾淨的，但是在卡拉瑪瑪的活動比衛生重要得多，所以時間逼近，一切都強烈起來；熱，緊張，汗氣，尿氣，和發昏的氣味，瀰漫着幸災樂禍的期待的氣氛，一般強有力的壓抑着的虐待性的暗流，使我們這些觀光者感到外行，不舒服，也有一點慚愧。對這些人來說，走火絕不止是一種壯觀而已；它是一種代表神力的象徵，人們不時地叫喊着「呼啦，呼啦，」一種東方敬神的呼號，乃同「阿門」一樣，神力在這裡是遠超過西方科學的。

大約在早晨兩點鐘的時候，靠近我們的人突然一陣風似的讓開一條路給一個年青的女人，她的兩手捧着一隻土罐子，裡面滿裝正在燃燒的椰子殼，看來她並不感覺痛苦，但是當她蹣跚而至廟前聖所時，顯得異常激動，她放下罐子，向群眾伸出雙手——手呈灰色，但是沒有燒壞——然後她開始敲廟門，很明顯地她想給法師或者神看看她的作為。但是那一晚任何人都不能進門，她仍舊瘋狂地敲擊大門，而群眾的注意又轉向另一女人，這女人也是一隻紅色的罐子，裡面滿裝燃燒的穀子，但是她以錫蘭人的習慣——頂在頭上。當她取下罐子時，她的頭髮和手都沒有燒焦的現象。

在四點鐘之前不久，群眾中響起一陣咆哮之聲，然後是憤怒的叫喊，舉手威脅，抗議之聲。我爬上一道石壙，看到鬧事的原因，原來一排椅子，由科倫波來的富裕的錫

蘭人和他們的歐洲客人預定保留的，但是等到他們來到之後，發現一群佛教僧人佔據了而拒絕讓開（一年以來，僧人在公共場所強佔座位，是有計劃地逐漸加強民族主義的手段之一）。警官勸僧人讓開座位，但是那些穿黃袍的平靜地靠着他們的傘柄，裝做沒有看見一樣，群眾同情那一邊是毫無問題的，當他們抗議的叫聲愈來愈大時，警官聳聳肩，走向合法的保留座位者，他們只好散到站立的群眾後面，離火坑很遠。

到了早晨四點鐘，哀厲的笛聲和急速的鼓聲宣佈了蹈火者的到來，長的行列，由穿白袍的法師領頭，他們的臉上畫着紅，黃和白色的條紋，這時火蹈已經停止噴出，火坑中是一塊燒紅的大木料，隨從人員用長枝把牠支平，火熱仍然強烈，離坑十呎之內呼吸都很困難，然後法師喃喃念咒，鼓聲漸次加強，走火開始。

那一夜八十個走火者之中有十個女人，但是在那群眾歡呼，鼓聲，氣味，緊張氣氛的瘋狂的激動狀態，很難分別出來，有些在火上輕輕跳躍，好像跳縮小步伐的二級跳一樣，有些一直跑過，堅決而陰沉，有些狂喜地跑過，手舞長矛。有一人愉快地跳舞而入火坑中央，在那裡轉身跳了一下急步舞，再跳舞跑過。另一人突然摔倒，群眾嚇得透不過氣來，他向前傾跌，跌在焦炭上停了可怕的一小會兒，然後伸直起來，蹣跚而過，群眾嘆出一口氣，兩個女人跑過時，靠得很緊，手牽手地跑了五六步，在那幻影模糊的叫喊，尖號念咒聲中，走火者看來不像人類，像是那陰

慘可怕的影子戲中的奇形怪狀的木偶。過了好長一會兒，一個人從一隊狂熱的行列中站了出來：一個瘦小的人，繫著一張白色圍裙，慢步而從容地走過火坑，當走到火坑盡頭步上平地時，也是和他踏上炭燻時一樣和緩。

走過火坑之後，那些走火者，有的懶散地，有的跑著，也有少數由隨從人員扶著或領著，走到廟旁一塊地方。首法師在每一個參加走火者的額上塗上一道番紅花，這次是從火坑取出而且祝禱了的，走火者榮耀地大步走開。

走火有兩種方式，一種是在石頭上（通常是火山石），在玻璃窗西面盛行，另一種是在亞洲和非洲在燒焦的樹木上，嘗試從理論方面解釋走火的秘密者，可分為三方面：物理方面的，心理方面的和宗教方面的。倫敦議會在一九三五年和一九三六年曾經在英國薩立作過兩次一連串的走火試驗，作物理方面的研究，這是科學家們探討此一問題最公開的兩次，議會負責建造火坑，燃燒木料，指定許多醫生，化學家，物理家，和牛津大學的教授，詳細觀察每一步驟，發表了一篇官方報告，並作結論。有些科學家發表自己的報告，一般說來，全都同意走火的行為可以由某種物理方面的事實來解釋，但是究竟是那一種物理事實，則見解各有不同。

第一次在薩立的一連串試驗中，由一個印度人，名叫庫達·白克斯的走過表面攝氏四二〇度，內部一千四百度的火坑而沒有傷害，在一九三六年的試驗中，是一個名叫阿姆·荷生的，表面溫度高達攝氏五百度，白克斯和荷生

列中時有時跳到火把上掉下來的燃燒的骰子，這是確實的，但是英國醫生檢查了白克斯和荷生的腳底，說他們的腳底非常軟，完全沒有堅硬的肝底。

另一種普遍的猜測是走火者用了化學藥品保護腳底，一位美國魔術師相信他們塗了一層明礬和鹽的藥膏，另一些專家推測是應用蘇打，或者肥皂，或者某種神秘的植物的漿汁，或者一種麻醉劑。但是在薩立檢查了白克斯與荷生的醫生和化學家則肯定地說他們腳底沒有塗過任何東西，為了控制的目的，他們把白克斯的腳用水洗過，再仔細地等他乾了，再去走火。

「水蒸氣保護」的理論，也有一部份人支持，一位美國化學家最近在一本通俗雜誌上發表，他可以舒適地在燃燒的煤炭上行走，無痛苦地用舌頭接觸紅熱的鐵棒，原理是：在某一高溫度的範圍之內，一層水的薄膜，可以絕對地保護隔熱，在薩立的試驗中，應用此一理論的困難處：◎走火者的腳是乾燥的，◎在火上行走時，要供給腳底均勻量的水份，極端困難，◎不能應用水份，因為餘熱將黏在濕的腳底上而致起泡。

兩人都堅持此中秘密，全在「信心」，荷生並且聲稱任何同他一同走火的人都可以免受傷害，有半打英國人應徵為自願者，在荷生後面走過，只有「輕微的傷害」。其中有一人在幾天以後獨自走過火坑，起初三步，一點沒有受傷。

簡言之，議會的官方報告說走火是一種體操上的技藝，原理為：以快而均勻的步伐，在不良導體的熱體上作有限的接觸，不會燒壞皮肉，「走火的秘密」報告上說，「在於燃燒木頭的傳導性很低：所傳的熱量可能很少，假如：在通常快步時，接觸的時間不超過半秒鐘的快步行走三步是毫無問題的。（鋼的傳熱能：比木頭大一千倍）」。報告上承認繼續的接觸：熱量聚集，是足以造成傷害的，而且：炭火超過攝氏五百度，每一隻腳只能接觸兩次，才不致起紅斑或起泡。

報告上又提到走火者的體重也有關係，那兩個印度人都不超過一百二十六磅，北那些體重較重的英國人對於炭火的接觸較輕而時間較短，一個行家可以行走穩健，體重分配均勻，而初學者的無經驗與過度倉促則很難避免脚步沉重，所以業餘者既是步履不均，則走得愈多，燒得愈厲害。

許多別的觀察者提出各種不同的意見，最普通的是認為東方人有非常強韌的腳底，他們終生赤足走路，時常走到熱的表面上，有時他們用腳趾踩滅香烟頭，在遊行的行

長舉行過一次走火的試驗，報告說中央最熱。以上都是物理方面的解釋，心理方面的理論很難試驗，哈佛的普式·勞威爾幾年以前在日本觀察走火，他的結論是這種技藝是由於東方人神經組織比較不靈敏和走火者的狂喜神迷狀態（和他們腳底極堅硬的肝底）。關於「狂喜神迷」理論，一位心理學家提出其秘密乃是催眠。他說走火者施以同樣免除痛苦的催眠，甚至可以在催眠教室中觀察，走火者也許不知道他被催眠，但是實際上法師在給予最後指示時就施了催眠術，表演之後，法師故意在走火者額上畫上聖灰，就是解了催眠狀態。但是大多數心理學家反對這種解釋，理由是催眠可以減少痛苦，却不能阻止皮膚不被燒壞。

在東方瑜珈信徒和托誠僧是著名的可以對某一單純事物達到非常深沉的集中意志的境界，沒有別的東西可以分散他們。在這種狀態時，施法者可以睡在一張釘床上，一手伸出，一星期不動，或者表演種種技藝，雖無實際價值，但是確實表示這種身體的控制是大多數人類所不能的。根據某些瑜珈信徒的說法，他們精通了集中意志以後，可以把靈魂從肉體中脫出，所以空的體殼不會感到痛苦。但是因為甚至一具屍體也會燒壞，此種解釋也不能令人滿意。

至於虔誠的錫蘭人的意見，則秘密很簡單；充分信仰特拉瑪瑪，他是一位非常有權力的神，假如在走頭無路時——嚴重的疾病，瀕於破產與憎恨的敵手的危險的競爭上

一男人或女人就發誓走火，以求獲得卡特拉瑪瑪的幫助，他也許會給予此種幫助，至於業餘的走火者，既不是請求神力幫助也不是接受豐厚的報酬，他的準備時期可以早至五月份開始，當他到達卡特拉瑪瑪後，就接受主法師的指示三個月中他過着苦修的生活，戒絕一切肉體的快樂，吃的是蔬菜，飲的是清水，沐浴則在離廟很近的聖河中，參加法師領導的宗教禮儀，假如他完全照做，假如也是絕對，無問題的，完全的信仰卡特拉瑪瑪的權力，那麼他可以無所畏懼地走火而不會受到傷害。

那一夜我們在卡特拉瑪瑪觀看走火時，有十二個人燒傷到要進醫院的程度，其中之一死了，關於這些人，虔誠的信徒會告訴你他們不是缺少信心就是準備不夠，另外有一個人他至少是缺少其中之一，是一個英國牧師，他是幾年前到錫蘭來參觀的。這位新教牧師相信對基督的信仰至少和他們對印度神的信仰同樣堅強，所以他自願同別人一道走火，他走是走了，可是因此而住了六個月醫院，醫生差一點不能挽救他的生命。

錫蘭人相信卡特拉瑪瑪的權力是絕對而且有些奇妙地控制着廟周圍十四哩半徑的地區，他的顯像是一尊像人一樣大小，漂亮，七呎高，六頭十二臂的神，附帶兩個女人和一隻孔雀作為他的伴侶和交通工具。雖然他是印度教神許多佛教徒也崇拜他或者至少在困難時求他幫助，他是一位公認的戰爭與報仇之神，在錫蘭他大概是最受熱烈崇拜

最爲人所畏懼的神，他對於保護他的聖地有着頭等的名譽，根據許多傳說，顯示他常使褻瀆他的禁律的人受到玩笑似地窘困爲難。

大多數錫蘭人每年至少到他廟上一次，並不一定在八月典禮時，而是在一年中別的時期，當這叢林地帶人口稀疏，安靜，適於深思之時。看來人人遲早總是要到卡特拉瑪瑪去一趟的。我的在警察局做事的印度朋友去一星期，我妻子的回教徒寶石商第二個去，我的佛教徒裁縫第三個去，完全步行到卡特拉瑪瑪認爲是特別值得讚美的，許多錫蘭人確是步行走去，有時携帶着一個大的着色的紙與木頭做的拱門，那是表示他們在履行誓言。

我們到卡特拉瑪瑪旅行的司機是一個年青的錫蘭島人，他的名字叫愛爾（他告訴英國人他叫連司頓）。天色漸晚時，他駕駛得有一點不太順利，最後他承認，雖然他是個佛教徒，他却不和卡特拉瑪瑪冒險，他已經齋戒了一整天。當我們吃飯時，他警告我們和我們的朋友們關於某些禁忌是到卡特拉瑪瑪來參觀的人須要遵守的。有一項是禁止預先宣佈到達的時間，如果不遵守的話，是一定會延遲到達的時間的。另一件危險的事是對卡特拉瑪瑪說不尊敬的話，一位坐轎車的佛教徒立刻說今天天氣很好，我們應該在六時到達。坐另一部車子的一位基督徒女士說所有這些對卡特拉瑪瑪的恐懼都是無稽的；前一年她曾經來過並且嘲笑了這一切的無稽之談，但是什麼事也沒有發生。當我們吃完之後，就走進我們的旅行車，跟着前面的

兩部車子走，突然下起雨來，只下了五分鐘的雨，後來我們才知道只有幾百碼的地方下了雨。當我們仔細地在光滑的路上繞過一圈之後，我們看到前面兩部車子變得面向着我們了。轎車的車蓋有一半伸到一座石牆裡去了。另一部車也靠在同一牆邊。原來是轎車在滑行，正開始轉彎，另一部車的司機恐怕撞上地，就連忙剎車，可是就在他們要停止滑行的時候，碰到牆上去了。沒有人受傷，除去那位嘲笑卡特拉瑪瑪的女人。她撞得很痛而不嚴重，好比一個小孩被生氣的父親打了一頓似的。臨時張羅費了好長時間，才把車子拖到一個車庫去，後來我們終於到達廟上，已是接近午夜時分了，雖然所有這些巧合與迷信是可以合理說明的，可是我們這一夥中沒有人再對卡特拉瑪瑪提起任何嘲笑的

譯自 Atlantic May 1939



侍者：「二元的客飯和三元客飯差別就是一塊錢。」

施高柏士案作證記

Prof. Fay-Cooper Cole 著
王琦譯

44

——三十四年前一宗轟動美國的審判紀詳

「我是戴若，」那邊電話裡說：「我想你已經看到報了——百里安跟他的手下控告施高柏士那位青年人。所以馬隆，柯貝和我三個人決意隨時去爲他辯護。不過，我不懂『進化論』，也不知他們找誰作證，但是我們相信我們是爲了學術自由而奮鬥。希望你們大學裡同事們幫幫忙；請三位教授寫個舍下商議對策。」

那天下午，在戴若的事務所裡，芝加哥大學的三位——生物學教授紐曼（H.H. Newman），神學院長瑪休士（S. Mather）和我——與戴若相會，爲可能成爲本世紀中最轟動的審判案子擬定策略。施高柏士的案子，後來證明爲使得公衆有獲得科學知識的權利，一個歷史性的關鍵。一百年前，知識界爲達爾文和華萊士（A.R. Wallace）的創見及其所提供地球上生命進化的證據而震驚。在一九五九年，當我們紀念「物種源始」（Origin of Species）發表百年時，可能還有小部份人士，仍對進化論抱着懷疑。本世紀裡，數度遭受學術研究的阻撓，甚至將課堂中的講授列爲非法之舉；其中最爲喧嘩人口的，要算一九二五年，在田納西州台頓（Dayton, Tenn.）的施高柏士的案

子。這宗案子，結果反而引起了公衆對達爾文及進化論的注意與興趣；從此人類瞭解其本身及其生存的世界的自由，再也不願受任何力量的束縛了。

要明白這個案子和它的背景，先要從一九二〇年那個時代說起：當時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到處呈現着混亂、沉悶和不安的現象。舊標準動搖了，青年人被目爲「失去的一代」，幾乎每個人都有些不耐的情緒。以反黑人，反猶太人，反天主教徒標榜的三K黨徒（Ku Klux Klan）橫行南北。伊利諾斯州，印第安那州，以及中西部大小城鎮中，老實的生意人——甚至聖職界人士，身著白色晚服，手舉「十字火」（Ery Crosses，原出古時蘇格蘭高地人持之號召作戰者），要把黑人，猶太人和天主教徒，以及外國移民趕回到他們自己的圈子裡。領導着基要派基督徒（Fundamentalists，爲基督教新教中，超於各教會的一種宗派，以無條件信從聖經爲主旨。）的百里安（W.J. Bryan），在二十個州進行有組織的活動，施壓力於各地教育機構，制止自然科學的教授，尤其是被認爲悖逆聖經的進化論。田納西州和密西西比州正式立法禁止

還有六個州在進行制定中。

正在這時候，台頓城一所高級中學的科學教員兼足球教練，二十四歲的施高柏士（John Thomas Scopes）和當地煤礦裡的一位年青探礦工程師比葉（T.W. Raperley），談起田州的禁令。州裡頒發的教科書中有進化論這一章，但是講授却是違法的，這種矛盾使施高柏士大惑不解；頓比葉也有同樣感覺，他認爲州立法毫無道理，根本上是違憲的。突然他問道：「換了我，就是照着課本教，看看究竟會怎樣？」「對極了。」施高柏士回答說。

自然，施高柏士立即遭到制止；可是他，他的校長，其他學校校長，沒有一個人會料想到事件後來發展到什麼程度。不數小時，隣近的恰登奴加（Chattanooga）的報紙刊佈了這件事，隨即傳遍全國。基要派信徒立刻把握了這個機會，向進化論大舉挑戰。百里安及手下們即着令各地組織進行控訴，立爲法院接受，這一來真是大新聞。

恰巧在同一時間，紐約城有二位律師正會商高談一件公事。這三位便是戴若（G. Darow），一位向不輕易接受他人委託的律師兼辯論家；柯貝（B. Colby），工商界知名的大律師，和百里安一樣，也是位退伍的國務卿；和馬隆（D.F. Malone），一位著名的大主教友，也是位頭腦新穎的律師。他們之間的閑談，又使田納西的情勢來個大轉變；第一位認爲：「這是件可恥的事，拿一個莫名其妙的人做犧牲品。」另一位說：「這是大家義勇爲的時候，」第三位便問：「爲什麼不動手呢？」——經由美國

民權聯盟（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他們自願要求出任施高柏士的辯護人，請求也被法庭接納了。

新聞！道地的新聞！百里安，三度膺任總統候選人，基要派的領袖和演說家，在這一方；那一邊是二位全美最出名的大律師，包括歷次榮任高等陪審員的戴若。北美洲的報紙雜誌莫不長篇累牘地報導這件事。

以上便是戴若律師邀請我們三位教授去芝加哥會商的前因後果，時在一九二五年的初夏。經過數次函電磋商，我們決定進行組成一個專家作證團：請科學家試驗進化論的正確性，請神學家從史料和聖經的詮釋中找出證據。此中專家除紐曼、馮休士和我以外，又請了哈佛地質學教授馬德（K. Mather），新澤西儒傑士大學農業試驗所主任李甫曼先生（J.G. Lipman），密蘇里大學動物學的柯迪斯教授（W.C. Custer），田納西州地質學家納爾生先生（W. Nelson），約翰·霍甫金斯大學動物學教授梅特蘭（M. Metcalf），芝加哥大學神學院院長褚德（C. Judd），和來自舊金山著名的希伯來文學者羅桑瓦德先生（R.H. Rosenswasser）。我們裡邊所有的人，全部自掏荷包，不受任何報酬。

開庭日期是一九二五年七月十日，一個星期五。茲兩天，城裡便擠滿了新聞記者，基要派的支持者以及特地趕來旁聽的人群。可是城裡沒有一家房東願意租房子給「異端邪說者」——便是我們這一批科學家證人和辯護者。最

後只有在郊外山野裡一棟古舊的「兇宅」中啟身。

我一到台頓，遠遠地離開戴若等人，暗地裡打聽當地的「輿情」如何。自然他們絕大部份都是基要派的信徒，不過他們也久聞戴若的大名，可是沒有人明白戴若請專家試驗進化論，考證聖經是怎麼一回事。

一天晚上，我回到「兇宅」與大家聚會，同時第一次看見了施高柏士，一個儒雅而整潔的青年，帶著點歉疚的表情，面對着這一批辯護人頗感吃驚；他很驚奇像戴若，馬隆，柯貝和海斯(G. Hays, 美國民權聯盟的顧問)等一流大律師會來替他辯護，還有更多知名的科學家也為他幫忙。

開庭第一天，除了推選陪審團外，沒有什麼變化；陪審團被推選出來的時候，戴若在做過資格審查後，完全同意。不過他指出十一位陪審員統統都是基要派信徒。陪審員們自承他們不懂什麼科學、進化之類的東西；有一位說他只在百貨店裡聽說過叫達爾文的，還有一位是「瞎子」——既不能讀又不會寫。

禮拜天，發生了一些事件，使我們對當地的輿論變化有進一步的瞭解。一個唯一神教(Denialist)的作家牧師叫鮑特(G. F. Potter)，原被聘在美以美——聖公會禮拜堂中服務，那天早上，被教區會友趕下講壇。同時百里安在南方美以美禮拜堂的演講，聽眾蜂擁，擠得水洩不通。下午，他又在市中心廣場對市民發表露天演說；他說歡迎偉大的日子的到來，「可以把醜惡污穢的進化論公之於

裡包辦民意，使新聞、教會和學校應享的自由權利為之剝奪。「偏見與忿恨之火已燃起來了，」他說：「企圖摧毀學術研究的所作所為，簡直可與黑暗的中古時代相比。」他們說你不准講授與聖經不一致的東西。」他說在美國大大小小五百以上的教派，或多或少地與聖經有些出入。如果法律如此這般，施高柏士就必須弄通聖經的一字一句和它各色名式的解釋；他還一定要搞通三流九教的枝枝節節，否則便有按上個罪名的危險。

戴若又說：「閣下，我的當事人受愚昧和偏見的陷害而被控告於法庭，被勢力強大的權威：，今天可以使公立學校中講授進化論者入罪，明天也可以在私立學校中如法泡製。那麼進而在下次立法時，你便可禁止書籍或報章上的刊載。你可以立法為天主教限制書反教，也可以為書反教限制另一派書反教，當你想利用你的教會來盜世欺人時。如此可為，孰不可為？稍待一會，閣下，我們便可發現我們自己正昂首闊步踏返十六世紀「光榮的時代」，有食古不化的權威，在用真理光明人心的智者的身上，表演殘酷的烙刑。」

這番言詞有深入人心的影響，市民們相信戴若在，便會有奇蹟產生。勞斯登法官宣佈下次開庭延到星期三，以便讓他有充份時間研究，是否應將審訊取消。

晚上，我們會集在那棟「兇宅」裡，急雨暴風交加，一道電光劃過房頂附近，戴若說：「伙計們，怕雷公今天夜裡饑不了我們。」

大眾之前……現在宗教與進化論終於相遇了，這是一場最後的殊死戰。「百里安出色的口才，贏得群衆熱烈的喝采。」

星期一上午開庭前，先由一位牧師領導祈禱，請求上帝恩賜對抗「邪惡」攻擊的勇氣；其實便是責成陪審團的開幕。

辯方向法庭指陳，該案不應予以起訴，否則即違反納西州法律及聯邦憲法第十四次修正條文中的第一條，該條中限制州政府有與「人權法案」相抵觸之行為。辯方進一步指出該案之起訴，明顯地違背聯邦最高法院的判決：「法律不認為有異教之存在，不同意教條之存在，但不干涉任何宗教派之建立。」因此要求法庭應召請科學家及聖經學者出庭作證，辯方認為這些專家證人的出席，可以免去進化論與基督教間不必要的爭執。

故此辯方要求法庭審判程序應予變更，以聽取所有證人的口供，勞斯登法官(J. J. Rauston)接納我們的請求，開始進行辯論。控方首先發言，法官同時延請陪審團入席。科學學術界證人的召請，對百里安一伙人來講，確使他們大為吃驚。我們針對本案的根本關鍵提出辯論，已使他們在千萬美國公衆無言的裁判中遭遇敗績。

戴若在下午的開庭中，針對無知和偏見予以猛烈抨擊。法庭裡極爲悶熱，他脫掉上衣，手拉背帶，一邊朗朗陳詞，一邊走來走去，一句跟一句地指向對方。他警告假如公衆們不能明察，百里安便可以在美國這個法治的國度

週二一天平靜，我們想利用賴北葉公事房的方便，可他的書記不肯替鮑特幫忙，只因為他是個唯一神教會的牧師。賴北葉常來我們那裡作義務勸導或者開車子，在路上曾被阻過三次之多。Holy Roller教徒(一個以強力動作及聲響作祭獻的小教派，特地從山地趕來，向我們作說服工作。我們只好從城裡請一位名譽的保鏢。

週三，陪審員宣誓後，法庭宣佈不允許任何言論、思想及意見表達的權利，無人需接受本州的雇用。他聲明本州立法與憲法完全一致，公衆經由法律條規，有權決定學校中是否應教授拉丁文、化學、或天文學。

然後控方召來他們的證人：該郡的學校監督，校務委員會的委員和七名學生，一致證明了施高柏士教了些什麼。在反質對方的證人中，戴若只要確認一點：教科書不是由州當局發給的。當詹姆士王欽定版聖經早庭作為證物後，控方停止了他們的發言。

辯方第一個證人是梅特開教授，一位動物學家，也是位著名的組合教會會友，並在一所頗大的聖經學校中任講師。戴若在確立了他的證人資格後，便問了一個有關進化的問題；控方立刻指責證詞超出題外，依然他們的見解，問題只有一個，施高柏士是否違法？

法官同意明天再對此點加以辯論，同時向陪審團致歉，因為他們既未能進入法庭，也聽不見所言何物，陪審員們滿不高興地退了庭，庭訊時，沒有坐上保留席次，更不

知進行些什麼。

星期四，法庭上又是一場精彩舌戰，當代表州當局的律師指責專家作證的地位後，接着百里安開始他的指控；他却沒有履行「作殊死戰」的宏願，轉而批評科學證據的提供。他說陪審團不需要科學家或聖經學家來確定事實、來解釋法律：「法律是人民制定的。」後來把施高柏士教的教科書在一個樹枝上。百里安高聲喊道：「看看，又要把但以理關在獅子牢裡（原出舊約但以理書），科學家竟膽敢將人和獅子、老虎等猛獸關在一起，……一個人不需要由專家來談聖經怎麼說……專家作證沒有必要！」

在這場辯論中，百里安失敗了，失敗在報紙讀者和無線電聽眾之前。馬隆完成了他的答辯後，百里安再度吃敗績，在公衆之前無言以對，他的手下們也不例外。

當時的馬隆頗有派屈克·亨利之風（R. Henry，一七三六—一七九九，美國的政治家、演說家，曾兩任維金尼亞州長，質問我們的子孫是不是不應該知道教會核准以外的科學知識；他說：「對教育而言，控方所展示的掛圖，無疑是極有價值的，控方排斥專家證人們所供給的證據……請問貴方何以不敢面對這些證據說話？百里安先生說這是一場『殊死戰』；閣下，我不懂得如何作『殊死戰』，不知道是不是指控方手持利劍，把我們惟一的依賴——證人趕出去，便是所謂『殊死戰』？我想這不是理想的殊

死戰……我們不怕貴方把真理與事實擺出來。我們有準備，因為我們與時代站在一起，與科學站在一起。與智慧站在一起。我們決不讓縮，那兒有權勢，便向那兒迎戰；因為有美國的基本人權作我們的後盾。」他轉過身，指着百里安說：「這兒便是權勢！」

群眾聽了，變得一片瘋狂——歡呼聲、頓足聲和敲桌子聲混成一片——法庭不得不宣佈維持庭內秩序，十五分鐘才平靜下來。

我坐在中央走道邊第一個座位，旁邊是恰登奴加的一位政治人物，被請來保護我們，以防三K黨的暗算。當馬隆講完了，他拉起拳頭捶打桌子，把桌面敲碎了一塊，人家問他幹什麼？「你不喜歡馬隆講的話？」他回答說：「嚇，你想我在幹什麼？難道是鴉亂秩序嗎？」

這一天，我們大獲全勝，甚至那一邊的人也圍着我們

晚上，戴若說：「今天我們得勝了，可是明天法官會想法子剝奪我們的。因此我要各位，明早第一件事，便是把各位的證詞印出來送給新聞界。」

次日一早，正在我們印證詞時，勞斯登法官走了進來，我正好靠在門口，他問我們做什麼，我告訴他，他又問問別人。然後走向戴若，說他決不容許散發這些證詞：「只許送給陪審團。」戴若答覆說：「閣下，您要跟陪審團做什麼就做什么。您可以把這些封起來，但您不能封鎖所有美國人的良知，證詞不能不散發。」

法庭再度開庭時，法官駁斥了我們的每一點理由。把額上的長髮往上推一把，戴若緩慢而清晰地說：「判決是顯而易見的，我們保留在其他法庭訴訟的權利，公平嗎？」法官說：「我希望戴若上校不要誣蔑法庭。」戴若高聲答道：「閣下，您有權如此要求。」這種侮辱是很顯然的，因此庭上立刻陷入沉默之中；後來，法官說他有權做些別的事：隨即宣佈，法庭延至下週一再審。

公衆對法庭的限制，呈顯明顯的不滿情緒，百里安的聲勢也因之動搖；一位市民找我這個「異端人」去，他們不明白為什麼百里安會退縮，他們問：「你們既不能講，那麼你們怎麼講？」

週一，戴若向庭上表示歉意，使火藥味沖淡了不少。我們爲了要把我們的立論公之於大衆，所以由海斯宣讀科學家及學者們的證詞，以便列入紀錄；後來並要求將三種互有出入，版本不同的聖經也作爲證物之一，其中沒有一本是與控方據爲「聖經」的詹姆士王版完全一致的。海斯更驚人的一着，希望請百里安也作爲一位「有關聖經方面的證人」。

於是戴若一連串提出許多問題，使得百里安疲於奔命。他答覆戴若的質問時說，他相信聖經就是上帝的話語，誠心誠意地接受這種說法，不存絲毫懷疑，不管爲什麼。他相信夏娃是第一個女性，用她的一根肋骨作的；上帝使所有的女人都要受生靈的痛苦，因爲夏娃違背了神的誠

命；蛇永遠只能用腹部匍匐爬行，因爲牠的誘惑使夏娃犯了罪；挪亞方舟以外的一切，除了水族以外，都毀滅於洪水，世界上的萬獸都是從挪亞船上的生物繁衍而來，在巴比爾塔興建以前，世界上只有一種語言；現在五方十處的方言，便是從那時演變的。講到創世說，訥訥不得自解，他自己說七日創造宇宙可能意指七個時期而已。他自承對於考古一門從無研究，人類文化的歷史似乎也不止五千年，不過他濶稱對於由科學家們來從事聖經的討論，發生從來沒有的興趣。州當局代表一再企圖停止這樣的詢問，百里安却回答說：「讓他們問吧，爲了維護我的宗教，不怕他們問任何問題。」

後來馬隆插了進來，他說他要問的也是同樣的題目，目的只在研究一下百里安對詹姆士王欽定本聖經所作的解釋。身爲一個天主教友和聖職人員，然而，他反對籍州的行政力量來剝奪戴若的宗教觀。「我不希望這宗審判受任何一方的左右——戴若先生的不可知論或百里安先生自己標榜的教會。」馬隆進一步指出，應該有陪審團在場的法庭，竟然在辯論開始了十五分鐘後，陪審員還沒有出庭列席。

星期二，勞斯登法官沒有允許百里安檢查紀錄的請求。最後的關鍵只有一點，他說是：「施高柏士教了什麼？」戴若說：「閣下，我們都是在浪費時間。閣下應請各位陪審員作主；辯方請求作無罪的判決。」法庭決定立即判決——施高柏士被處罰金一百元。

戴若田向納西州高等法院作了上訴，一直到一九二七年元月方行結案。這時施高柏士已進入芝加哥大學從事地質學研究。法庭頒發地表示其反對進化論的立場，但減除了一百元的罰金，基於學術研究的理由。法律程序至此便告一段落，法庭向州當局建議，不必再向上控訴：「吾人認爲此種案件的拖延，實無所裨益。」

辯方很滿意地表示接受法庭的勸告，不過內心裡依然覺得有些不平，我們可以在任何場合贏得這場官司！經過這次審判案後，國人對進化論的興趣反而增加，許多人看了這類的書，有的還要求能作進一步的瞭解。不出一年內，其他某些州進行的禁律，不是被擱置，便是被推翻了。田納西州在美國人眼中成了嘲笑的對象，那一州還敢步它的後塵？

在芝加哥大學，我任教已經多年，都是不太大的班次，那年秋天，大學開學時，我的講堂裡坐得滿滿的，走廊上站着學生，窗台上坐着學生；我暗忖別走錯了教室，便問門口的一個男生，那班要上課，他答道：「人類學，幫施高柏士辯護的那個教授要來上課。」從此以後，人類學只有在大講堂裡講課。郵件如雪片飛來，多半是反對的，以致學校無法給我放在我的信箱裡，只有成網地直投送到我的辦公室來。

不久，芝加哥的代理校長伍德華（E. Woodward）召我去見他，交給我一篇冗長的宣言及若干決議案——來自南

美國醫師的夢

(中)

松 譯

二次世界大戰期中，一位很有名望專利權律師的太太，進入波斯頓的一所醫院，醫治屢次復發的腰背痛宿疾。醫生用石膏澆上她全部軀體。五天後死亡。

事後醫院當局判定，她肺部的動脈管，因意外受到石膏的壓迫以致死亡。醫院再三聲明，絕對沒有任何疏忽的行動。

的行動。

她那在俄國出生的丈夫瑞因斯先生絕不同意這見解。他咬定診療上必有重大疏忽。他找不到任何醫學專家說明他的見解。他認爲所有參加調查這事的專家，都掩飾真相，彼此偏袒。

這位律師痛心疾首，回到大學去習醫。當時他已六十多歲，仍埋首攻讀，修畢三年醫預科，考入哈佛大學醫學

方浸信會友大會。他們責難大學當局讓部份教授參與此案審判，要求學校應重視其與浸信會間之深遠關係。他們聲稱反對褚德、紐曼及瑪士等三位教授，但最應譴責的保留給我——竟然爲人類進化作證。我是「一條毒化美國青年的蛇」等等，對我的結語：「吾人在對考爾教授（本文作者）進一步的考察中，發現渠根本非一浸信會友。」

我開始大笑起來，可是校長說：「這不是好笑的事。在此地你是位新進者，但是要求你離職的請求，却比我們的教授中那一位都要多。那些議決案是相當嚴厲的，他們不認爲是一樁輕易之舉，所以有人在昨天的董事會中公關提出。」「是的，」我回答：「董事們要怎麼辦？」他橫過桌子，遞給我一張通知。他們給我加了薪。

——Scientific American Jan. 1939

不久前倫敦一次拍賣中，有一張路易十五時代的小桌，售得九萬九千九百六十美元，爲世界上最貴的一件傢具。

英國七十高齡的蒙高馬利元帥，不久前曾親至其故鄉法漢鎮的郵局領取養老金。英國政府的社會福利事業之一，數目是每星期五十先令（合美金七十元），他在陸軍中的終生職薪俸每年合美金七千五百元。此外，其所著回憶錄之版權收入估計可達十萬鎊（二十六萬美元）。

院。在醫學年修畢一年後，學校當局勸他休學。他轉入另一醫學院，繼續深造。他又入醫院充雜役，以便從側面獲得醫藥常識，又常在公立圖書館閱醫學書籍。

最後他自認爲已有充分準備，開始法律上的鬥爭。他去法院控告五位醫師，三位護士，和那所醫院。一九四八年初開庭，瑞因斯並未以專家資格出席作證。

他宣佈：「法庭上辯論的結果，足以證明，我的辯論律師，自從接受我的教導後，對有關這控案的醫學知識，已勝過那些被告醫師。」

初審後，瑞因斯獲得法庭上的勝利。兩位醫師定罪。但一週後，上級法院的一位庭長認爲判罪欠妥，駁回重審。

經過多年傾家蕩產的訴訟後，在一九五九這位專利權律師終於獲得勝利。麻薩丘薩斯州的法院判決兩位醫師疏忽過失之罪。瑞因斯獲得一萬美金的賠償。

瑞因斯的訴訟經過，在醫事法律問題上，其意義不僅是動聽的故事而已。這問題的重心是，當診療過失爭辯的緊要關頭，病人幾乎不可能找到一位專家，爲自己辯護和作證。

很多法律和醫學權威人士都承認診療過失的訴訟已發展成爲醫師和病人雙方最大的威脅。自從一九四六年開始，這問題突然嚴重。目前每年醫師被控的案件已達到六千起。估計醫師每年付出的賠款至少有四千五百萬元。這賠款則轉架于一艘病人。此外又增加病人醫學上絕無必要的

病理檢查和專科醫師診治費用。這問題最大的惡果是從此醫師人人自危。他們的診斷已失去社會人士的信心。醫師們最大的痛苦是，事實上，大多數診察過失的控告，都沒有正當的理由。醫藥界的領袖常批評這些訴訟是最無理的取鬧，無妄之災，和最卑劣的敲詐行爲。

代表上述醫師們意見的訴訟是一位佛羅里達州普通科醫師，某天一位家庭主婦手指發紅到他所求診。醫師指定注射盤尼西林。這位主婦注射後發紅疹兩天。這是過敏性反應。平均每百位接受盤尼西林治療的病人中，有六位發生這種反應。一週後，她要一萬元賠款補償她四十八小時的痛苦。爲了避免名譽上的損失，這位醫師願意在法庭外和解，賠償四百元了事。

另一件控告案。爲了救治一位六歲女孩的性命，必須施行危險性很大的心臟手術。手術出於意外的完滿。女孩起死回生。她那致命的心臟缺陷已被醫師用手術糾正。不幸在手術將完畢時，一個電熱環滑落。女孩的屁股上被烙傷約有半圓美金銀幣一般大小的傷痕。最後醫師用整容術將傷痕除去。並且未曾向女孩或她的父親收取任何整容費用。父親最初衷心感謝這位心臟手術專家活命之恩。不久女孩的父親，因女兒被燒傷一次，要求醫師賠償十六萬元的損失。這訴訟尚在進行中。

另有一件訴訟。芝加哥有一位醫師，爲一位已有五個子女的婦人施避孕手術。事先醫師告她，並不能保證手術後一定能達到避孕目的，但這種手術往往能成功。這次手術

術並未達到病人的希望。不久這婦人又懷孕，並且順利生了一個孩子。她立即控告醫師，非但控告醫師手術上的過失，而且要求醫師負擔撫養這第六位孩子的一切費用。她最後撤回控告。

類似上述的各種訴訟不下數千件。其中大多數都被法院駁回不起诉，或一旦醫師宣佈將不惜代價據理力爭，病人則自動撤回控告。但也常有醫師被迫出庭，被判罪過，而且被判數千元或數萬元的損失賠償。這些欠公正的判決，使加尼福尼亞州某縣醫師協會的秘書發出不平之鳴：「在我們的州裡，已無行醫之道可言。這真是黑社會暗箱中向醫界的敲詐行動。」

這問題的另一方面，很多被人控告的醫師確實有不少難以原諒的明顯疏忽過失。其中最令人反感的過失是，辨認病人的疏忽。舉例說，伊利諾斯的一位四肢完整無疾的病人，被誤送入手術室，喪失一肢。另一位應該從速鑲嵌急救的病人則躺在病房中無人理會。在加尼福尼亞州的一所醫院中，並未辨錯病人，但辨錯了病肢，誤將完好的一肢鋸去。在密西根州，有位婦女因手指發炎須動手術，而醫師却把她的膀胱切除。

紐約某醫院某次辨錯病人的經過很有趣。兩位小孩同時送進手術室。佛雷特 (Fred) 須動扁桃腺手術，比萊 (Billy) 須動割包皮手術。陰錯陽差，兩個小孩的手術錯誤。事後其中一位外科醫師說，他已盡各種可能的方法，避免這種錯誤。

他自辯說：「手術前，我爲慎重起見，重復辨認病人一次。我詢問病人的名字。我的問語是：『Are you Fred 你是佛萊特嗎？』(病人的回答是：『我是 (I sure am)』」

醫務過失保險公司的調查員認爲這事有進一步調查的必要。調查員找到比萊，詢問他：「在你進手術室以前，醫師是否問過你任何話？」比萊回答：「不錯，醫師問過我。他問我：『你怕嗎 (Are you afraid) ?』我回答說：『我怕 (I sure am) 。』」

保險公司的調查員們都公認這次的錯誤起因是言語的誤會，建議醫師應予病人現金賠償。

上述各種不愉快的事件中，醫師疏忽的過失很明顯，不需專家證明過失的存在。其他很多案件中，醫療過失似乎很明顯，但法律上則要求專家證明。專家多半是未參加這次糾紛的醫師。很多律師認爲在這種情形發生後，大多數醫師都公開拒絕與律師及病人合作。

律師們常常指醫師的這種態度是醫學界的「沉默陰謀」。他們宣佈醫師們故意彼此掩飾的行動很普遍而且危害很大。這些醫師中的敗類或拒絕出庭作證，或在法庭證人席上故意說謊，說出很多沒有良心的話。律師們又說，不願出庭做證的現象在各種職業界都不免。牙醫，軍人，會計師，建築師，甚至律師們都不願在法庭上指責同業的過失。他們厭惡浪費時間的法庭手續和步驟。認爲法庭上的處置不合科學原理，並且法律的程序他們也不熟悉。醫

師們認爲他們對病人已萬分委曲求全，而律師們的行動則有「誣告陰謀」的嫌疑。

我們無從用客觀的方法，證明上述兩種陰謀的存在。法律不能保證，醫師們在戒備森嚴充滿煙草濃霧的法庭中，宣讀神聖的誓詞後，不再有袒護同業的言行的記錄表示，醫師們對於站在法庭證人席上爲病人辯護的行動，都有厭惡的態度。

無論病人是否有理，醫師們都有上述的厭惡態度。根據一次全國性的調查，只有百分之十五的醫師願意告訴病人，另一位醫師診察上的疏忽過失使他受害。只有百分之七的醫師同意自動出庭，爲這種病人辯護。

這情形並不是新奇現象。遠在本世紀二十年代，很多律師已在攻擊醫師們拒絕爲病人辯護和作證的態度。法律上規定提出控告有時間的限制。醫師們故意假藉法律上的各種技術，拖延病人控告的時間，或用其他方法，使病人失去控告的權利。一位加尼福尼亞州律師說：「時間限制的漏洞是醫學上最不合理的事。使很多醫師逍遙法外。」有一位醫師，施行手術後，誤將外科器材留在病人體內。醫師事後發現體內器材而不明告病者。病人則被麻醉毫無所知。可能三五年後，病人發覺奇疼。但他已不能向法院控告醫師疏忽的過失。因爲誤留器材於體內的動作發生於三五年以前，待發覺後已失去控告的時效。法律上的這種規定非但不公正，而且不人道。

本世紀的三十年代，當醫療過失問題開始直線上昇時

律師們對醫師的「沉默陰謀」態度的攻擊也日漸加劇。醫師們的反應是更不合作，更加規避在法庭上發表不利同業的證詞。

加尼福尼亞州鄂克崗市地方法院法官，當地的名律師羅克拉克說：「二十五年來，我供職於一家專為病人辯護診療過失的法律事務所。很多訴訟中，醫師疏忽的過失非常明顯。當我們請教醫學界領袖表示其專家意見時，他們都認為負責診療的醫師犯了非常嚴重的疏忽過失，而應當負刑事上的責任。但是他們只願供獻原告訴訟的途徑，而不願採取進一步的合作。」

羅克拉克說，當這種訴訟控於法院後，沒有一位專家願意出庭，替病人說話。因為有名望的醫學界領袖，不願得罪病人攻擊得體無完膚的同事。可能找到一位專家出庭說：「被告的一切行動看上去似乎很正當。」另一位可能說：「有些醫師認為應當如此做。另一位醫師認為應當採取另一種方法。不可能武斷的說那一種方法比較適當。」甚至有些醫師在法庭上說：「關於這爭執，双方可能有很輕微的偏見，但是絕沒有疏忽過失。」

羅克拉克說：「在那法律事務所服務五年後，我再也不能忍受沒有良心醫師們的舉動。為保障病人的利益，我願擔任法官。」

他和其他一些其他律師都承認，在某些區域，情勢已好轉。但是各地醫師公會仍舊多方面施壓力，非但阻礙會員出庭申述不利被告醫師的意見，而且阻止牙醫、護士、藥劑

訴到加尼福尼亞州最高法院才勝訴。最高法院認為初審判決的時限不適用於這案件。最高法院判定，時限的開始不應以疏忽過失發生的時間計算，應自被害人發現被害的日期開始計算。

此後其他四州的法院也採取相同的決議，解釋法律上的時限問題。

不久各地法院施行第二種而且更有效的舉動。法官發現醫師們不願出庭申述重要的證詞，而針對醫療過失判決困難採取伸縮性較大的判案原則。只要法官認為事件本身已足以證明醫師有過失，不必找專家出庭發表證詞。

一百年前英國法院已採取這原則。當年利物浦市某倉庫有一桶麵粉從窗口滾出，恰巧路上有人因事從窗口經過。被害人被麵粉桶擊倒，受重傷。此後賊行終身殘廢。法院認為被告事件本身已足證明他人的過失。這路人應獲合理的賠償。

審判中，倉庫主人的幾位律師堅持被告無過失。這幾位律師強辯道，除非被害人能明確指出使麵粉桶從窗口滾出的人，並且詳細敘述這些人使麵粉桶從窗口滾出的經過，倉庫主人不該負過失的責任。

審判這案件的法官普洛克士曾仔細研究這案件很久，最後才判決被告的辯護不合法律。他說，被害人被壓在麵粉桶下面立即昏迷不醒。他絕無從發現什麼人使桶墮下，和墮落的經過。

普洛克士宣佈：「世界上有很多訴訟，案件本身足以證

明被告的過失，不必苛求物證和人證。這案件應屬於這類。倉庫保管麵粉桶的人，負責任防止麵粉桶滾下。」

因此「本身足以證明過失」的原則已通行於英國和美國的法庭。在美國有一件令人注意的訴訟可以為判例。一包嚼煙中發現一片活人足趾上的皮肉。一位密西西比州的法官判決煙草製造廠有疏忽過失之罪。他宣佈：「只要稍稍注意，製造嚼煙的人便不致將活人足趾上的一塊皮肉，遺留在煙草內。這事證明一定有人疏忽才能發生。」

醫師們和他們的醫療過失保險公司激烈反對診療過失的糾紛中，普遍採用上述原則。他們攻擊這項原則沒有採用的必要，而且不合理，不公平，為害非淺，違反美國的傳統精神。

某馳名全國的保險公司的負責人說：「其他人除非法院發現確實罪證，那被認為是良民。唯有在這情形，醫師們被迫尋找沒有犯罪的證據，否則難免被判罪行。」

一般法官對上述抗議多置之不理。法庭檔案中有發生於德克薩斯州一件訴訟足以代表這類糾紛的真實，這訴訟牽涉一位婦女在德克薩斯州西部的一所醫院生產。愛德華茲太太產後第十一天，她仍留在病房中。她發覺上腹部仍留有一大塊東西，這塊腹內的東西很明顯。

醫院報告上說：「在此期內，她腹內的巨塊很使人注目。而且巨塊使她非常痛苦。」

愛德華茲先生說，負責接生的產科醫生和那醫院中其他醫師診斷病因是發炎，肉瘤，大便阻塞，腹內的氣體作

醫師，接骨師等在法庭上作證，發表不利醫師的證詞。醫師們說，這種壓力很難抗辯。偶使一位醫師出庭兩三次為病人辯護，在醫學會舉行定期會議時，他在會場中將被同業一致叱責。他的妻子也將在鄉村俱樂部中被人嘲罵。其他醫師也不再介紹病人，向他徵求專家的意見。

其他實例很多。曾在法庭上宣誓說良心話的醫師，往往被醫院解職甚至在政府衛生機關服務的公共衛生官員，如敢出庭作證，發表不利醫師的言論，也要受到解職的威脅。

這種風氣的發展已達到醫學界本身都認為非常嚴重的階段。一些直率的醫師認為他們同業的這種態度未免冤枉過正。他們籲請同業人士恪守自己訂立的崇高信條，勇於暴露那些不稱職，腐敗，不忠實和沒有良心的會員們的劣跡。醫學界本身聘請的法律顧問也認為醫師們有坦白自我檢討的必要。

美國東部某地醫師協會的法律顧問說：「我忠告本會的會員，醫師不能藉法律的漏洞，掩飾自己的罪行。我明告大家，法院已不能再繼續坐視某些會員的枉法行為。」

本世紀的三十年代，法院已開始懲罰這類無恥的行動。班賽都那城某醫院的一位外科醫師，於手術後在二位婦女體內遺留一根九吋長的排液管。這位病人數月後才發現身體有些不舒服，找到原因後向法院控告醫師。不幸排液管遺留體內日久，已超出加尼福尼亞州法律上規定控告的時間限制。初次偵察庭和初審都駁回病人的控告。最後上

怪。這些醫師處置的方法是灌腸，熱敷，和止痛劑。他們從未用愛克斯光檢查。

愛德華茲太太出院回家療養，並且繼續用上述方法治療。回家經過數週痛苦後，她入另一所醫院施行外科手術。手術中發現腹中另一嬰兒已死於胎內。她子宮已告破裂。一週後終於不治死於非命。

事後她丈夫向法院控告第一所醫院和院中醫師有診療過失。在法庭上他申述這不幸事件詳細的經過。根據當時法律的程序，愛德華茲必須請一位醫學專家，去法院作證。但他找不到願替他辯護的醫師。因此這案件法官判無罪。這案上訴到德克薩斯州高等法院。高等法院感到是很棘手案情。法官經過長期審閱後，終於獲得阿姬瑞羅高等法院首席法官覆核判決的機會。他說：「審判記錄已明白說明，原告在初審時，遭遇到莫大困苦。醫師們都拒絕出庭替病人辯護，證明被告有診療過失的行為。……社會上一般人士都很清楚，醫師們都自動遵守他們自己訂定的『職業上的禮貌』原則。這禮貌已流行於醫界。仔細審查這次案件後發生這種禮貌已如同傳染病一般。流行很廣，害人非淺。……這醫院的職員名單上列有十一位名醫，其中沒有一位醫生有正義感，願替本院的病人公平說話。」

首席法官覆核這訴訟時發現醫院中的醫師失於用愛克斯光診查愛德華茲太太的腹部，但醫師的愛克斯光却看透了愛德華茲先生的錢包和資產，而吩咐他在入院志願書上

些不幸的結果。這都不需要專家提出證詞。

不幸這種新態度也往往矯枉過正。加尼福尼亞州各法院提出警告：「最大的困難是劃分需要和不需要證詞的明確界限。將這原則普遍應用到一切變化莫測的診療結果將阻礙醫學的發展。」

舉例說，法官認為根據常識的判斷，一切的注射都不會發生不幸的結果，除非技術不佳或注射液本身有問題。很多科家都嘲笑法官們的這種常識。這常識對法官判案可能很適當，但以科學的觀點批評則太不合理。這常識完全忽略「過敏性」的研究工作，病人往往有與眾不同的體質難以事先測定，一切的藥材和血清本身都有不可避免的毒素。一位法學權威說，倘使法律不能認清這事實，則法律必失去其威嚴，為眾人唾棄。

和上述情形相似的案件是一位法官，根據他自己的常識判斷，認為用剖視大動脈方法 (Aortography) 診斷腹部動脈管阻塞症是一種安全手術。他的判斷後被高等法院認為不合理。高等法院懷疑一般人不易瞭解剖視大動脈手術的內容，更無從瞭解這手術的安全性。在這次訴訟中，法官似乎有矯枉過正的舉動。

為數可觀的律師們認為近年醫事訴訟的發展——例如普遍施行不需專家作證的判決，時限的新解釋，有些州的法律甚致以醫學教科書上詞句代替醫學專家證詞等——都非當正當合理。他們認為病人藉此可求直於法律。可是有些醫師對這種事態的發展漠不關心，有些醫師則大怒不止

簽字，自願負一切危險責任。放棄向醫院和醫師追究責任的要求。

三位加尼福尼亞州高等法院德高望重的法官，最近聯合發表對這問題的意見：

近來各地法院對所謂醫師的「沉默陰謀」已逐漸發生的警覺。不管醫界從業人員有技術上如何缺陷，也不論疏忽的情形如何嚴重，現在已幾乎無從找另一位醫師，發表不利被告的言論。……非但使有過失的人因此逃避民事賠償的責任，而且使同業的醫師無從糾正其技術上和疏忽上的過錯，以致使不該發生的過失，一再出現。上述事實，加上病人因麻醉而不醒人事或病人缺少醫藥常識，而不明使他受害的原因和經過，迫使各法院採取適當的舉動，糾正不合理的現象。

這三位法官的意見引起社會人士莫大注意。

上述補救病人有怨無處訴的原則開始盛行於加尼福尼亞州。其他各州迅速追隨於後。舉例說，各法院公認脊椎麻醉是絕對安全的方法。倘使病人因脊椎麻醉而使神經系統受到傷害，法官必須找出一位人來處罰。他們認為盲腸炎是限於腹部的病症，倘使病人動盲腸手術後發生肩部有麻木現象，必係人為的過失所致。法官認為用熱水袋為昏迷中的病人做熱敷是不會燙傷的。因此倘使有人在熱敷時確被燙傷，必有一位犯了嚴重的疏忽過失。

上述案件中，法官們的意見是，以常識判斷，倘能略加注意，或具備普通技術，一般醫院和醫師都不會發生那

。施立芝博士於去年在落山磯舉行的國際外科醫師協會年會上發表的言論可代表最激烈的意見。他說：「行醫是人類唯一最不私自，最有捨己救人精神的職業。倘使社會人士明瞭醫學學生和實習醫師在行醫前所經過的淘汰和種種磨煉，他們將視合格的醫師為聖徒……向法院控告合格醫師診療過失的舉動無異合法的詆毀。」

這位醫師又說：「倘使醫學上的真理可以那樣草率獲得，我們何必需要律師替病人辯護……在法庭上和醫師做對頭的律師的唯一目的是款錢。」他再補充一句：「診療過失訴訟案件中，律師的主要企圖是幫助病人劫財，而獲得分贓的機會。」

法官和律師們認為施立芝博士的言論未免過火。很多醫學團體也有同感。美國醫師協會發言人發出警告，這種言論不能代表該會官方意見。這次爆炸性言論危害普通法律和醫學間歧見的努力。

亞利松納，馬利蘭，紐約和明尼蘇達各州已在努力減少律師和醫師間彼此攻擊的言行。加尼福尼亞州南部進行協調雙方意見的努力已發生很大效果。診療過失問題在這區域最嚴重，而且醫師被迫不得出庭為病人辯護。

現任落山磯醫師協會會長昆寧博士說：「大約二十年前，我們嘗試替專業診療過失訴訟的律師解決醫學專家作證問題。但是我們當時不能獲得對方的合作。律師不信任醫師，醫師也不信任律師。在那時候，時機尚未成熟。」一九五五年，經過數月的籌備和會商以後，落山磯律

師協會和醫師協會同意開始試行一項新計劃。一組志願參加的醫學專家，包括各種醫學上的科目，以組織研究會。根據這方案，任何病人的律師都可前往研究會，任意選擇一位或數位專家，供醫事訴訟諮詢。會中專家有整齊的記錄，愛克斯光設備，化驗室報告，醫院的病歷記錄和有關於的文件。專家可以質問醫師，護士或醫院的診療經過，又可以檢查病人。當專家的調查工作完畢後，他可應律師之請，出庭作證，而無需顧慮同業報復行動的恐懼。

當這制度宣佈時，很多律師都贊揚為法律界的新勝利。曼寧博士擔任這計劃的醫學委員會主席。他告律師們：「這計劃的目的不是幫助律師，也不是幫助我們醫師。這組織是為公眾利益而建立。」

不久落山磯的研究會非但使病人獲得莫大利益，並且使很多糾紛不必到法院去解決。舉例說，某次研究會的調查員完畢研究工作，並將調查報告呈繳研究會。報告極嚴厲指責被告醫師。

調查員在報告中說：「這位醫師非但使用錯誤的診療方法，而且故意掩飾他的過失。他掩飾過失的行動使病人增加負擔種種不合理的費用。倘我被請站在證人席上，我必洩露這醫師的惡行。」

被告醫師立即決定，在庭外和解，支付病人適當的金錢賠償。

另一案件，有一位失業的配管工人控告經常為他治病

的醫師，未能及早發現他那破碎的手腕骨節，研究會的專家出來調查，並且公佈其調查報告。

他對配管工人的律師說：「你帶來的那人現在手腕骨已破碎。但這是新傷。當他的醫師檢查他的手腕時，他手腕骨的情形絕不致嚴重如此。」

經過嚴厲質問後，這配管工人承認他對醫師的控訴可能有不妥當的地方。律師立即撤回控告。

落山磯律師協會的執行秘書強生博士認為研究會的工作已切實改善律師與醫師的關係。研究會每年處理糾紛約有六十件。他最近說：「研究會設立以前，診療過失訴訟的最困難工作是找醫師出庭作證。律師們和社會人士自然要攻擊整頓的醫學界。現在大致說，惡意批評已逐漸消失。」

去年年底，加尼福尼亞醫師協會和加尼福尼亞律師協會正式在舊金山市和聖地亞哥市成立類似組織，並且業務已在開展。國內其他區域也在試行類似的研究會。

落山磯法官奧德爾說：「沒有人期望這些研究會十全十美沒有缺陷，並且可以解決一切糾紛。但研究會可能有令人注目的成功。至少自研究會成立後，我們發現大多數的醫師是都有理性，並且願意與我們合作。同時我也發現醫師也知道律師們也在努力以理性考慮訴訟。」奧德爾是推動加尼福尼亞州各城市組織研究會的領袖。

各組專家正式成立一種組織，隨時志願站在證人席上提供證詞，可說是美國決心解決診療過失問題的第一步驟。

。雖然仍有很多醫師堅絕否認「沉默陰謀」的存在，這組織另一方面的大意義是至少現有很多醫學團體已痛下決心消滅「沉默陰謀」。

但是研究會只能在病人受到損害後，謀補救工作，而不能有效防止診療過失。

一位加尼福尼亞醫學界領袖說：「我們必須首先發現診療過失的基本原因，才能進一步防止診療過失。十年前我們已開始偵察這問題的內情。目前我們正在整理已被發現各種事實的報告。」

上述各種事實的報告已經有一部分公開發表。大家公認已發表的報告非常重要，暴露真相，值得社會一般人士普遍注意。此外這些報告也引起很多團體的不愉快和咆哮。

(下期續完)

譯自一九五八年四月十八日
星期六晚郵

經售代客裝置

甘肅簽機 動力脫機
小型牽引車 動力鋸木機
動力割草機 小型耘耕機

各種農業機械均能適用

大 金 (ダイキン) 牌

三五四馬力及六馬力輕油引擎

CLINTON

動力噴霧機 灌溉抽水機
機器腳踏車 小型搬運機

クリントンガバリンエンジン

有均力馬匹10至2
泛廣最途用 名著最國美

行易貿興萬灣臺

(號119街明昆市北台：址地 30292：話電)



十四、卡本特 Carpenter John Alden (一八七六一)

卡本特一八七六年誕生於美國，為一移民之後裔，是一個天才奇特與眾不同的作曲家，他的音樂完全自成一體，獨特而富創造性，他可以把握嚴肅莊重的作品變得輕鬆有趣，也能把神祕含蓄的印地安音樂變成狂熱激動的節奏。

卡本特的作品直到最近才受到大眾的喜愛，這並不是對他的作品蔑視，而是真摯的讚揚。任何成功太快的作品，都會失之膚淺，而且由於公眾的反應過於強烈，以致時常一再演奏的作品，也會很快就結束它的壽命的。

音樂家逐漸發現了卡本特的愉快音樂，而且每多演奏一次就更體會出它那罕有的幽默，獨特性，有時令人吃驚，但永遠是合乎邏輯而協調的，他那具有感染性的節奏經常不斷的出現。

嬰兒車的奇遇 Adventures in a Perambulator

這首迷人的作品，本身就是一個奇異的經歷，以音樂表露出嬰兒的心理。嬰兒到底在想些什麼？可能是世界上每

一位父母都希望能知道的，卡本特寫出了睡在嬰兒車內，那些半成熟的小腦子中可能有的許多念頭。

小車 En Voiture !

每天早晨！吃過了我的第二餐早飯！如果風和日暖，我就要出門了，我希望能夠獨自出去，但是這個願望太過份了，我的保姆是規定帶我出去的，她比我大，也很有力氣，當我等候她時，我聽見她那輕快的脚步声，永遠是一樣的。我被裹到毛毯裡，密不通風，門開了又關上，我被放進嬰兒車，一條皮帶圍在我的肚子上，我的保姆站在車後，我們出發了！

警察 The Policeman

外面真是奇妙！雖然你好像到過那兒，可是它永遠是不同的，我不能全都弄明白，有些聲音像是味道，有些事物又會有回音，實在是亂極了，但這就是生命啊！例如那警察！一個新奇的人物！圓得像個球！比我父親還高，藍的！可怕！吸引人！他還沒有來我就覺得出，他走了之後我也還可以看見他，我試想分析他的吸引力，它不僅是那些鈕扣，皮帶或是帽子，我想大概他的眼睛，和他走路的样子，我的保姆也覺得出，她變得軟弱無力了，我的小手，遲疑不決，然後停了下來。他們談天，他們彼此問了許多問題！有些有回答，有些沒有，我仔細的聽着，當我覺得他們已經談得够久了，我就對保姆表示，用一種私有的方式。於是警察又回復了他那巨大的藍色的步法。他走了，但我仍然能感覺到他。

音樂箱 The Hurdy—Gurdy

突然又有了別的東西，我想大概是聲音。我們走近它，我的耳朵聽得發癢。我發現這種引人的聲音是由一個箱子裡發出來的——很像我的小音樂箱，只是比我的要大得多，並且還有輪子。有一個黑人在搖動手柄，使箱子發出音樂聲；也和我一樣。他搖累了以後，就有一個穿得很漂亮的黑女人來替他搖。他們兩個人都露着微笑，我也很克制的笑了，因為音樂是一種非常發詐的聲音。這些音樂！這樣的好聽！我用力的拉扯肚上的帶子，我有一個狂妄的念頭；想和我的保姆和我的嬰兒車跳舞！我們三個一同跳舞。突然間，在我們興奮的高潮，我感到有一個我熟悉的人來了；是那警察，他使音樂停了下來，他把黑人和音樂箱都嚇走了。他想以這種舉動來博取我的保姆的讚賞。他走了，鈕扣閃閃發光。但在遠處，我又聽到了這被禁止的音樂，愉快的，不停演奏的音樂！

充滿了這些奇遇，我的褓姆繼續推我前進。還沒有等我找好了平衡，眼前又有了新奇的东西！土地到了盡頭，在我脚下是一個小湖，我所有的感覺都集中到了一起，我看到，聽到了，也感到了那小波浪的顛簸，它們避過了大浪，衝上了沙灘。它們的恐懼是伴裝的，它們知道大波浪是和藹可親的，因為它們可以看見有千百道陽光毫無損傷的在波上舞蹈。波浪與陽光！一隻白鷗在空中浮盪，那兒是我的小湖！

狗 Dog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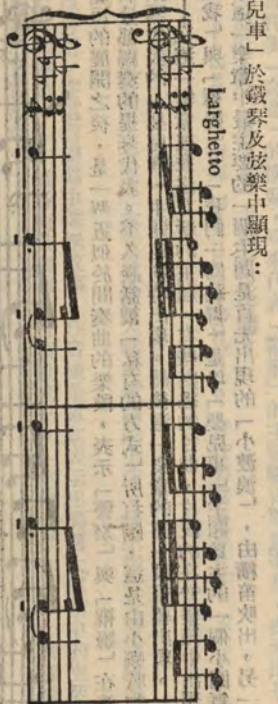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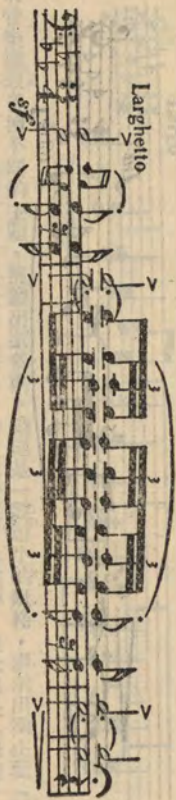
我們繼續前進，可能世界上已不會再有別的东西了，如果有也一定是多餘的。可是有啦！那是狗！我們毫無預兆的就遇到了它們，不僅是一隻——全都來了。最初是一隻一隻的，然後是一對對的，最後就成了一群。小狗和姐姐們，大狗和年老的父母，和犒肉狗，強橫的狗，憂鬱的狗，快樂的狗。它們打，跑。為了引起我的注意，那隻最小的狗開始作「服從領袖」的遊戲，所有別的狗都在後面跟着，真是壯觀！

夢 Dreams

那些狗跑走了！真是亂，可是這就是生命；我的思想漸漸麻木了，我的腦子裝得太多了。我突然感到，並非孤獨一人實在太好了。背後那種重的脚步声，使我獲得信心，嬰兒車的輪聲使我的神經平靜，我安穩的躺著，心滿意足。爲了能想得更清楚一點，我閉上了眼睛。我的思想很有趣，我想到了母親。在大部份的時間裡，母親和褓姆在我腦中好像是一個人，但是在夜裡，或是當我閉上眼睛時，我就很容易分辨出她們，因爲母親有更大的魅力。我現在可以清楚的聽到她的聲音了，並且感到了她手指的觸摸。再過一次這樣一天的奇遇，是很有趣的——長大的藍色波浪，捲繞在太陽上。比我父親還大的警察。音樂箱和我的朋友；小狗。靜靜的躺著，閉上眼聽我的車輪聲，也是有趣的。世界真奇妙！它到底有多少東西！

下本特對這首作品的分析如下：

小車！——第一樂章是一短小的序曲，介紹出主要的人物；「褓姆」「嬰兒車」及「我」。這幾個主題以不同的形式在曲中不時出現，「褓姆」在第一樂章開始時，就由兩具大提琴獨奏奏出；「嬰兒車」則由小提琴獨奏奏出。



立時，橫笛吹出一段下行的旋律，代表「我」：

大提琴：然後「嬰兒車」於鋼琴及絃樂中顯現：

小提琴：「褓姆」

鋼琴：「我」

橫笛：「我」

（鋼琴）「我」

（橫笛）「我」

橫笛：「我」

警察——起首的幾小節，描寫嬰兒車匆忙的前進，隨後「警察」出現；由橫笛，單簧管及彈撥之弦樂器奏出。



在一段簡短的展開之後，是一個近似於間奏曲的樂段，表示「警察」與「裸婦」在談話——前者以低音管獨奏代表，後者由四個分部獨奏的提琴代表。不久談話被「私有的方式」所打斷，這是由小喇叭加用弱音器以極強的聲音吹奏出來。鐵琴與鋼琴代表的「嬰兒者」主題也同時出現。然後這一樂章的第一段重覆出現。

音樂箱——在這一樂章裡並沒有新的主題，有些熟悉的名曲，片段的在音樂箱中出現（兩只木琴一只豎琴）。其間不時穿插入「我」與「裸婦」。「我們一同跳舞」是以「嬰兒車」主題為主的一個小圓舞曲。

小湖——這一樂章中最主要的一個主題是首先出現的「小波浪」，由橫笛吹出。另一是絃樂及銅角奏出的，代表「大波浪」。



狗——木管樂器以各種不同的主題，描繪出這些狗。結尾是一段短小的賦格，表示出狗在玩「服從領袖」。
 夢——前面許多「奇遇」的摘要，原來代表「裸婦」的主題變得更為柔和，表示出是「母親」。最後的催眠曲是「嬰兒」主題的一部份，由「嬰兒車」主題予以伴奏。

最佳唱片：——Hanson 指揮 Eastman-Rochester 管絃樂隊 Mercury 50126 十二吋一碟

摩天樓 Skyscrapers

摩天樓原為一芭蕾舞曲，一九二六年首次於大都會歌劇院上演。後由費城交響樂隊等以組曲形式演奏，獲得極大成功。

若嚴格加以分析，在這首樂曲中並無故事，作者僅是意欲表示出美國大都市中的生活情形，把它們簡縮為兩個最主要的目標——工作和娛樂。「二者各有其獨特的節奏性格」。「芭蕾舞的動作，」作者解釋說：「僅是一聯串活動的裝飾，反映出一些顯明的生活表面。」

芭蕾舞共分六景：

- 第一景：象徵紛擾與不安。
- 第二景：摩天樓的抽象概念，建造它的工程情形，群眾由它下面經過的情形。
- 第三景：由工作轉入娛樂。
- 第四景：遊樂場，與場中的各種活動。對工作的思念偶爾出現，隨即又轉入遊樂。
- 第五景：由娛樂轉回工作。
- 第六景：摩天樓。

紛擾不安的節奏，在短短的幾小節之中，就淋漓的描繪出一幅都市生活的畫面。參差不齊的摩天樓，高聳雲霄，過路人們的談笑聲，甚至遊手好閒的流浪漢，在音樂中都淋漓的表露無餘。

在第四景中，我們被引入了遊樂場，音樂中出現了狐步舞的節奏，同時並有一快樂，開怡而極為懶散的狐步旋律出現，由班鳩琴 (Banjo) 奏出，極為明顯。



爵士樂中有名的一首聖路易布露思 (St. Louis Blues) 在這一樂章中由弦樂器奏出，最後轉入由全樂隊造成的高潮



第五景開始不久，就可以聽到有一聲工廠的汽笛聲，招呼工人上班工作。立時「工作」的狂熱旋律就又出現了，開始的主題再度顯現，但更華麗，更有力也更具深意。最後巨大的摩天樓由樂隊以合弦奏出，一直導向結尾。

最佳唱片：無

十五、夏勃利 Chabrier, Alexis Emmanuel (1841—1894)

夏勃利為一業餘音樂家，其自身所學為法律。音樂大部份靠自修而成。他誕生於法國的安伯 (Amber), 開始學習音樂極遲。由於他能幸運的在政府機關中獲得了一個穩定的職位，故可有閒暇得以學習音樂，雖然他也曾跟隨幾位教師學習鋼琴及樂理，但他對音樂的知識大半還是靠自己盲目探索而得。

他最重要的作品是「西班牙狂想曲」及一首歌劇「自怨的國王」(Le Roi Malgre Lui)。後者已漸不大為人所注意，狂想曲則仍是一首極受歡迎的管弦小品。

西班牙狂想曲 Espana (Rhapsodie)

這一首輕快樂曲，是作者的天才，首次引起公眾注意的作品。曲中只有一個旋律是夏勃利自己寫的，很明顯的可在伸縮喇叭中聽出，其它的調子則是取自西班牙的民間舞蹈。

狂想曲中最生動的主題，是兩首西班牙舞曲：胡塔舞 (Jota) 及馬拉格尼亞舞 (Malaguena)，二者的節奏被作者廣泛的加以利用，以求獲得西班牙的固有風味。胡塔舞與圓舞曲近似，但速度與節奏都極不穩定而具有彈性。馬拉格尼亞舞為八分之三拍，但極潑發，有時更近於狂熱激動。

作者以他所收集的幾首小曲，組成了這首輕快，多彩，節奏豪放的狂想曲。他和其他幾位非西班牙籍的作曲家一樣；把西班牙的精神，氣氛充分的把握住，較之同時代的西班牙作曲家更有過之。

最佳唱片：Argenta指揮倫敦交響樂隊 London LL-1682 (反面為柯薩克夫之西班牙狂想曲)

赫巴尼拉 Habanera

夏勃利最擅長於寫作輕鬆的大眾化音樂，他的西班牙狂想曲與這一首赫巴尼拉舞曲，是每一個管弦樂隊都不可少的演奏節目。

這首舞曲原係一首鋼琴曲，一八八五年由奧國指揮莫托 (Felix Mott) 改編成管弦樂曲，它和西班牙狂想曲合並組成了一部芭蕾舞劇，稱為「西班牙」，極獲成功。目前，這兩首作品則總是被分開演奏的。

這首樂曲無需再加以分析，它那富有誘惑的節奏，熾熱的色彩和緊湊的管絃樂法，以及拉丁式的旋律，立時就將曲風表露無餘了。

最佳唱片：Moral 指揮 RCA Victor 管絃樂隊 RCA Victor 12-0769 (七十八轉)

歡樂進行曲 Marche Joyeuse

這一輕快的音樂會進行曲，原來的形式與目的並非如此。其起因為法國波爾多 (Bordeaux) 音樂學院請求夏勃利為該院寫兩首鋼琴曲，以供學生練習用。夏勃利寫成了兩首短小的作品，一稱田園序曲 (Prelude Pastorale)，另一稱為法蘭西進行曲 (Marche Française)。但是這兩首作品，對於學生們實嫌過於艱深，院方又把它們退還了夏勃利。他就把它們分開，重新改寫成了管絃樂曲。法蘭西進行曲改稱為歡樂進行曲，並把它獻給他的好友，作曲家譚康 (Vincent d'Indy)。

這首作品也是無需加以分析的，它的旋律光輝燦爛，活潑敏捷而略帶詼諧，並且具有狂歡節的活潑精神。管絃樂法宏亮，生動。

最佳唱片：Von Karajan 指揮 Philharmonia 交響樂隊 Angel 35327 十二吋一張

十六、查特威克 Chadwick, George Whitefield (1854—1931)

(1854—1931)

查特威克是一位聲望極高的美國作曲家，雖然他並沒有寫出能使世界震驚的偉大作品，他的音樂却具有不朽的重要性，他在創作及教學兩方面留給後世的影響都很大。他誕生於美國麻省羅維爾 (Lowell)，早期的音樂教育是得自他的哥哥，後進入波士頓著名的新英格蘭音樂學院深造。一般典型的美國家庭，尤其是波士頓的家庭，多半都不願家中有人去學音樂，查特威克也不例外，有一段時期，他被迫在父親的保險公司中工作。至一八七七年，他下決心要去學習音樂，不顧家庭的反對，毅然遠赴歐洲學習，一八八〇年返回波士頓，成爲一極成功之作曲家指揮及教授。

狂歡節 Jubilee

一八九六年查特威克發表了一首組曲「交響素描」(Symphonic Sketches)，其中包括了四首樂曲，而最能代表查特威克作風的，則係第一首，也就是這首狂歡節。這是一首自由形式的序曲，管絃手法極爲爽朗，巧妙。其中並採用了一些一八九六年流行音樂的片段，也有些旋律令人憶起福士特 (Stephen Foster) 等人。

最佳唱片：Hanson 指揮 Eastman-Rochester 管絃樂隊 Mercury 50104 (全部「交響素描」)

十七、柯若比尼 Cherubini, Luigi (1760—1842)

柯若比尼誕生於弗羅倫斯，爲一意大利音樂家，但當他留居巴黎時，則又被認爲是一位著名的法國音樂家。他有些地方頗像悲多汶，他自知自身係一音樂大師，且也慨然當之。當拿破倫批評他的音樂太吵鬧時，他回答說：「我知道，你喜歡的是那些不致擾你沉思的音樂。」不久拿破倫對他的作品又感不滿，柯若比尼回答說：「陛下，你不懂音樂爲何物，就和我不懂戰爭爲何物是一樣的。」這種毫無顧慮的言談當然難得皇帝的歡心，最後柯若比尼不得不躲到維也納去費避。直至拿破倫去世後，始返回巴黎，並出任巴黎音樂學院院長。由於他的學識淵博，且對藝術工作一絲不苟，影響當時的音樂界極深。

但不幸，柯若比尼的作品，能流傳至今者，爲數不多，他的一些宗教音樂目前還能聽到，而他寫作最豐的歌劇及芭蕾舞，則已極少演出。

安納克里昂序曲 Overture to "Anacreon"

這首序曲，輕鬆，愉快，簡明而通俗，結構也並不複雜，但多少有點受到一個主題的限制；這一個主題最初由大提琴奏出，然後轉入各種不同的樂器演奏。



序曲中大部份的體材均取自歌劇，但並不繁雜，它的清澈，優雅，使這首樂曲聽起來極為舒愉，且無艱深難懂之處。其中有兩點是值得注意的：在快板的中段出現漸強的管絃法，和使用了「只英國角」，在柯克比尼的時代都是絕無僅有的。

最佳唱片：無

十八、柯普蘭 Copland, Aaron (1900—)

柯普蘭為美國作曲家才藝最豐，最成功的一位。一九〇〇年誕生於布魯克林，曾隨高德馬 (Rubin Goldmark) 學習作曲，後又進入法國的芳丹白露 (Fontainebleau) 音樂學校，學習鋼琴及作曲。柯普蘭曾兩度獲得哥根漢 (Guggenheim) 獎學金，一九三〇年又以他的「舞蹈交響曲」(Dance Symphony) 獲得了勝利唱片公司的「勝利獎」(Victor Award)。他對於近代音樂極感興趣，並為美國作曲家聯盟的執行秘書。他除了是一位傑出的作曲家外，同時也是一位非成功的寫作家。

柯普蘭的重要作品有「管風琴及樂隊交響曲」(Symphony for Organ and Orchestra)，第一交響曲，舞蹈交響曲，小交響曲 (A Short Symphony)，芭蕾舞「阿帕契之春」(Appalachian Spring)，一首高等學校用的歌劇「二度暴風」(The Second Hurricane)，一組鋼琴變奏曲，以及一些劇院音樂、廣播音樂等。書籍方面有一如何欣賞音樂」(What to Listen for in Music) 及「我們的新音樂」(Our New Music) 等。

墨西哥沙龍 El Salon Mexico

這是一首極為誘人的音樂，無論是喜好悲多汝或是偏愛爵士樂的人，都同樣會被這首作品所感動。它是一幅輕快活潑，色彩粗率，筆鋒豪放的圖畫。

墨西哥沙龍是墨西哥城中一個非常著名的舞廳，柯普蘭頗為它的墨西哥風味所動，決心要作一首樂曲來描寫它。舞廳中的音樂氣氛，跳舞的人，以及其它許多小節，都使他感到非常有趣。他說：「在世界上，你還能在什麼地方看到舞廳的牆上寫着『請勿將燃着的煙蒂拋落地上，以免女士們燙傷玉足。』」

雖然柯普蘭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墨西哥沙龍裡，但他也仍然將墨西哥的生活，感情，色彩，都精縮結晶了出來。這首樂曲在表面上似乎很富爵士樂風味，但它們却是純粹的西班牙精華，並且也採用了幾首動人的墨西哥音樂。柯普蘭說

：「別的旅客會拿出照相機來告訴你一個國家的風景如何，但是作曲家却希望你能知道一個國家聽起來如何。」在這一點上，他無疑是獲得了絕對的成功。

他又說：「我並沒有追隨通則來處理主題，它們大部份是取自杜爾 (Frances Toor) 及堪普斯 (Ruben M. Campos) 二人所寫的幾首墨西哥音樂。並且直接引用了一個完整的旋律，它是堪普斯作品中的第八十四號 El Mosao。它緊隨在引句之後，兩度出現。」



這首樂曲中，悸動着興奮之情，有時更顯出了情感上的疲憊，緊張迫人的節奏，充滿了爵士樂氣息，使一流的伴舞樂隊也會感到體力難當。單簧管狂喜的顫慄長嘯，對最好的爵士舞蹈家也是一種引誘。曲中並用了一些特殊的敲擊樂器。而小喇叭與單簧管的獨奏部份，會使優秀的演奏家也將躊躇不前。

最佳唱片：Dorati 指揮 Minneapolis 交響樂隊 Mercury 50172 (反面為競技曲 Rodeo 及古[?]舞曲 Danzon Cubano)

十九、柯瑞里 Corelli, Arcangelo (1653—1713)

柯瑞里的音樂，非僅只是出於他的靈感，同時也是由於當時剛發展到完善地步的一件樂器——小提琴——之故。如果沒有意大利的幾位著名小提琴製作家——阿曼蒂 (Amati)，史特拉底瓦里 (Stradivari) 及康乃里 (Guarneri)

很可能也就沒有柯瑞里的音樂了。因為有了這樣一件樂器，他就開始研究它，試奏它，並且教授如何演奏，為它作曲，使之成為一件極其美麗而奇妙的樂器。

奇怪的是在巴赫的時代管風琴是一件極其笨拙，幼稚而重大的樂器，蕭邦和悲多汶所用的鋼琴也是貧弱而拙劣的，橫笛則是件粗糙而不靈活的樂器，一直到波恩姆 (Bohm) 才把它的鑰法加以改良，但是為它而寫的許多美妙音樂則是早在波恩姆以前就有了，目前樂隊中所用的管樂器有許多也不過只有三四十年的歷史。但是沒有任何一件樂器會由於它的進展而影響到作曲，惟有小提琴除外。有人也許會認為現在有了電風琴，一定會有許多遠勝巴赫的作品問世，但實際上並沒有。時至今日，也沒有人能為橫笛，伸縮喇叭或銅角等樂器，寫出較一世紀前更好的作品來。

我們在這裡並非輕視柯瑞里的音樂，認為他只是因為有了這樣一件樂器而寫出些東西來供他演奏。柯瑞里實係一極富創作天才與靈感作曲家。他的後繼人，包括巴赫在內，也都要採用他的曲式與結構法。甚至到目前，如果想要寫出合理作品，也仍然是必要的。

意大利製做提琴技術的完善，並不就是造成柯瑞里寫出許多優美動人音樂的主要原因，它僅不過是一種刺激而已。這些音樂的重要性，是因為在其中孕藏着崇高，有生命的種子。柯瑞里雖然對於提琴族的樂器極感興趣，但他却並沒有因之而忽略了對形式的講求，音樂的對稱，藝術上的質樸與嚴正。而他的音樂的價值，也就在於這些地方，因為它們非僅只是因為機械上的進步而造成的。

弦樂組曲 Suite for Strings

柯瑞里為樂隊作的這首組曲，是每一個弦樂部份良好的樂隊的指揮所喜愛的。它是由六十首弦樂曲稱為「小奏鳴曲」中抽選出來的。實際上它的形式和我們所知的並不相同，而更近似於大協奏曲 (Concerto Grosso)。這些作品大部份都是附有伴奏的提琴二重奏。它的基礎是一個樂隊，而以手邊現有的鍵盤樂器來伴奏，在柯瑞里的時代可能是鋼絲琴 (Claw-Chord) 或大鍵琴 (Harpsichord)。

最佳唱片：Ormandy 指揮 Philadelphia 交響樂隊 Columbia ML-4797

二十一、庫普林 Couperin, Francois (一六六八—一七三三)

庫普林和柯瑞里一樣，也是在巴赫以前對後世音樂影響極大的一位音樂家。庫普林一六六八年誕生於巴黎，他是

名極有名的大風琴家，同時也擅長於演奏大鍵琴。一七一六年他出版了一本「大鍵琴演奏法」(L'Art de Toucher le Clavecin)，這本書對後日巴赫的影響極深，巴赫並曾引用過這位法國作曲家的一些作品。而庫普林則又深受柯瑞里的影響，並也是第一個將柯瑞里的作品介紹到法國的人。

庫普林在作曲時，腦中並沒有確切指定使用何種樂器，他在一七二二年寫成的「皇帝四重奏」(Quatre Concerts Royaux) 中注明：「此樂曲係專供大鍵琴演奏用，但也可用於小提琴，橫笛，雙簧管，中提琴及低音管。」根據當時演奏者的姓名而推測，演奏時係用兩件弦樂器，兩件木管樂器，(可能為橫笛，雙簧管或低音管。)及大鍵琴。如果為了能忠實於庫普林的原作，我們今日演奏他的作品時也應如此編排才對。

土耳其王序曲及快板 Overture and Allegro from "La Sultane"

遲至一九二三年，庫普林的作品方始首次被收集出版，法國大指揮高士曼 (Vladimir Golschmann) 對於這些作品極感興趣，而其中最有趣則是一首四重奏樂曲，它由於某種特殊的原因而被命名為「土耳其王」。(La Sultane) 一九四〇年，他請求米洛 (Darius Milhaud) 將這首作品編成管弦樂曲，同年十一月米洛完成所請。次年一月由高士曼指揮聖路易交響樂隊首次公演。

這首樂曲非但是庫普林最佳的作品，同時本身也極適合於改編成大管弦樂曲，而這種樂隊則是庫普林終生未曾聽聞的。曲中包含兩個輕快的樂章，前一莊重但不過於嚴肅。次一雖與前者速度節奏及音色均相似，但更覺爽朗愉快。

最佳唱片：Golschman 指揮 St. Louis 交響樂隊 RCA Victor II-5238 (七十八轉)

節儉成性

一個阜蒙州的居民跑到當地一家百貨公司中，選定了一個手提皮包。

「要把它包起來嗎？」店員問。

「不必了，」這個阜蒙人回答，「把繩子和紙放在裡面就行了。」



友誼的演進

Niccolò Tricci 原作
侃 譯

紐約，我們公寓裡的地板，有些不對勁兒，連公寓監督也聳肩束手，表示沒法挽救。於是溯本求源，只有歸咎於進步的配合不一致，和西方文明的凋零與衰微了。這事也可勉強地歸罪在我的兩個孩子身上，尤其是七歲大的威兒，每當他在房裡拍皮球，立刻會召喚出范斯坦先生的幽靈，使一連串的作用與反作用陸續出現，結局不外是范先生敲打暖汽爐管，或者舉起東西來碰撞我們地板底下他房間裡的天花板。范斯坦先生的幽靈越來越大，終於於無孔不入，充塞於各處；威兒則不折不扣地是個玩弄皮球的魔術師的小學徒——都的、達的、達的、達的、都的、都的……

有一段時期，范斯坦先生儘自悶在樓下房裡七竅生煙，確不會讓他的幽靈透過天花板來到我們這邊。此中經過原委確是一個富於哲學意味的故事，我有充分的理由，必須予以詳細說明，因為它證明友誼並不是靜止的，實在是處於經常不斷的進化之中。

三年以前，我們根本不把范先生敲打暖汽爐管，當回事放在心上。後來，有一天，冤家路窄，我們兩人在電梯裡相遇。雖然素昧平生，却本能地彼此體會到對方是誰，於是隨伴着急促的心跳和沉重的喘息，就地展開了一場剛剛超越禮貌範疇的粗魯談話。我們爭辯得面紅耳赤，兩人都不由自主地使用上自己鄉土的方言。這樣一來，雖然

略有妨害於惡意的完全自由交流，却進一步地發現：范是從德國南部移民來的，曾經在我的祖籍地居留過相當的時期，我則是意大利中部出生的。那次我們交換意見的重點，一言以蔽之，集中在「人需要睡眠」和「孩子勢必蹦蹦跳跳」兩方面；待再次會面時，彼此都深知，自己心裡很對方得緊，於是採取外交談判的方式，來設法解決實際問題。「我們這些流浪在異鄉的亡命徒，」我首先開場說；「情緒經常都是抑鬱不樂的，」范斯坦點點頭，帶著極大的歉意解釋，即使我們赤着腳在樓上走路，樓板也會嘎吱響得令人受不住。我也抱歉地說明，早就有意把每個房間都鋪上地毯，「但是，您知道：」。他立刻搶着打岔說；「我還能不知道！您可別誤會，這根本不是您的錯。那是因為戰事的緣故，好幾年來這樓板都沒修理過了。實在是人力無法補救的一件事。」

對他同情而寬大的說法，我深表感激。他裝着說表出更令人樂觀的議論，他說，孩子們弄些響聲出來，也正是人力無法阻遏的另一項事實。我回他說：「范先生，您真是太寬厚了。說句老實話，我的孩子也該學規矩些纔是。」

「哦，不。」他說，由於面色的異常陰沉，我懷疑他是在說應酬話，「我們大家一向都被這種抑鬱的觀念，壓迫得抬不起頭來，我從小是在極端嚴格的紀律管教之下長大的，因此特別贊賞美國的制度。這裡的孩子們，愛幹啥就幹啥，他們長得更健全，更自由。」

我感激得不斷地點頭，暗自忖度該設法報答人家，

一面想到自己的孩子真不成器，顯然不配享受這份可貴的美國自由。正在我遲疑着決定答語的時候，范斯坦先生提出了要求，「我只要求你在星期六和星期日上午，至少十點鐘以前，讓孩子們穿上拖鞋。因為整週裡，我只有這點兒時間，可以安靜休息。」

「這種要求太過客氣了。」我立刻答道；「我保證您一定可以做到。」

回到家來，恰好妻和孩子都在廚房裡，我於是召集會議，宣佈剛才會與樓下的鄰居，和和睦睦地洽談過。對妻發表觀感說：「范先生不愧是個十分講理而且有禮貌的紳士。」對孩子則發佈命令：要求他們在星期六和星期日上午十點鐘以前，穿上拖鞋而且不得拍球。孩子們立刻看出這種安排的有趣之處把拖鞋與一個指定的時間連在一起，在他們心目中實在是件神祕動人的事。威兒說他將目不轉睛地注視着時鐘，時間一到，他就把拖鞋拋上天花板；五歲的敏兒聽見這話，立刻跑去臥房，拿出兩人的拖鞋，進行演習解除禁令時的興奮活動。

我和妻連連大聲地喝止，但是四隻拖鞋已經分道揚鑣，一隻落進洗碗池，一隻掉在水箱後，餐桌和煤氣爐上停留着另外的兩隻。我於是鄭重地補充說明道：「這是最重要的一點。范先在說十點鐘，並不等於十時正我們就可以開始胡鬧，發出巨大的聲響。十點鐘是整個上午大約過了一半的光景，我們不可曲解人家的意思。」

「曲解？」威兒疑問說：「是啥意思呀？」

「好好地聽着。」我說：「我的意思是這樣的，我們不可以對不起人。」接着我又補充說明，如果星期六和星期天天氣好，我們將同去公園，如果天落雨，我們將在家裡玩點安靜靜、遊戲。」

我們公寓建築的背後，赫得森河岸汽車道的上面，是一片樹木葱鬱和塊塊岩石的懸崖地。公寓裡孩子們像這兒作他們經常遊樂的場所，夏天或冬季裡陽光和煦的日子，許多成年人也愛到這兒來，躺在椅子上，眺望河上往來的船隻，一面照顧孩子們玩耍，和調解他們的吵鬧。在我們家庭會議過後沒有幾天，妻帶着孩子在那兒碰到范太太。從她口裡我們知道范先生在德國時原來是位作家，現在正嘗試用英文寫作。他在市區租有一間安靜的寫字間，每週在那邊理頭工作五天，但是由於過去在德國慘痛的遭遇，和運用英語的困難不便，他的心情始終沮喪不振。一天工作之後，他在夜裡常常不能入睡，因此不得不設法在週末靜息補足。范太太並且表示希望和我們常常見面，結為朋友。妻敘述完經過，特別對我說：「我們應該誠懇地彌補過去的罪過，表現我們確能够好好地教養兒女，使他們長成爲文雅有禮的人。」

「對的。」我附和着說，「尤其范家老兩口對我們這般寬厚；在沒使他們獲得充足理由加重我們以前，我們切不可要魯莽高攀，以免被人瞧不起。」

於是，我們的考驗從此開端。
第一個星期六的上午，孩子們穿着拖鞋，爬上臥室的

「我爲我們自己更着急和擔憂，」妻訴苦說：「除了教孩子們別出聲響而外，還得教育他們不可跟鄰居吵架。我們將來怎麼得了呢？」

「將來終歸不是眼前，」我強自鎮定地安慰她說：「

因此，大可不必擔憂。」
第二天早晨，路過孩子們的學校，使我想起一位熟識而一向佩服的校內心理學專家，於是登門求教。他說：「這種事簡單之至，朋友，如果你想灌輸孩子們，使他們存有范先生正在熟睡的意思，你自己必須先得相信如此。這跟推銷貨品心理學的道理並無二樣——你自己對之毫無信心的貨品，是絕對無法予以推銷的。此外——」他接着說明：「你所用的方法有點兒獨裁，向事前毫無準備的孩子們，要求在週末做不尋常的行動，根本是行不通的事。你應該採取漸進的方式，先培養他們的習慣，一步步地來，習慣成自然，就不會使他們吃驚和心不甘了。」

我再三地謝謝他的指示。並立刻開始自那天起，思想與行動都星期六化。儘管范先生遠在市區的寫字間，我却已經在樓上，靜悄悄地，爲他張羅寧謐的環境。一種不平凡的感覺，自然而然而地產生，彷彿我是個年輕的新娘子，正爲不久即將返家的夫婿，準備婚後的第一頓晚餐。我蹣手蹣腳地邁步，打字時也小心翼翼（我是在家工作的）；孩子們一進門，我就告訴他們說：「來，讓我們一起爲一個更美好的星期六努力吧。」

「好哇！」他們喊了起來，「現在就開始！可以用錢

書架，從架頂上取閱圖書。突然間發出驚天動地的聲響當時我正在自己房裡讀報，一口氣衝進孩子臥室，發現滿地是書、積木、和三四頭木製的牛，兩個孩子正在彼此彈備圖了禍，並且立即開始使用書、鞋子、和遊戲用的石磚互相攻擊。不用多說了，樓下的反應激烈驚人。我們當天整個下午不敢在家，可是，事後聽說，范先生始終未曾入睡。

事情發生以後，整整一個星期我很幸運地沒有再見到范先生。一天，妻在地下室，排除等層使用洗衣機的時候，碰到了范太太，兩人再度提起週末上午十點以前的禁例。那天是星期五。第二天一大清早，孩子還沒醒，我就躡進他們的臥房，把拖鞋端端正正地，放在絕對明顯可見的地方，並且在拖鞋旁邊，安放了一些顏色鉛筆、玩具、以及其他種種可供早餐前娛樂和活動的物品。那一天過得異常順利，使我們日後經常地還懷念起這一天，不斷地自問「爲什麼我們不能再來一個十二月十七日？」可惜曇花僅此一現，在我們家裡至少歷史是不重演的。

個把月以後，據可靠方面傳來的消息說，范先生竟稱我和妻是「兩個大聲喧鬧孩子的父母」。這種不友好的讚辭，像把利刃似地刺傷了我們；從鄰居處聽說，范先生自從接到歐洲家鄉寄來的惡劣消息以後，心情越發鬱悶沮喪了，尤其使我們倍感不安。

妻和我舉行一次秘密會議，商討新戰略。那天是星期一，孩子們剛剛去了學校。

子嗎？」

「孩子們們！」我輕輕地用柔和而疲倦的細聲說：「來，親愛的，好文雅的孩子！來，我們安安靜靜地坐下來，玩點兒不出聲響的遊戲！」我一面說，一面撫摸他們的頭，並且閉起兩眼，希望促進安詳寧謐的氣氛。

我專誠地全力推動這項工作，達到使我的批評者（包括妻在內），指責我使用暴力和蠻橫來維持寧靜的地步。他們或者說得對，也許我就是那種狂熱而不通人情的人物。星期四的下午，我正在客廳工作，孩子們在房裡玩，勿庸說明，范先生當時並不在家。我突然聽到擊打手鐺的聲響，使我從十九世紀的羅馬城裡驚醒，返回到現實世界，惱怒異常地責問妻「什麼時候了？」。星期六上午已經根深蒂固地進入我的下意識裡，深刻得迫使我向孩子們要求即刻停止錘打，妻帶着感兒說話，聲稱他有絕對的權利，使用他們的工具。我用盡了招數，最後吟出打油詩來說服他們，詩曰：「星四屈眼前，週末已不遠；可憐樓下客，僅得兩日眠！」妻和孩子竟然無動於衷。

當晚，我鑄成大錯，竟冒然下樓向范先生求助。他開口聲聲只在意週末的兩天，但我的熱心竟使他提出，星期日下午一點到三點，以及每晚九時以後，必須絕對地保持安靜。這未免有些過份，但因咎由自取，我自然無話可說。從此，我們開唱機或是九時以後打字，范先生就敲管子，表示不贊同，「君子一言駟馬難追」，我除了感激他，勞神協助隨時提醒我的健忘而外，氣也不敢多吭一聲。范

生的這些抗議表現得十分含蓄，大半都是任憑我們的猜測，偶而纔加入那些陰沉沉地敲打。猜測和敲打一引引出范先生的幽靈，使得我們全家人魂飛魄散，動不動就躲進廚房裡，過起逃亡的生活。我們對客人也不敢大聲談話，並且再三拜託他們切勿充份自信地邁步，以免驚起蟄伏的幽靈。

一天晚上，客人來我家——范先生的幽靈，自然永遠在場待機而動——談話起流亡以來，我們的命運始終未見改善；在意大利，暴君騎在我們頭上；在此地，却熟睡在我們的腳底下。這個笑話，說得真够精彩，竟使一位來客樂得前合後仰腰彎足頓，立刻「達、達、達」幽靈發出了響應。不久以後，「范先生睡了」在我們已不再是句普通的話語，而轉變成爲致條，演進變爲法律。我恍惚記得：在這段時期裡，我再也不能安心進行歷史學的研究，雖然行動上處處是在爲范先生的睡眠打算，思想上却充滿了深刻的懷恨。一個朋友同情我的遭遇，特將他自己公寓房間的門鑰交給我，建議我到他那裡去專心工作；結果我却利用那毫無干擾的境遇，純然培養出更深的憤恨。同時，孩子們仍然繼續地製造出聲響，而且出乎意料地，對范先生竟敢表露不敬。復活節假期的前夕，正值我想到這假期就不容不深時，我們在電梯裡與范先生相遇；他對感兒說：「你將有一個長久的假期，真是够幸運的。」感兒面上帶着微笑尖刻地回答說：「是的，我足够幸運。你可慘啦。」

這時候，我曾再度去拜訪學校裡的那位心理學專家。

運氣真捉弄人，我剛剛跨出房門，就看見范斯坦，我知道他不曾心存心來看我的，於是鼓起勇氣招呼說：「范先生，我想跟你談幾句話，請進？」他遲疑了一下，走進房門，一言不發地坐了下來。我一時忘記了張皇失措，仔細地打量對方，發覺范斯坦本人實在較其幽靈渺小許多；我過去的想法，頗有差誤，他看起來，較他的幽靈也和善多多。「我不知道你爲什麼要見我。」他開口說：「難道你想爲教小孩子更多粗鄙的笑話而找些靈感？說實在的——」他繼續着說，一面把椅子使勁地向後挪動，發出聲響，準備離去，「我始終不能確定，到底是什麼使我接受了你的邀請，跑了進來。」

我手足無措，不知如何纔好。但是本能地伸出手指着地板，不由自主地講出經常對客人們說的那一套：「務必請你多加小心，我們樓下！」他驚地瞭解了，滿面通紅，發怒地說：「不要緊！我現在在這兒，不在樓下！」我羞慚地縮回靠椅，吞吞吐吐地說：「那麼，范先生，您，您是個研究哲學的學者！」

他打斷了話頭，緊接着說：「我不明白，這跟你教孩子，欺侮一個未曾傷害過你們的人有什麼關係。如果意大利孩子都是這樣教養成人的，怪不得意大利需要個莫索里尼了！」

「您別動氣！」我說：「您也沒有理由來羞辱我！你先聽我說清楚，我自己從來沒對您使用過惡言惡語。」

「可是，孩子們講壞話的時候，你也在笑呀。你甚至

他建議我不妨採用較新進的，寓教育於娛樂的辦法。謝過他的指示之後，當天我就開始，對孩子們講起樓下魔鬼范斯坦的笑話，我教他們稱他爲「睡睡虫」；提起他的名字我們就發出新聲；並且創造出「跟范先生一樣懶」的口頭語。這個辦法很有效，一直維持到范先生病倒，必需終日臥床休養時纔放棄。在這期間，我因時制宜設立「范斯坦安靜獎」，壓服威兒在室內拍皮球的慾望，以期達到息事寧人的目的。

不幸的事終於發生。不久以後的一個星期天的下午，正當我帶着孩子走過公園，迎面碰到一批帶孩子來看望我們的朋友，一家大小一共六人。那天天氣極好，我們決定吃茶以前就在戶外遊要；回家的途中，我發現朋友的每個孩子都帶着皮球，其中的一個鞋底上釘有鐵片，於是我警告他們，關於我們腳底樓下住着魔鬼的事，威兒和敏兒也幫腔發出新聲，喊出平日所創造的各種混名。突然間，我發現趕過我們前面的，正是范斯坦先生，他臉色鐵青而嚴肅，定然正從公園散步返家，一直跟在我們身後面聽到了。他轉過身來，兩眼盯着我，用冷酷刺人內心的聲調，吐出來一句：「下午好呀。」

我整夜不曾安睡，陣陣惡夢不斷地襲來，在背後揮鞭人，冷不防被敵人捉個正着的難堪，使我又羞又恨。尤其糟糕的是我對范先生本人毫無惡意，但他一定只顧我們話語的粗鄙，而不會諷解我爲他苦心孤詣的一番心機的。

第二天，我決意勇敢地面對現實，找他解釋一切。要

於鼓勵他們。我聽見你們在公園路上的談話了，你能够聽見我「豬一樣地打新」不是嗎？」

「我？我們？不，的確，我從未這樣說過。」

「你說過。我親耳聽到的！」

「那只是開玩笑。」

「玩笑！敬重鄰居在你是在玩笑，我早就應該料到了。

有一個時期，我認爲你與一般意大利人一樣，不過是喜歡隨便；可是，我現在知道了，敬重別人對你毫無意義，你甚至於以卑劣的笑話來迫害別人，而且引以爲樂事，簡直是法西斯蒂！」

「先生！」我喊了起來，「你竟敢在我自己的家裡誣辱我！我能證明給你看，我反抗過法西斯蒂，寫過不曉得多少的文章，痛抵各式各樣的迫害。」

「也許你曾經如此。但是根據我的經驗，你現在却是在背道而馳。你始終未曾對我十分客氣的要求，盡過滴點心力，却利用這機會，把我描寫成功一個小丑，來取悅你的孩子。這種事，先生，是我所！」

「別說了，別說了！」我懇求說：「我所有的朋友都可以證明，你的要求是我兩年來費盡了心機，受苦受難日夜不忘的唯一重要的事，實在說，我可以控告你，逼得我神經衰弱了，雖然我相信，你是無意的，但是仍！」

「我？」他說，臉色蒼白得怕人，「我？我毀了你的神經？我所有的朋友也可證明，先生，你跟你的孩子才真的毀了我！你憑什麼竟敢說這種話！真是荒謬！法西斯蒂

「先生，」我說：「請聽我說！我很抱歉，我承認，你從來沒有得到過所要求的安靜休息。我告訴你吧，爲你這件事，你想不到我曾經失眠了多少夜晚，這一切都是爲了對你好。最初，我只想到使你獲得二小時十五分鐘的安靜，後來增加到三小時，最後爲了你要的安靜，我們一家生存的原則都起了變化。你的睡眠，范先生，竟支配了我的生活！你想想看，如果我不裝作跟他們一鼻孔出氣，來跟你爲難的話，又怎能說動孩子們服從條例哩？你想獲得公公正正的睡眠，就必得容忍我不太公正地對待你；因爲，孩子們如果認爲你是個好好先生，他們會要求你好得處處將就他們，如果你是個魔鬼，他們爲了避免麻煩，纔會對你敬而遠之。」

「這太可怕啦！真正法西斯蒂的理論。難道你不能告訴他們說我生病嗎？」

「我會經試過一次，可是並沒有效用。此外，儘管我不迷信，也不願拿生病來開玩笑。老提這個，遲早會弄假成真的。」

他眼望着我，咬了一下嘴唇，然後說：「你何不索性說我是個傻瓜呀？」

「我怎麼能够那麼說哩？」我解釋說：「况且，你，先生，老是那麼和氣地要求，而且臉色蒼白，使我不得不像過去那樣做。」

他縮起了眉，又望了我一眼。然後，我們倆人同時開

四之事故洋平太南

語人奶送

米郭
轍功
納僑
著譯



士忌酒。他坐在一隻臨時湊活做成的圈椅裡，兩條腿跨在半截椰樹樹樁上，那樹樁飛行員們喜歡拿它當凳子坐。這位一頭金髮的年青人，長得蠻「帥」，是個楞

「我猜，準是爲使某些人心情好受一點，他們才那麼做的。」

——講這話的白士·亞當中尉，是飛艇式及座轟炸機的飛行員。這時他正呆在瓜達康納爾島「京客。」大飯店裡啜着一瓶威

始呵呵笑起。妻挾着酒瓶和幾只杯子衝了進來，孩子們也跑過來，使勁地大蹦大跳。這次爲了怕把房子弄壞，我們纔加以制止。「據我看來，」范先生興奮地說：「這件事實在可以完全歸咎於進步的未能調合一致。」

「還有」我補充說：「西方文明的衰微。」

「確有可能。對這裡這些可愛的孩子而言，這說法大有道理。」他說。

「是的。」我回答說：「對我而言，我們竟會蠢得住到頭城裡來。來！喝點兒酒，做個朋友吧。」

於是，我們的友誼確立了。告辭的時候，范斯坦先生說：「說實在話，我寧願聲音吵，也不願意聽那些，對我不公正的謔言攻擊。成年人彼此用謊言來恐嚇和詆毀，實在是個得透頂的事，如果可能的話，我們別讓孩子們也學會這一套。」

「這次，」我肯定地說：「我一定答應你辦到無誤。」

啊，這次，我又鑄成了錯誤，輕輕易易許下諾言，每當我想到我的好朋友，范斯坦先生，即使是在深夜半夜，我仍希望孩子們玩球、跳繩、或是做點什麼出聲的事，好使他曉得，在樓上他有朋友，真心的朋友，永遠不會再糟塌或濫用他的名字。他依然那麼神經過敏而且憂傷；他的幽靈仍不時地，隨着敲暖汽管的聲音過敏而且憂傷；他的手，怕讓孩子們行動像孩子；因此，永遠徘徊在給他心靈的慰藉，或是體力的養息的十字路口。

小子。他的身世不明，大約也沒甚麼來歷；而且對未來也沒有什麼成算。他未曾計劃將來打完了仗去幹哪一行。他是屬於下了飛機只曉得打靶的熱門駕駛員之一。

但是，他們何苦要那樣做——白士滔滔不絕的聊開了，——我可不大清楚。有時我這樣想：比方說，打明天起我們開始對另一個島嶼發動攻勢。目標假定是古那尼島吧，總有一天我們要去的。頭一次派出可能由六七十架重轟炸機組成的大編隊去執行轟炸。日本戰鬥機昇空攔截你。這一次任務也許損失四架到五架轟炸機。我可以打賭回家後每人都垂頭喪氣，縱然你們也湊下去幾架小日本。

四天後你派遣第二批轟炸機群出擊。你們之中也許又塗掉幾條老命，這種任務正像飛行員們管它叫：「自殺飛行」似的，板定要死人。但可也不斷地擊落日本人。他們一個在空中開花墜落，灼爛得有如國慶節日的烟火。每一次你們在敵島的跑道上撒下大把炸彈，直到它變成了大麻皮。

最後終有那麼一天，你派出廿七架轟炸機它們全數安返基地。只有四架零式戰鬥機應戰，你把它們打得落荒而逃。你們炸跑道和建築物，直到你在目標附近兜來兜去，轉暈了頭。以後的八次任務，簡直是百無一失。你只管像頭老牛似的套上了犁具一路耕田，扔掉你的荷戟然後轉頭回家。

從那時起，有人給這種任務起了一個頭名，叫做「送奶人航路。」(The milk Run)於是大家對於這種差事

無不感覺十分愜意。他們甚至隨隨便便的派遣使命，隨隨便便地說：「明天派你們十八個或廿個再去一趟古那尼。給它再撒上點胡椒末。」他們連出發前任務提示的老規定也給豁免了，在起飛前停機線上總少不了有一群想搭便機的人，他們喜歡目視古那尼中彈時的景象。這時你真有一種替人送牛奶的感覺。每天照例給家家戶戶送奶上門，你變成了觀光大汽車的司機老爺。

自然，我不知道是那小子給這種任務惹起了這種謔名的。送奶人航路，唔，跟順着老路挨家送牛奶差不離。好比說，你那載牛奶的卡車上裝滿了TNT高級炸藥的貨色，色再配上適當的發火帽。你給卡車灌足了燒得噴噴響的一百號汽油。然後在你的駕駛艙裡，不是一隻方向盤，而是三隻。兩隻管轉彎，一隻管俯仰。你知道按規定可以載五噸特製的牛奶，可是他們一下給你裝上八噸。在指定的十字街頭你將碰上你的同盟，他們也裝着特製牛奶，你們結隊成行，不過得時時當心。當你準備交貨時，在下方到處隱埋着無數小鬼舉起〇·二吋口徑的機槍照你放花炮。萬一，一顆子彈打中了你，乒的一聲你和特製牛奶統統完蛋。如果碰巧你的下面不是陸地而是大海，縱使那架機器上任何小丁點有個三長兩短，你板定要痛快地灌上一場了。唔，你可以喻之為送奶航路，如果此話屬實，則牛奶所擠出來是些天翻地覆的牛奶而已。

拿我兩天前轟炸猛達那一趟差事來說吧，本來是不折不扣的送奶航路。我們的同胞已經把那個機場反覆炸好，我會到那兒去駐防。看來那地方比較清涼，而且水菓也不一定會少。

好哪，我們在西吉扔完了炸彈，便對着新喬治島高超低空而過。當地土人，而且我想也有不少日本人在內，在那裡町眼望我們怒吼而過。我們離橋梢不過五十來呎高，而且我們隨着地形的起伏，一上一下的飛翔。我們打破保持無線電靜默的規戒，因為日本人早已曉得我們正沖他們而來。有十二架僚機已經在目標上空，一個伙伴用話筒通知我。他指點給我位於該島北部的瀑布位置。在早晨的陽光照射下那是一股很清涼的飛瀑。不久我們飛臨猛達，送奶的路程已經完成了一半。

以後發生的事我想你已經聽過過了，我就是那個倒竊蛋。那一天有一個可惡的日本兵朝天放了一天的砲，而安排好我是板定中彈的人，彈鏈穿透後座的砲手席當場打死了老羅，不曉得到底什麼子彈擊中了他。當時我只有八十呎的高度，只好讓機頭保持照前平飛。把飛機頭導着向猛達與萬納王納二地間的海面飄落。十五秒以後飛機就沉沒了，一切都完蛋。連條救生筏也沒有留下。於是乎我可真叫泡上了。大早上七點半，沒有救生筏，除了頸上的救生圈別無長物。正好是泛乎中流，兩岸都是日本軍事的設施。有些傢伙事後告訴我，據他們估算我周圍十哩之內駐紮了八千日本兵。我猜其中有三千人都看到我的尷尬樣，我已經名符其實的變成當靶子的死鴨子。

當我的戰友們發見我已落海便組成一個空中掩護隊在

以致它的面貌好像是個既害天花，又害腳氣，又兼從馬背上跳跌下的病人。我們十六架無畏式奉命再給它加上一錘。我猜可能我們部隊不久要在它左近登陸。去的時候我領四架中途分出兵來去整西吉角的那日本高砲陣地。我們大大掃射了一陣，然後我繼續駛往猛達。

哥們，這一趟差事跟以往大不相同，不再是以前在「縫隙海域」的苦戰時期了，該記得你們當初怎麼去轟炸貴大，喀西里，維拉或猛達這些目標來着？一路都會遇上頑強的抵抗。每一個角度都有朝上向你開火的小日本。三百哩的航路，等於是通往煉獄之路。沿途兩邊那些面貌猙獰的島嶼上，到處有日本人。我頭一次上那裡去時，那是全球戰國最激烈的水域。讓你頭眩眼花回家已經是够幸運的囉！

可是兩天前我出的那趟差，好像替觀光旅行社開包車，從來我沒看到過這樣美麗的海水。那三他牙士伯島看來好似緬因州海外的一處避暑勝地。朝蜀島遠遠地躺臥在天邊。而且附近也沒有什麼大不了的高砲烟雲。說實話，每天來那末一趟輕鬆的旅行我倒是滿高興的。

西吉角是一處值得一顧的地點。日本人在那裡部署下幾處高砲陣地。我們有法子整他們。我們低空進來，把辣椒末沖他們洒開，然後一拉昇便躍過了山頭。你該記得西吉峽道吧？那是使人難忘的場面。大約有四百個小隼星羅棋佈的散佈在那一帶，中間是一條狹道，在我看來那是唯一有南太平洋風光的好去處。等蕭蕭，當我們收復西吉時上空團團轉的兜圈子。有一隻日本戰艦企圖來逮捕我，但是你認得厄地，考士傳那兄吧？我的天，在他鐵鏈彈重管之下把那隻戰艦打成粉身碎骨。我甚至眼見它變成碎片四處飛散。戰友們衝護我整整一點半鐘。到這時無線電已經接通基地。接頭的來了，他們是由紐西蘭人駕駛的P-51。老遠我就看見他整隊而來，起初我還以為是日飛機哩，我辨認飛機的本領一向很差。

好說，這一批紐西蘭人可真兇，像魔王似的，看他們的狠勁吧！他們先在我頭頂上往返兜了幾個圈子，接着有人發現在雷多法或者可命邦喀拉二地有情況。鳴的一聲，他們照直衝去。說時遲，那時快，你會看見一股濃烟直上雲霄，如果他們看不到甚麼適當的攻擊目標時。他們便略微離開巡邏圈一點點，便閃着猛達附近的可可樹叢胡幹一陣，說不定那兒正藏着有小日本在裡面。有一班日本砲兵居然調來一門海防砲架在可以够到我的地方，他們一共打出七發榴霰砲彈，打得我半死，我只得泡在水裡，照受不誤。

這是日本人的錯，誰教他們誠心要整死我把砲位調來呢？第一顆砲彈下了水，可把紐西蘭人氣瘋了。你會以為他們保護的不是我，而是一隻價值九千萬美元的動力艦。他們把隊形解散，接二連三的朝砲位俯衝攻擊，直到連附近的樹木也給炸輪下來了。他們的彈火可能烤焦了散在地上的珊瑚石。海水已經把我眼睛給灌瞎了，我仍辨得清有一架P-51冒着烟墜落在雷多法附近的海面。那天上午再也

沒有日本砲兵敢動我身上一根汗毛。

縱然如此我所受的折磨仍不算輕。海流不斷的向岸邊吹。使我逐漸漂往猛達。日本人的狙擊手潛伏在岸上不停的對我射擊。我拚命的逆着水流游泳，可是仍慢慢地隨波逐流地往敵岸飄盪。那一天為了使我保持在原地不動，我想我會經費盡游泳了廿哩遠路程的精力。有時我精疲力倦打算停止游泳，但是每當我有棄權的企圖時便「賓果」一聲尖叫，我像中了莫似的大感刺激。我一個人向敵岸和日本那面投降嗎？我必須承認敵人的來復槍彈，似乎像馬刺似的對我產生一種提高警覺的作用。

當紐西蘭的戰友看見我的苦況時，他們像獵犬搏兔似的朝着海岸線俯衝掃射。他們斬獲的成績不在少數，雖然他們離去之後仍照樣有敵彈射來，可是比以前要稀疏多了。

我相信大約這個時候紐西蘭戰友的無線電報到達桂上將總部。桂老總大約注視地圖約一分鐘之久，然後說：『把那個飛行員從海裡救出來。使用一切可行辦法。必需的話我們不惜派一艘驅逐艦去，把他搭救回來。我們的飛行員不是取用不盡的消耗品。』

當然，我自己那時怎會知道呢，但是那真是頂刮刮的政策。至少對我個人而言是如此。你可曉得，當我看見來替班的一編隊祥海軍陸戰隊F4C戰鬥機在上空兜圈子時，我好像心裡有數，似乎司令部已在生甚麼計策來救人了。紐西蘭人開始退出戰場。在他們告別之前，他們一個接着一個地對我產生一種提高警覺的作用。

不再感到迫擊砲的威脅了。日本人町眼瞪我仍安然無恙的蕩乎中流一定怒火中燒不已。

我估計大約下午二時又有卅架F4C前來換班。我奇怪他們派這麼多飛機來幹啥。與這一群傢伙相對比，連那些紐西蘭人個個都變為謹慎的角色。他們向任何蠢動的東西開砲，甚至對曾經企圖動一動的東西開砲。後來我才弄清楚其中道理。

一架黑色的大PBY飛船文靜地從縫隙海域一路嫻嫻而來。後來我才知道那便是駐防在海列嗎紐西蘭空軍分隊的關蒂少校。他曾向司令部誇下海口說能夠把他的水鴨式降落在任何有水的地方。我的天，他真的辦到了，一點不假。他在這一片海灣上空繞飛兩圈，發覺必須順着猛達陸上跑道的方向朝海灣裡降落，便把計劃用無線電透露給掩護的F4D。他開始下降，航線正在日本軍事設施的正上方。他的水鴨又低，又大，是多麼顯著的靶標。但是他毫無顧忌的朝下落。在他的前方，上方，與後方銀光閃閃的F4D毫無懼忌的穿過圍拱着，好像小而兇猛的昆虫拱衛着龐然大物的花瓣蝶。F4D以全力向地面掃蕩。

PBY美妙的安然降落。F4D機群監視着海岸線。關蒂把他的巨機向我的救生筏滑翔過來。F4D以低到無以復加的高度在頭上掠空而過。PBY來到我的身旁。F4D在保護着我們。我把救生筏釋放掉上飛機，馬上砲塔的罩蓋便關好了。紐西蘭射擊手在放活地旋迴着他的機槍，擺出準備放槍的姿態。人們在輕聲喝采。

一個地對我俯衝，震得我半死。然後臨別紀念似的再朝猛達掃射一記，就開始開步回家。

F4C機隊對我所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去給我一隻救生筏。第一試着水位置過於靠下風一點，那夜朝海岸飄去了。可是被另一架F4C把地撿成裂罅。第二條救生筏降在我上風方向，逐漸向我飄來。啊！這玩意真棒，我把氣筏從包裝袋內取出來，搖曳着二氧化碳瓶的手幫浦，那可愛的黃玩意便鼓足了氣。

可是對我而言，困難剛剛開始。這時風力加上水流加速地連人帶筏向海岸吹。我盡全力划着木槳使它往後走，直到右臂沒法抬起手來。不久，一個智力測驗可以考450分的F4C飛行員把他自己的降落傘甩給了我，——夥計，我多麼渴望拜見這位救命恩人哪——那是他自己用的傘，自他施捨我之後，他便孤另另地在高空靠自己了，而這個降落傘對我的用處却大極了。它變成一個上好的船錨。它遠遠地拖在後面使着隨浪飄流的速度大減。那個陸戰隊飛行員對我而言甜美得像一塊小酥餅。

這時已到中午，雖然我歷經驚險險狀的場面可是仍不免饑腸轆轆。從救生筏內我找到一個緊急口糧袋吃了一頓美味的干酪。日本狙擊步兵雖逐漸凋零，可是有一門長程迫擊砲開始對我轟擊。大約射了廿發。我不大在乎，我已填飽了肚皮，頭上又有大蛇的F4C戰鬥機護着。哦，那些可愛的飛機，他們像蜂窩給入搗毀的出巢馬蜂似的直奔目標而去。只聽兩三聲頗為響亮的「孔隆」聲，於是我們就

可是想不到下一瞬間發生的事竟使前功盡棄。從岸上一個精靈的小日本猛擊了幾砲。他的砲似乎一整天沒有露過聲色專門等這隻那派用場的。有一種裂帛似的響音，第一砲便把PBY的左翼給打斷了。在PBY來得及把他連人帶砲化為灰燼之前那日本人也來得及又加了三發。頭二發落了空，可是第三發，把翼尾組給掀掉了。我們的飛船在往下沉。

我們連忙放出救生筏然後儘可能搶出必需的裝備來。我來得及搶出六具降落傘，不久在猛達灣裡多添了我們九位仁兄，在忙著用傘下鍋。一個個困坐在愁筏裡。關蒂少校對這件事特別感覺氣憤填膺。他悲戚地跟我們說：『我到這裡作戰以來，這是經我手損失掉的第二架PBY。』此時乘班的是一批野貓式F6R海軍戰鬥機。我想他們似乎比以前的紐西蘭軍和陸戰隊兩路人馬要穩重得多。不過那是在日本人開了兩發比較接近砲彈來以前的想法。過去我從未看見過F6R怎未作戰的。五架F6R攻擊那個砲位時拿出了拳王鄧捷克打擦魏那德的路數。甚至連從未見過F6R的紐西蘭人也驚訝不已。這種飛機名之曰戰鬥機？論體型則更像中型轟炸機，我們當時處境雖極艱苦，但是我們居然有餘裕大家盛讚F6R的演技。『日本人沒法可以抵擋得了這種飛機，』一個軍官說：『它太偉大了。』

你是說他們從母艦上放出那種大飛機嗎？『另一個詢問道。

『他們把小雜種捧得沒有還手的餘地，不是嗎？』得



孤 女 尋 親 記

一 隱 山 一

這個孤苦伶仃的六歲小女孩，她的名字叫瑪麗·約倫黛聖傑斯特，每一個遇到她的人，都下緊被她深深感動……



這孩子赤着一双脚，腳上沾滿塵土。在海地，祇要天不下雨，道路上就佈滿灰砂。她穿着一件褪了色的藍斜紋布衣服，耳朵上戴了一付廉價的大圓圈耳環，但她驕傲地相信這付耳環是純金製造。在正午酷熱的陽光下，她像個大人似地沿着路邊行走，口裡咬嚼着一小截甘蔗，強忍住腹中饑餓的痛苦。

她的名字叫瑪麗·約倫黛·聖·傑斯特，但她稱自己為約倫黛；清秀的小臉上，鑲着一對明亮的棕色眼睛，柔軟的嘴唇邊，透着一絲悲哀的神

到這種掩護我們大為安心。除非日本人第一砲便打中我們，否則他便完蛋大吉。他沒有開第二砲的機會。因此當我們發現約有一半數的F4U向雷多法撤退時大家不免十分沮喪起來。此後我們簡直不知他們的去向。約一小時後，我們發現卅架新到的F4U從雷多法方向低低地飛馳而來。其中有四架加速前來接班，好讓那些已歷疆場的F4U退出戰線。這時F4U已向縫隙海域引退，我們奇怪甚麼戲要接着上場。

後來我們看見了，從靠近雷多法附近的秘密據點那裡四架F4U領來了兩艘魚雷快艇。他們直奔猛達港而來，要當日本人的面對他挑戰。在天上陸戰隊飛行員們隨洋洋的竄來竄去，好像海豚在大海中戲水。

往下你都清楚了，那是查士濕中校麾下的魚雷艇。過去駐防在吐那吉嶼，現在却隱藏在羅素島附近。某一偉大軍事行動似在醞釀之中，他們偷偷的來到了雷多法。大約要攻擊某一特別目標。但是桂斯特却這時大聲叫道：『把攻擊先丟在一邊，我們一不作兩不休，把那個飛行員先救回來。』他命令參謀們得想點別的名堂去鼓搗那準備中的大攻勢，也許用驅逐艦來代替魚雷艇吧。

我的話已成尾聲。有兩個老猶太型的日本人準備好幾門野砲正嚴陣以待，與上次打PBV的作法如出一轍。但是這次他們計未得逞。我的天，F4U裡的陸戰隊飛行員可真把這些日本人整慘了？那是我攀登魚雷艇以前臨別的一瞥，我看見十二架F4U正向一個山頭俯衝。

費東尼，請把酒瓶傳送給我。唔，昨晚我們曾算過一次總賬。我方損失了一架P-40，一架PBV。我們擱置了桂上將預先使用魚雷艇的作戰計劃。我們大大方方派出P-40，F4U和F6E來巡邏掩護一如揮金如土的豪賭客。我們估計支出的總賬不致少於六十萬美元，只爲了救出猛達灣外泡在海水裡的一名飛行員，爲一個飛行員付出六十萬美元——一講到這裡，白士·亞當便大大吞了一口威士忌。他倒臥在京客大飯店那種專門稱痛屁股式的臥椅裡——但是我們支出的每一分錢都是值得的，假如你正好是那位黃金之子的飛行員。

(完)

The Milk Run

Tales from the South Pacific

去年夏天我帶着小孩們到鄉下一家親戚家中去小住，小孩們都是有生第一次過農家生活，所以我警告他們須遠離那些家畜，因爲有些要咬人，有些則要踢人。

有一天在野外玩耍時，他們碰着了「一個黃蜂窠，我的大女兒哭叫着跑來：『一隻黃蜂咬了我一口。』我一面安慰她，一面向她解釋，蜂子不會咬人，因爲它們沒有牙齒，我的女兒就說：『那麼它們踢起來可真利害。』」

情，她才祇有六歲。

兩名村女，蹲踞在路旁的水溝邊洗衣服，木棒的撞擊聲，敲破這炎午的寂靜，她們是既熱而又困倦。

「你看你！怎麼可以這樣？把髒水都灑到我洗乾淨的衣服上，你是不是故意這樣？哼！我想你一定是故意的！」

「我才不是故意的哩，誰叫你把洗乾淨的衣服放在這邊，這怪你自己！還在這兒怨什麼人。」

「哼！我真不知道剛才為什麼會約你一道來的。」

「我才不是跟你一道來的哩，是你自己跟着我來的，我真替你難為情。」

約倫黛走到她們身旁站定，「哈囉，」她說，她的聲音十分甜美，雖含悲哀，但仍是非常悅耳。

一名洗衣婦帶着憤怒的神情抬起頭來，一面揮去指上沾附的肥皂沫。「哈囉，你要什麼？」

「我不要什麼，謝謝你，我就是借問一下通往王子港的路。」小女孩答。

「通往那裡？」

「王子港，就是我們的首都。」

「天哪！」這洗衣婦驚訝的叫道，一面用赤裸的胸碰碰她的同伴。「你聽到沒有？這孩子要到首都去哩！」

她的同伴停止洗衣服，繃着眉頭望着約倫黛說：「你要步行到首都去嗎？」

「我必須去，我的爸爸住在那裡，我一定要去找她，

我的媽媽昨天死了。」

「哦，你的家住在那裡？」

「現在已經沒有家了，我原來和媽媽一起住在阿奎恩。」

「那麼，小姑娘，你已經走了十六哩，還得再走七十五哩。」

「這麼遠？」

「是有這麼遠。」

「那我得快些趕路了，」小女孩說，抬起沾滿塵土的腳，急行幾步後，又禮貌地回過頭來說：「謝謝你們。」

兩名村女目送小女孩的背影消失，然後沉默地互相凝視了一眼，繼續開始洗衣服。當木棒高舉時，帶起一片肥皂沫，飄落到那堆清洗乾淨的衣服上。

「哦，我真該死，又弄髒了你的衣服，讓我來替你再洗一遍。」

「沒有關係，」另一名村女回答：「一點肥皂沫不會破壞友誼，把你自己的衣服洗好，讓我們一道回去。」

在海地，每晚六點鐘天色就變得昏黑，許多迷信怕鬼的人晚上不敢獨行，但是約倫黛並不害怕，當夜色迷曠時，她就在路邊的草叢中暫時棲身。

一名中年漢子提著燈籠走過，發現她獨個兒靜臥在草地上。

「要吵得我頭疼？」

他們同時住口，斜着眼睛好奇的打量約倫黛。

「噯，這樣好多了，」中年漢子疲倦的說：「現在我們一起回家去。」

「對不起，」約倫黛說：「我想先去河邊一趟行不行？如果路不很遠？」

中年漢子摸了一下鼻頭，他本來想問：「為什麼？」但他沒說出口。「好的，」他說：「我帶你去。」

中年漢子領着孩子走到河邊，他舉高手中的燈籠，讓孩子可以看清前面的小徑。約倫黛步入小河中，然後脫去衣服，用河水洗淨她那棕黑的小身體，當她穿上濕衣服回到岸邊時，夜風吹得她微微顫抖，中年漢子和兩個小孩站在岸邊默默地望着她。

「謝謝你們，」約倫黛說：「我現在身上清爽多了，不會弄髒了你們的家。」

那是一間尖頂的小茅屋，屋裡除了幾件自製的粗傢俱外，可謂家徒四壁。

「這是約倫黛聖傑斯特，」中年漢子向他的妻子介紹說：「她和我一起吃晚飯。」

他的妻子聽了他的話後，頓時兩手叉腰，這是村婦們在準備吵鬧時的慣常態度。

「我們是不是突然發了財？」她問。

「這小姑娘今天從阿奎恩來到這裡，她走了一整天又累又餓。」

「哦，」他叫道：「你躺在這裡做什麼，孩子？」

「睡覺，」她答；一面彎身坐起，「這裡不可以睡覺？」

「你是誰？」

她告訴他他是誰，於是她仔細地看了一下她的臉色說：「你今天吃過東西嗎？」

「吃過了，謝謝你，一位太太給了我一點花生糖，我自己又找到了幾個芒果。」

「你跟我一道回家吃頓晚飯好不好？」

約倫黛猶豫了一會，於是站起身來，「好，」她回答。

「但是我先要找到我的孩子，」他說；他告訴她：沒有兩個孩子，一小時前離家去河邊取水，直到現在還沒有回來，因此他很擔心。正說到這裡，路邊黑晚處響起兩個孩子的爭吵聲，爭吵的原因，大約是女孩子用水潑灑男孩子，而男孩子就把她推跌河中，他們爭吵的聲音極為尖銳，這中年漢子聽了不禁低聲嘆息。

當孩子發現父親站在他們的面前時，登時住口止步，那女孩子大約較約倫黛大一兩歲，男孩子大約十二歲，兩個人的身上都是又濕又髒。

「我找了你們好久，」中年漢子說。

兩個孩子同時開口告狀。

「住口！住口！」中年漢子叫道：「你們是不是一定

「隨你的便，反正錢是你賺的。」
屋裡的飯桌上，已經放好了五份餐具，那婦人又拿了一只茶盤放在桌上，一面叫她的兒子端來一張坐椅，中年漢子示意大家坐下用餐。

約倫黛爬上椅子，她双手合十，閉上眼睛。

「這是做什麼？」婦人問。

「我想她是在感謝天主賜給我們食物，」中年漢子說：「是不是，約倫黛？」

「是的。」

「她應該感謝我們才對！」婦人說。

晚餐在靜默中度過，祇是那兩個孩子因爭奪最後殘留的麵包，再度發生爭吵，中年漢子並沒有制止他們，他若有所思地望了一眼坐在身旁的約倫黛。

當約倫黛用罷晚餐爬下坐椅時，她問：「我可以幫忙洗碟子嗎？」

中年漢子最初沒有聽懂她的話，於是她再說一遍，他領首表示允許。

約倫黛將茶盤洗淨再擦乾，於是她說：「多謝你，我現在可以走了。」

「你願意在我們家裡住一晚嗎？」中年漢子問。

「不，謝謝你，我要趕路呢。」

「告訴我，」中年漢子說：「你相信自己真能夠步行到首都嗎？」

「當然，祇要不停地走總會到的，是不是？」

。

「是的，安東尼。」

「祇要不斷地走，總會達到目標，但是做妻子的，却不應該嘮嘮叨叨，成天埋怨不休。」

「是的，安東尼，你說得對，我很慚愧，」她伸手握住他的手，「安東尼，你去追她回來！」

然而約倫黛並沒有躺在路邊歇息，因此安東尼沒能追到她，吃飽了肚子的約倫黛，決定在休息以前，再步行幾哩路。

她走到雙腿酸痛才止步在路邊找了一塊草地躺下休息，直到過路行人的說話聲將她驚醒。

★

天色仍然昏暗，但山峯上映着一片微光，顯示黎明將至，幾只燈籠發出微弱的光，在路上閃爍不定，她知道這是趕集的村女，約倫黛站起身來，拂去衣服上沾染的塵土。

★

當村女們發現她時，不禁停止脚步，她們一共是七個人，把約倫黛圍在中間，不住地問長問短。她們問清楚這小姑娘的身世後，彼此搖頭嘆息，其中一位較年輕的村女，攙起約倫黛的手說：「我們要去聖米謝鎮趕集，你跟我們一道走，如果我的蔬菜能賣得好價錢，我要給你買麵包讓你帶在路上吃。」

七十一歲的艾彌爾赫恰脫，在聖米謝鎮上開了一爿大雜貨店，一邊出售煤炭，五金和布匹，一邊出售紅豆，大

「好極了，晚安，約倫黛，謝謝你。」

「你為什麼要謝我？我有什麼值得你謝的？」

「非常值得，」中年漢子說，他親自送她出門，直到約倫黛那細小的身形消失在黑暗中，於是她轉身面對自己的兩個孩子，他們又在爭奪一張坐椅而互不相讓，但當他們看到父親臉上的表情後，不禁目瞪口呆，停止爭奪，因為他們從未見過那種表情。

「拿只燈籠，到河邊去洗洗乾淨，」中年漢子對他的孩子說：「你們身上髒極了，洗完了趕快回家，別再爭吵否則你們會後悔的，不要告訴我天黑了你們不敢出去，那個六歲的小女孩一點都不害怕。而且……不，別的話明天再談，走！」

孩子們畏懼地向門外望了一眼，回過頭來想求得父親的寬恕，但中年漢子帶着同樣的表情，嚴厲地瞪着他們。於是男孩子握起女孩子的手，一同走出門外。

中年漢子轉首望定自己的妻子，「賽麗絲，」他說。

他的妻子也因為丈夫表情的突變而感到莫明其妙，她走到他面前站定，懷疑地認着他的臉。

「你曾經孤苦無依的挨過餓嗎？」他問。

「沒有，你總是儘量的照顧我，」她答。

「儘量照顧你，是的，賽麗絲，從今以後，我希望你不要再整天的埋怨我，當我需要幫助的時候，給我一點幫助。如果你早能這樣做，我們就不會永遠貧窮。你聽見那個小女孩說的話嗎？祇要不停地走，就可以到達王子港

米和來自首都的罐頭食物，他的脊背彎曲，鼻子上掛着一個肉瘤，別看他外貌醜陋，生性刻薄，却是這鎮上的一名富人。

他正在稱量一包包的紅豆，注意使每包的重量要比一磅少上一、二兩，以博取雙重的利潤。

約倫黛隨着村女進入店中，年青的村女從頭上取下菜籃放在櫃台上。

「我有一些洋芋、紅薯、胡蘿蔔和白蘿蔔想賣給你，」她說。

「這些東西我店裡早已有，」艾彌爾聳了聳肩說。

「真有了嗎？」村女說，眼睛四下探視，「放在什麼地方？怎麼我看見？」

「告訴你有就是有了，」艾彌爾不屑地說。

「那就算了，」村女說，用手提起菜籃。

「慢點，讓我先看看你菜籃裡的貨色，」艾彌爾說。村女默然將籃裡的蔬菜傾倒在櫃台上，於是退後一步，叉手等待。

「嘿……，」艾彌爾說：「我已經告訴你我這裡不缺蔬菜，但是願意給你八毛錢這幾樣東西買下來，這個價錢已經足夠高了，今天早上鎮上的新鮮蔬菜特別多哩。」

「一塊六毛錢，」村女說：「這胡蘿蔔和洋芋都是新上市的。」她說到這裡，不禁輕輕地嘆了一口氣；因為艾彌爾如果出價八毛錢，那麼你最多也不過爭到一塊錢，而且得花上半小時的時間討價還價，事實上，這蔬菜至少是

艾彌爾所出價格的兩倍。

「好不容易生意才談妥，當艾彌爾將一塊錢付給村女時，她抽出一毛錢放在櫃檯上。」

「給這個小姑娘一些香蕉和麵包，」她說。

艾彌爾斜睨地瞥了約倫黛一眼，他拿了三個小麵包捲和四根過熟的小香蕉放在櫃檯上。

「怎麼？一毛錢祇給這一點東西？」村女倒吸了一口涼氣問。

「香蕉這幾天缺貨，所以貴得很，」艾彌爾平靜地說

「誰說香蕉缺貨？你賺錢賺得太不成話了，你簡直就是一個賊！」

「我向來是慷慨的，相信我，」艾彌爾答。

那村女拍着櫃檯，大聲叱罵，但艾彌爾祇是聳了聳肩膀，最後村女失望地轉過身來，向約倫黛嘆了口氣說：

「我已經盡了最大的力量幫助你，但是這個人簡直沒有心肝，這點東西給你帶在路上吃吧，願天主保佑你。」

約倫黛搖了搖頭，她說：「謝謝你，這東西我不能帶，他明明是欺騙你嘛。」

「我知道他是欺騙我，他除了欺騙人還做過什麼好事？」

「我不需要任何東西，真的，」約倫黛說，抬頭望着櫃檯定櫃檯裡的艾彌爾，「請你把錢退給我，先生，」她說：「我不收。」

她伸出小手攔住村女的手說：「多謝你，」她說：「我現在要趕路了，再見。」

村女和艾彌爾目送着她的背影消失，然後大家互望了一眼，那村女終於開口說：「你知道這個小姑娘要去那裡，赫格脫先生？她要用她的那雙小腳走到王子港，她從阿奎恩來，她的母親死了，她要去王子港找她的父親，她沒有食物，也沒有錢。」

雜貨店老板俯首望着放在櫃檯上的麵包捲和香蕉。

「把一毛錢還給我，」村女說。

他沉默地將錢遞還她。

「你忍心看着那個小姑娘挨餓，天主會責罰你的，」村女說，一面氣沖沖地走出店舖。

艾彌爾木然地站在櫃檯裡，眼睛凝視着店門。他呆望了二十分鐘，直到他的妻子替他送來一杯咖啡和一碟白糖。

他這付神情使他的妻子大為驚異，「怎麼回事？你今天早上不舒暢嗎？」她問。

「沒有什麼，」他答。

「你是不是生病啦？」

他站起身來，「你替我看守一下店舖，我要出去一會兒，」艾彌爾說，迅速揀了十二根香蕉和一大塊麵包，用棕色牛皮紙包好，匆匆衝出店門。

然而太遲了，也許是他的年紀太老，才走了半哩路，兩腿就酸痛難當，沒奈何祇得坐在路邊的一塊石頭上喘氣

休息。

一輛載運着石塊的舊卡車從他的身後駛來，捲起一片塵土。他站起身來，招手喚司機停車。

「朋友，」他說，一面將手中的棕色紙包遞給司機，「請你幫我一個忙，前面的路上，有一個這樣高（他用手比了一下高度）的小姑娘在步行，她要到王子港去，請你把這個紙包交給她，告訴她這是聖米謝爾雜貨店老板送給她的，並代我向她表示歉意，」他從衣袋裡摸出一枚銀幣，放在司機手中說：「這錢是給你的，麻煩你啦。」

「我一定替你辦到，」司機答。

艾彌爾緩步回到店中，他的妻子正在秤量一包包的紅豆，他默默地看了一會，突然一把奪過他妻子手中的秤桿。

「每只紙袋中要秤足一磅紅豆，」他憤怒地說：「你是在欺騙！你知道欺騙是不應該的嗎？」

卡車司機在半路上發現蹣跚獨行的約倫黛，他停住汽車，將紙包遞給她。

「那個老頭子說你要步行到王子港去，這是真的嗎？」司機問。

「是的，」約倫黛答。

「那麼，我的車子雖然不到王子港，但我還是能載你走一段路，上來吧。」

約倫黛爬上卡車，坐在司機身旁。這也是她平生第一次坐汽車，因此感到無比的興奮，好一會她才恢復平靜，用

手打開棕色紙包。

「哦，」她叫道：「我有這許多吃的東西，你也吃一點好不好？」

司機好奇地瞥了她一眼問：「你為什麼要去王子港？」

約倫黛將去王子港的目的告訴司機。

「我對王子港的情形很熟悉，」司機聽罷她的話後，總着眉頭說：「你爸爸的名字叫什麼？他住在那裡？」

「他的名字叫阿曼德聖傑斯特，住在那裡我不知道，我想他一定是住在一座漂亮的大房子裡，他會畫很美麗的油畫，我媽媽時常向我談起他。」

司機伸手摸了一下耳朵，「阿曼德聖傑斯特？他是一個畫家？他長得什麼樣子？」

「我不知道，我沒有見過他，他很忙，沒有時間來看我們，我相信他一定長得很高很漂亮……」

「你從來沒有見過他？」

「沒有，但是他時常送東西給我們，我帶的這付金耳環就是他送給我的，」約倫黛快樂地回憶說：「我會很容易地找到他的，他很出名也很有錢，你也吃一點東西好嗎？」

司機好奇地又瞥了她一眼說：「你不餓，你自己吃吧，吃不完的好好留着，你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呢。」

卡車司機將約倫黛送到比特高夫鎮的公共汽車站，這裡距王子港還有四十五哩。一輛將開往王子港的桔紅色大客車，停在車站的路邊，車上擠滿乘客，四周還圍了許多

人在大聲爭吵。卡車司機奮力擠入人叢中，要求客車司機設法將約倫黛帶到王子港，票價他願意代付，但客車司機無可奈何地搖了搖頭說：「沒有辦法，車裡擠滿乘客，連車頂上都坐了人，還有這些客人吵着要上車，如果我答應你，這些人硬把我撕成片片了。」

「她祇是一個小女孩，」卡車司機繼續請求。

「她就是一隻耗子我也沒有辦法帶她去！」

卡車司機絕望地回到約倫黛身旁。

「真抱歉，小姑娘，」卡車司機說：「這點錢送給你路上買東西吃，希望你能够找到你的爸爸。」他將約倫黛抱下卡車，在她的頰上吻了一下，然後搖了搖頭，開車離去。

約倫黛繼續步行，走累了就坐下休息，肚子餓了就吃紙包裡剩下的麵包和香蕉，天黑了就在路邊的大樹下睡覺，天亮了再繼續她的旅程，她在小河中洗臉洗澡，當紙包裡的食物吃完後，她又用卡車司機留給她的錢，在路邊的小店裡買取食物充饑。

道路的修築漸漸改善，顯示着首都王子港距離不遠，長途跋涉使約倫黛的一双小腳磨起了許多水泡，她強忍住疼痛，掙扎着繼續步行。

王子港一定是一座非常大的城市，約倫黛心中暗想；城裡住着許多人，有許多商店和房屋，還有一座白色的大樓，裡面住着大總統。

走着走着，她進入一座公園，公園裡擠滿了人——好像全世界的人都集中在這裡。突然她發現身旁有一個女孩子在哭，這個女孩子比她還小，但她腳上有皮鞋，身上穿着一件漂亮的粉紅色衣服。約倫黛停步觀看這女孩滿是淚痕的臉。

「什麼事？你為什麼哭？」

「我找不到我的爸爸和媽媽！我爬下汽車去看遊行，現在不認得回去了！」

「我幫你找他們，來，拉住我的手。」

她們一同擠出人羣，約倫黛在前面開路，鬧聲喧嘩中，她無法問那位小女孩的爸爸媽媽長得是什麼樣子，因為小女孩已經嚇得神魂顛倒，現在的唯一辦法，就是擠出人羣，然後再找那輛汽車。

她們終於擠出人羣，約倫黛抱起小孩粉紅色衣服的底邊，替她揩乾臉上的淚痕。

「我們總算擠出來啦，現在讓我們找你的爸爸媽媽，你叫什麼名字？」約倫黛問。

「瑪格麗特。」

「那麼，瑪格麗特，你先停止哭泣，你已經是個大孩子啦，再哭多難為情，我會保護你的。」

兩個孩子開始觀察停在路旁的汽車，但沒有一輛是屬於小女孩的爸爸的，她們從一條街找到另一條街，當她們兩手牽着手站在馬路邊時，突然小女孩叫道：「哦，他們在那邊！」說着拉了約倫黛就跑。這時面前正有一輛參加遊

中午時分，約倫黛終於到達首都的市郊，眼前的景象，不禁使她大為驚恐。馬路兩邊擠滿了人，他們穿著奇形怪狀的衣服，臉上還戴着面具，鼓鑼聲耳，人們在馬路邊又跳又叫。

約倫黛走到一位婦人身旁，輕輕拉了一下她的衣服問：「對不起，請問一聲，城裡是不是每天都這樣熱鬧？我今天第一次來到這裡。」

「不是每天這樣，小姑娘，今天是慶祝大遊行。」

哦，原來是慶祝大遊行，這在阿奎恩也是非常熱鬧，祇不過沒有這樣多的人而已。她心中暗想：真不巧，趕上這場熱鬧，要找他爸爸的住處，今天恐怕更不容易了。

她好不容易擠進城裡，抬頭觀望，城裡的房屋較她想像中的更巨大，道路四通八達，使她頭暈目眩，她好似抓住一個行人的手問：「對不起，你能告訴我阿曼德聖傑斯特住在那裡嗎？是他一位畫家。」

「什麼人？」

「阿曼德聖傑斯特，你一定知道他，他是一個很出名的。」

然而事實大出她的意外，幾乎沒有人認識這個名叫阿曼德聖傑斯特的藝術家，一位婦人認識一個姓聖傑斯特的人，但他是一個烤麵包工人，名字叫馬塞爾。另一位男人也認識一個姓聖傑斯特的人，但他的名字叫阿爾弗得，是在銀行裡工作！都不是約倫黛所要找的人。

行的花車駛過，約倫黛連忙告戒地說：「等一下，瑪格麗特，」但小女孩已經向一輛汽車奔去。

那輛汽車裡坐着一個女人，車旁不遠處站着一個男人，當他看到小女孩經過馬路向汽車奔來時，不禁緊張的大叫：「留心！瑪格麗特！」

這一喊造成了嚴重的錯誤，因為瑪格麗特聞聲止步，正站在花車的前面，花車上的司機刹車不及，眼看警車輪就要從孩子的身上碾過，約倫黛盡力拉扯她同伴的手，但這個小女孩已經驚恐得雙腳癱瘓，動彈不得，汽車裡的女人高聲尖叫，汽車旁的男人用雙手蒙住臉孔。

約倫黛情急智生，她攔腰抱起她的同伴，奮力向路邊衝去，在這間不容髮的一瞬中，花車的車頭擦身而過，但車上綁緊的牌樓，却碰了這兩個孩子一下，將她們衝翻在地上。

小女孩迅速從地上爬起，她沒有受傷，筆直向汽車奔去，但約倫黛却躺在地上一動不動。站在車邊的那個男人，連忙搶上一步，俯身抱起約倫黛，看了一下她的臉，匆匆將她抱上汽車。車裡的那個女人正在攙緊她的女兒哭泣。

「這個孩子受傷了，你抱着她，讓我開車去看杜蒙德醫生。」小女孩的父親說。

車裡的那個女人點頭，放開懷中的女兒，伸手接過昏迷不醒的約倫黛。

汽車在杜蒙德醫生診所前停止，小女孩的父親將約倫

黛抱下汽車，走進杜蒙德醫生的診療室。小女孩的父親年紀很輕，衣着非常高貴，醫生對他的態度也十分恭敬。當醫生爲約倫黛檢查時，他站在旁邊緊緊地搓着手。

「她沒有受傷，亨利，」醫生說；「骨頭也沒有斷，你要送她回家嗎？告訴我她的家住在那裡，我明天再去看看她。」

「我也不知道她的家在那裡，保羅，我連她的名字都不知道，我祇知道她救了我孩子的性命。」

當約倫黛恢復知覺後，她回答他們的詢問，告訴他們她是誰。她說：「我來這裡是要找我的爸爸，也許你們知道他住在那裡？」她告訴他們她爸爸的名字以及她所知道的一切。

兩個男人默然對望了一眼，於是亨利溫柔地說：「今天要找你的爸爸恐怕不容易，小姑娘，我想帶你一回到我的家裡，明天我再帶你去找你的爸爸，好嗎？」

「但是你不認識他？」約倫黛急切地問。

亨利笑着吻了她一下，「我明天再回答你的一切問題，小姑娘。」他說。

亨利將約倫黛接回家中，這是一座很大很漂亮的房子，屋子裡陳設着發亮的桃花心木傢俱，花園裡長滿了美麗的花朵，約倫黛心中暗想；她自己的爸爸住的房子一定也是這樣豪華，她吃罷晚飯，洗了一個熱水澡後，就上床睡覺，這幾天她是太疲倦了，因此一上床就進入夢鄉。

次日清晨，約倫黛依然酣睡未醒，但亨利先生已從車房裡開出汽車，動身前往護術館。

「你知不知道這裡有一位畫家，名字叫做阿曼德聖傑斯特？」他向護術館的辦事人問。

「阿曼德聖傑斯特？是一位畫家？」對方皺着眉回答。

「我想是的，」亨利嘆了一口氣說。

失望之餘，亨利又開車去至聖馬瑟學院，去找一位他所熟識的神父。

「這件事情不太難辦吧？神父，」亨利說；「你可以打電話給阿奎恩天主堂的神父，請他們打聽一下，好嗎？」

「好的，我替你打電話去問，明天一有消息，我就打電話到你的辦公室通知你。」神父答。

「我明天不上班，神父，我在家裡等你的電話。」神父並沒有打電話，而是親自前來。他心緒沉重地在亨利的客室中坐下，皺着眉頭嘆了一口氣說：

「這是一個很悲慘的故事，」神父說；「正如你所預料，這個孩子本沒有爸爸，是她的媽媽騙她的。據阿奎恩的神父告訴我，她的媽媽是一個善良的夫人，約倫黛也是一個很討人愛的孩子，阿奎恩的居民幾乎每個人都認識她，自從她失蹤後，他們都在焦急地尋找她。」

「這件事情太出人意外了，」亨利縮着肩說。

「是的，同時也很悲慘，」神父答。

「要解決這個問題，除了找出一個名叫阿曼德聖傑斯

特的人以外，我看是別無辦法，」亨利望着他的妻子說。

他的妻子點了點頭，「約倫黛和瑪格麗特在樓上睡覺還沒有醒呢，我去喊她來，」她說，站起身來，但又遲疑地轉首向神父說：「如果我把她喚醒，她就要離開我們，神父，我昨天好不容易才把她留住，我騙她說瑪格麗特驚魂未定，需要她陪伴，否則她決不肯耽誤時間，她要去尋找她的爸爸，除非……」

「除非向她說明真相，」神父說，嘆了一口氣。

亨利的妻子走上樓梯，不一會，她牽着約倫黛的手一同進入客室，孩子望了神父一眼，又轉首望着亨利。

「我有點事情要告訴你，」亨利說；「昨天我不敢告訴你，因爲你的身體不大舒服，你的爸爸已經死了。」

約倫黛睜大了眼睛淚視着亨利，她沒有哭，祇是嘴唇不住顫抖。

「他死去沒有好久，」亨利接着說；「他是我的好朋友，是一個偉大的畫家，當他臨死的時候，他要我做你的爸爸，代替他照顧你。」

約倫黛轉眼望着亨利的妻子，看見她眼中充滿淚水向自己微笑。約倫黛又望了神父一眼，神父向她頻頻點頭，於是她轉眼再望了亨利的臉。

「你就住在我們家裡，」亨利說；「做瑪格麗特的姊姊，我們早就盼望瑪格麗特能有位姊姊，你會使我們非常快樂，約倫黛。」

「我會使你們快樂？」約倫黛問。

「是的，你會使我們非常快樂。」

「那麼，我願意留在你們家裡，」約倫黛點着頭說；「多謝你們。」

譯自 Post March 14 1939

「一位太太駕着汽車衝過籬笆，衝入四尺深的水池中，她本人沒有受傷，但車子全浸在水中了。」

問題是如何向他的火氣很大的丈夫說明而儘可能地避免爭吵。

終於被她想出了一個辦法。

「親愛的。」那天晚上在他的丈夫吃得飽飽地以後她說，「你還記得上星期我們那次吵架嗎，你說要我去跳河，好，我今天去了。」

「什麼！」

「不騙你，我的確去跳了，我帶着車子一起跳的。」

病人向醫生要求不要開刀，他辯說：「我實在沒有什麼毛病，祇不過胃腸有點發酸罷了。」

「好，」醫生回答；「我們馬上把它取出來。」

「發酸也要取出來嗎？」

「當然，」醫生說，「不取出來怎樣去搔它呢？」

全權教師

(十) 自修

某晚自修時，姐姐福子突然感觸萬分地嘆道：

「真煩死人了。」

坐在對面的德子不啻聲。

「舅舅突然嚴厲起來了。」

「……」

「德子。」

「德子從教科書中抬起頭來。」

「誰得罪你了？」

「什麼？姐姐。」

「這末愛理不理的。」

「沒有呀。」

「那就應該回答我呀。」

「是。」

「好，算了。」

福子有些急燥不審。

「你對我發脾氣又有什麼用呢？」

「……」

現在輪到福子沉默了。

「都是託哥哥的福呀。」

「……」

「誰還真的喜歡讀書。」

德子柔聲解釋。

福子不置可否，仍凝視著攤開在面前的英語讀本。片刻後叫道：

「德子。」

「有。」

「請把字典給我。」

「英文字典？」

「喂。」

「給你。」

「謝謝。」

福子開始查字典。

「不知道的字要一個一個去查，真麻煩透了。」

「姐姐，詳解時代已過去了。」

「你這是什麼意思？」

「覺悟吧，求學之道絕無捷徑可循的。」

「這末嚴厲，簡直是存心要我們好看。」

「化的心血越多印象也越深刻呀。」

「有詳解可以參考的話，預備英語只需十五分鐘，最多不會超過廿分鐘的。」

「可不。現在要逐字查閱，至少也得化一小時。」

「在這講求速率時代，簡直是倒行逆施。」

「都是哥哥幹的好事。」

「阿銀也有責任。」

「總而言之，我們是無辜受累，倒霉定了。」

「你到現在才知道呀！」

「福子乾脆放棄了字典。」

「喂。」

「照舅舅的說法就是頭腦有欠靈敏呀。」

「你也不見得太靈敏多少吧。」

「認真說來，像我們這樣的成績也不能說是太壞的了，人的智能本來有賢愚不肖之分的。不准背黃榜，根本毫無道理。你想吧，名次既然是一人一一個的，那末有四十五人就一定有人得四十五名的呀！」

「真的，可不是這樣的！」

「我早就想到了。」

「想些什麼？」

「最不講理的是學校和老師。他們想出這末一個不合理的辦法，明知一定有人背榜的，却硬要我們不背榜。」

「可不。」

「這等於先安排好了陷阱，却叫人不入套一樣。」

「如果沒有名次就好了。」

「還不是一樣的。不採用名次的辦法，就得分甲乙丙丁，而誰得丁就得準備挨罵。」

「一些不錯。」

德子對這理論衷心表示傾佩。

「假使真的降到四十五名那才糟糕呢。」

「我很有可能呢。」

「我更是很有很有可能呢。」

福子覺得自己已有連說二個很有必要的。

「別的同學只要不留級就能交差，不會另生枝節了。只有我家却與眾不同。追究原因，這得怪阿銀成績太好了。」

「對了。」

「即使努力得到一個升級，而成績不如阿銀這末好還得聽話，這實在太使人為難了。」

「最要不得的是當着阿銀的面大加誇獎，養成他氣焰萬丈不可一世的態度。」

「爸媽對於成績好的稱讚太多，而對於壞的却又不免

「真的，可不是這樣的！」

責罰過嚴。不幸我們被夾在中間。」

「阿銀太好了，我們固然得挨罵，哥哥成績太壞，我們又被警告，說什麼不可步哥哥後塵。真是從何說起呀！」

「我們真是生不逢辰。」

而且投錯了胎。」

德子浩然長嘆。

一小時後全權教師五郎助舅舅來了。

「怎麼樣？」

現在他不僅是巡視了事，而是坐下來討論了。

「在溫習什麼？」

「翻譯英文。」

福子回答道。

「準備明天的嗎？」

「是的。」

「都懂了嗎？」

「是。」

「那末從這裡到這裡試譯一下看。」

舅舅臨時出題目抽考，福子無可奈何的照辦。但譯不了幾行就停頓了下來。

「這一段不懂。」

「不懂的地方別譯，先把下面的譯好。」

「是。」

繼續五六行後福子又停筆了。

「不懂就跳過去，往下譯。」

「是。」

「又不懂了？先譯下面的。」

「是。」

「現在譯得很順利呀。唔，錯了，錯了。」

「什麼？」

「這裡不是這個意思。這是為了說話而停止，不是停止了說話。說得清楚些是為了說話而把正在做的事停止了。」

在英文中這種地方最易錯誤。如果是停止說話，那應該

是……」

舅舅不厭其詳地舉例詳加說明。

「好，再譯下去。」

「我只讀到這裡。」

「看不出你倒有節約的好習慣。」

「我不是有意偷懶，實在是一個字一個字的查字典要

不少時間。」

「化的心血越多，印象就越深刻。」

「是。」

「再譯半頁。既已譯到這裡，不再繼續的話，豈不成了半途而廢？」

「是。不過不懂的地方請先教我。」

「不明瞭的地方應該多讀幾次，再多想想。所謂讀書

百遍，無師自通。」

「一百遍？」

「這只是一個形容詞。十遍就差不多了。先想想上下文的關係，再仔細地讀十遍試試看。」

「是。」

「能讀十遍更好。」

「是。」

「如果讀卅遍希望就更大。」

「是，我知道了。」

福子慌不迭地打斷了舅舅的話。她深恐再說下去，舅舅可能四十遍五十遍的不斷增加上去。冷眼旁觀的德子忍不住不覺啞啞一聲笑出聲來。

「德子。」

舅舅回過頭來。

「有。」

「你在溫習什麼？」

「地理。」

「明天還有什麼功課？」

「有代數和翻譯。」

「都準備好了？」

「還沒有呢。我想先從容易的做起。」

「應該先從困難的開始才對。」

「是。」

「舅舅九點鐘再來，把代數和英文做好了等我。」

「是。」

德子趕緊放下地理書，拿起英語讀本。

「要我們多讀多想呀。」
「不懂就是不懂，多讀多想又何濟於事？是教師就得教呀。否則要教師幹嗎？」

「嗯，和芳澤先生的作風完全不同。」
「也許連他自己也不懂，所以不肯教。」
「不可能吧，他是大學生呢。」
「大學生也不見得什麼都懂的呀。他因為不好意思承認自己不懂，就想出這個多讀多想的辦法來搪塞。」

「不過他也曾教過一些新的呀。」
「可是只差一些些呀。從他不肯多教這一點看來，可能他趁空先準備好了再來教的。準備過的教完了就無法再教下去了。否則，他這末嚴，我們自動要求多學些，怎麼又不答應了呢？」

「總之，比芳澤先生要嚴得多了。」
「自己一些也不教，只會叫我們多讀多想，而又管得這末兇，怎能叫人心服呢？哥哥也說了。」
「哥哥怎麼說？」
「說他專橫。」

「因為他是舅舅，所以不用客氣呀。」
「哥哥說，就爲了他舅舅所以什麼事都忍受下來。要是換一個別人，哼，豈不起，早就請他滾蛋了。」
「這倒是真的，芳澤先生前一位小島先生不就被哥哥轟走的？」
「那位先生也是同樣的毛病，嚴峻專橫。」

紙門打開了，伸進來的是銀次郎的臉。他又在學舅舅的舌了。因爲這已成了每天的例行公事，姐妹們已沒興趣來搭理了。

「在溫習嗎？」
「……」
「要得，要得。」
「別打擾人好不好。阿銀，快些回去自修吧，看舅舅罵你。」

德子擔任却敵的任務。
「我可不像你們，早就連後天的功課都準備好了。」
「……」
「比你們強得多吧。」
「小孩子讀完書就應該去睡覺。」

「你真是一些溫柔也不懂。」
「阿銀，你說的是什麼話？」
「別這末盯眼好不好。小心弄壞了容貌嫁不出去。」
銀次郎存心挑釁。

「阿銀。」
「有，小姐有何吩咐？」
「看我告訴媽。」
「請吧，媽在起房間。我還告訴你，哥哥正在哭訴呢。」
「發生什麼事了嗎？」
「還不是爲了舅舅太兇了。說是受不了。」

「啊呀，又說開話了。」
德子警覺過來，眼睛又回到代數問題。
「哥哥就只有一張嘴。」

「……」
「背後神氣活現，當了舅舅的面就像老鼠見了貓，連頭都不敢抬起來。」

「……」
「德子。」
「你這不理人的壞脾氣要到什麼時候才改得了呀？」
「不是呀，姐姐。現在不看書，等會兒怎樣向舅舅交卷呢？」

「你呀，也只有一張嘴。」
「爲什麼？」
「不是嗎？剛才還在說大話呢。」
「我說了些什麼大話呢？」
「說舅舅的壞話。」

「幾時？」
「現在。」
「你自己才在說舅舅的壞話呢。」
「……」
「姐姐。」

「嗚——有人來。」
福子全神貫注於查字典。
「怎麼樣？」

「真的？」
「模範生也能說謊！」
「德子，別和他吵。」
福子提出警告，但未收到效果。
「如果說謊怎麼樣？」
「賠你一十萬。」
「這不明明是說謊？充其量只有五角一元的，居然敢說賠一十萬。」

「這是真實而又真實的事，不信你自己去看。」
德子終爲銀次郎誘走。姐第二人蹣手蹣足地潛近了起居間，聽見了母親和哥哥的談話聲。

「騙你了沒有？」
「沒有哭呀！」
「你以為他是女孩子？」
「啊！」
「你聽。」
「在發脾氣呢。」

「不敢和舅舅頂撞，當然只能在媽面前發洩一下了。」
「別太大聲呀。」
「哈——」
銀次郎目的已達笑着逃走。
自易裝潛往看電影失敗以來，舅舅對金一郎已不再信

任。

「照這情形看來，我真得改變教授法了，要等他覺悟恐怕不可能的了。」

有一天，舅舅向母親坦率陳述對金一郎的感情。

「我早就發覺你的方法太迂緩。」

「好吧，你看以後的吧。」

由此，舅舅採取了緊急措施。金一郎首當其衝不用說連帶使福子姐妹兩也遭了池魚之殃。

幾天後，母親發覺孩子們精神毫無，不免有些心痛。

「怎麼樣？是否覺得有些負擔過重？」

母親關切地詢問愛子。這無異給他一個暗示，聰明的金一郎立刻趁機大訴其苦。

「我很想多用功些，無如身體實在有些支持不下去了。媽您總知道，醫生早就說過我有膽病質的傾向，不宜過度疲勞的。」

爲了取信於母親，俟在家時就裝出一副愁眉苦臉精神萎靡的可憐相。這使愛子情深的母親大起恐慌，但又不致冒失的請求五郎酌減功課。只能叫來福子姐妹詢問。

「最近怎麼樣？」

「太過份了。」

「什麼事太過份了？」

「太嚴了呀。」

「不懂的地方要我們自己讀一遍。」

「而且讀了之後還是不肯教，又要我們多想想。」

「因此浪費了不少時間。」

「在這講求速率時代，簡直是開倒車。」

「有時候溫習到十一二時功課還做不完。」

「如果爲了求學而弄壞了身體，活著又有什麼趣味呢？」

「對不對？德子。」

「可不是。舅舅雖沒有明白的出之於口，但詞色之間頗有我們全是低能兒，死了也無所謂的樣子。」

姐妹兩滔滔不絕的向母親下說辭。

在一連串心理攻勢下母親動搖了。她確認事態嚴重，非立刻採取行動不可。首先，她先向一家之主的父親徵詢意見。

「只要孩子們肯用功就好了。」

忙碌的父親不經意地回答。

「我擔心，用功過度會不會發生意外？」

「這你可以放心，五郎助君不是外人，他決不會不考慮孩子們的健康狀況，一味加重功課的。」

「真的沒有關係嗎？」

「若是你不放心，不妨找個機會和他談談，減少一些功課也好。」

「對了，還是這末比較妥當。金一郎平日就老是鬧病。」

「弄出病來那就麻煩了。」

「五郎助大概把金一郎他們看成了大學生，毫末顧及。」

「不，我只是躺着養養神而已。」

「你別弄了，叫下女來吧。阿兼，阿文，快些來吧。」

「不，是我弄翻的。」

五郎助表示應由自己負責清理。

「手要弄髒的呀。」

「這有什麼關係。」

「啊，怎能用衣服擦手的。」

「哈——」

「阿兼，阿文！」

「太太。」

下女們以衝鋒速度奔至。

「爲什麼不帶掃帚來？」

「是。」

「全是些沒用的東西。快些去拿掃帚來，別忘了帶簸箕。」

「是。」

「是。」

下女們以同樣速度去執行命令。

「姐姐，你責怪她們實在毫無道理。」

「爲什麼？」

「府上是否有下女一奉呼喚，應帶同掃帚前來聽命的規定。」

「是。」

「你呀，只有一個專長，找人漏洞。」

「謬承誇獎，不勝汗顏。」

「五郎助，到那裡去吧。」

中學生的生理狀態。」

「他是學者，在常識方面不免缺乏一些。我這樣說你或許又要不高興了。」

「我才不呢。那末由我和他談了。」

「但是別忘了他有全權的呀！」

「當然，我會婉轉地說的。」

母親畢竟也希望在求學方面有捷徑可循的。

十一 考試前夕

孩子們上學了，父親也興忽忽地趕往店舖。母親往謁全權教師。

「五郎助。」

「有，唔，等一等，好，請進來吧。」

五郎助在內胡亂的答應。

「啊呀！」

呈現在母親眼前的景象使她大吃一驚。滿地是木炭屑

全權先生正窩伏在地，和木炭展開追逐戰。

「你怎麼搞的？」

「都是你呀。」

「又是我的責任！」

「你不在房外突然一叫，我就不會嚇得跳起來；我不跳起來，炭窠就不至於打翻。」

「你在睡覺。」

「有什麼事嗎？」
 「沒有什麼事，你很瞌睡？」
 「不，只是昨晚看書看得太晚，今天頭腦有些不管用，喜歡沉思而已。」
 「原來大學生把瞌睡叫做沉思的。」
 「哈——」

「怎麼樣？」
 「姐姐詞鋒銳利，小弟甘拜下風。」
 「既然精神不振，不如去喝杯茶提神。」
 「是。」

姐弟倆到了起居間。姐姐斟上了一杯薄茶。

「這是什麼？」
 「薄茶。怎麼，第一次嗎？」
 「是呀，喝這茶有什麼規矩嗎？」
 「說到規矩那就太多了，還是隨便喝吧。」
 母親微笑着說。

「讓我嚐嚐味道看。」
 五郎助端起茶杯一飲而盡，立刻雙眉緊促。

「呀，好苦呀。」
 「應該伴着點心吃的呀。」
 「原來如此。」
 「用紙擦擦心吧。」
 「我沒帶紙來，手帕可以嗎？」
 「那怎麼行？」

母親帶出紙來，又斟上一杯。

「飲這茶真得化時間。」
 五郎助又一口喝乾。

「現在怎麼樣？」
 「嘿，比剛才好喝得多了，再來一杯。」
 「這只能喝一杯的呀。」
 「不管它，再來一杯。」
 「那你也別把茶杯伸過來呀！」
 「那怎麼辦呢？」

「你放在那裡就好了。」
 「唔，放好了。」
 「這茶碗不錯吧。」
 「唉，很抱歉，我忘了對它們稱讚一番。」
 「我才不希罕你瞎恭維呢。」

母親說着又倒上了一杯，又是手到杯乾。
 第六杯時，五郎助叫了起來。

「姐姐，這茶應喝到什麼時候呀？」
 「我將無限供應。」
 「可是我已經喝飽了呀！」
 「那末你應該在放茶碗時說一聲『恭領佳茗』」
 「唔，還有這末一個規矩呀。好吧，這一杯喝了後再說吧。」

「如果真不能喝，我代你喝吧。」
 「不，任何事都得循規蹈矩地來。」

「你恐怕要打破喝薄茶的紀錄了。」
 「這又有什麼不好的。」

「你很驕傲。」
 母親奉上第六杯。五郎助挺胸凸肚鼓起勇氣嚥下肚去

「真的是佳茗恭領了。OK！」
 五郎助大聲宣告。

「你真是一個沒禮貌的客人。」
 「哈——」
 「現在瞌睡蟲飛走了吧。」
 「是的，姐姐。唔，不，不，姐姐，我真的不能喝了」

「這是我自己喝的呀！」

「OK！」
 「對你毫無辦法。」
 母親專心一志於整理茶具。

「多謝，多謝。我走了。」
 「上學校？」
 「不，今天下午才有課。」

「那為什麼不談談呢？」
 「對了，這末一定很易被人誤會為臨陣脫逃的。」
 五郎助重復入座。
 母親做了一次飲茶的示範表演後說道：
 「唔，我想起來了，五郎助。」

？

「什麼事呀？姐姐。」
 「不是旁的，是關於孩子們的功課。最近情形怎麼樣？」

「他們都很用功，很有希望呢。」
 「好像太辛苦了些。」

「那裡，那裡。」
 「聽說每晚要十一二時才能休息，不會損害健康嗎？」
 「謝謝你對我的關懷。你看我還不是生龍活虎的。」
 「我是說孩子們呀！」

「他們可不能跟你比。尤其是金一郎，自小就體弱多病，有腹病質的傾向，醫生常常警告我們要多加小心。能養到現在甚至可說是一個奇蹟呢。」

「可是他紅光滿面，身高也不錯呀！」
 「這只是虛有其表罷，你看他瘦得這個樣子。」
 「現在是增高身長而不是發胖的時候呀。如果現在就像姐丈一樣的變成肥豬一頭那才糟糕呢！」

「狗嘴裡長不出象牙來，真是一些也不錯。」
 「抱歉，抱歉。」

「他因為先天不足，所以很易疲勞。」
 「這倒是真的，一無年青人的活潑朝氣。」
 「要知道他就像在溫室中長大的，和普通孩子不能相提並論的。」

「體格方面不一定，頭腦倒確是溫室中的產品。而這才是他真正的缺點所在。」

「這可能與他的體弱有關。小時候常常因病請假，功課跟不上就是這原因。」

「留了一年級，應該已經把那些彌補過來了。」

「不，三四年級時缺席的日子也不少呀。」

「那末就讓他再留一次級，總可抵消了。」

「五郎助。」

「有。」

「你忘了來這裡的任務了吧？」

「沒有呀。我很清楚自己的責任，但本人智力有限，我也愛莫能助。」

「要不是爲了智力有限，我們還不敢勞駕呢。」

「我自信已盡了最大的努力了。」

「但是孩子們都在說什麼，在這講求速率時代，你的教授法無異是開倒車。」

「哈哈，有其母必有其女。」

「別打哈哈。」

「開倒車？對了，我是在開倒車！」

五郎助坦率承認。

「也許你有你自己的想法和作法；不過，在教授法一方面，你以前的芳澤先生差得太多了。」

「我是教他們如何讀法。我承認這需要較長的時間才能見效。然而，一俟他們懂得如何讀書時，他們就將發覺

讀書的滋味，從而引起求智的興趣。」

「我既已把一切委託於你，也無意多加干涉，我只想提醒你，應該設法使金一郎升級。」

「這我知道。」

「福子能升前五名更好。」

「遵命。」

「德子能維持現狀已不錯了；至於銀次郎反正每半都是第一名，已無法再升了。」

「我還不是和你一樣，殫精竭慮，但求壞的進步好的不進步。姐姐，你不能聽金一郎的話呀！」

「他也沒有說什麼，只是說太辛苦了。」

「是爲了溫習功課？」

「好了，過去的別提了，以後你不能再使他們輕鬆些呢？」

「你的意思是希望把他們當低能兒看待？」

「我不是這意思。但我覺得如果在嚴厲督促之外還能顧念到孩子們的健康狀況或許更妥當些。這一點相信你一定早已週詳的考慮過了。」

母親婉言相商，希望在不觸犯全權教師的尊嚴下，能達到自己說情的目的。

不久，學年考試近了，五郎助舅舅完全放棄了自己的功課，全神貫注於孩子們。晚上更是席不暇暖地在孩子們寢室中輪流監督。

「德子，如果能做出這一問題，那末後面二題就可省

略了，反正是同一性質的。」

聽起來倒頗像已有些趨向於重視速率了，然而對於多想多讀的方法，舅舅仍一如已往的堅持着。

「做不出？多想想看。」

「剛才就在想了。」

「不會求不出答案的。前一頁相同的問題不是做出來了嗎？」

「我再想想看。」

德子再向代數進攻，她決定不到萬不得已向舅舅求救

「福子，開始默寫吧。」

「我還沒有完全讀懂呢。」

「想過了嗎？」

「是的。」

「那就讀它去吧。只要能照樣默寫下來就行了。默寫一次等於讀書十遍，而讀書百遍……」

「知道了。」

福子急急地打斷了舅舅的話，立刻開始默寫。她實在怕透了再聽什麼讀書百遍無師自通的玄妙理論。

「讓我看看。」

舅舅一絲不苟地批閱福子的卷子。

「很好呀，可見你確曾認真的讀過的。只有這一字和這一字錯了，對照一下原文。把它改正過來。」

然後把疑難的地方逐一解釋。

「謝謝。」

「都懂了嗎？」

「懂了。」

「那末來填充吧。」

「舅舅，學校不考填充的嘛。」

福子再一次提醒舅舅。五郎助愛好把文章中要點任意抹去，要她填上原來的字。如果對原文無透澈了解，根本無法動筆。這是測驗了解程度最好的方法，也正因爲如此，福子對舅舅這一獨特的教授法非常不滿，多次提出抗議，可恨舅舅仍堅持如故。

「金一郎，怎麼樣？」

「在做着呢。」

「得出來了嗎？」

「還沒有。」

「不是已做了一半了嗎？」

舅舅翻翻教科書後說：

「你先把這一段和這一段好好地讀一讀。」

「這是上學期的功課呀。」

「就因爲上學期的功課未讀懂，所以現在做不出了。快些讀吧。」

「是。」

「爸媽都說你智力太差，我看並不盡然。剛才的問題不是讀了前面的說明就做對了嗎？」

「是。」

「這證明你的智力並不太低，而是努力不夠。譬如一塊岩石需打十次才能擊碎，你在打了五六次後就放棄了希望，說這岩石是無法擊破的。這就是你的最大的缺點。你需要的是持久的努力。」

「是。」

金一郎口中答應着，眼睛却只往手錶看。

「什麼時候了？」

「十一時半。」

「好吧，那末我解釋給你聽吧。」

五郎助舅舅採取各種不同方式務求養成孩子們多思考的習慣。

唯一使她安心的是銀次郎。不用他多費一分心，自己乖乖地溫習後就睡。總子、福子和金一郎則依照他們年齡的百分比從舅舅的教授法中得到了某些東西，但他們本身却感到一無收穫，如果一定要說有所收穫的話那也只是一種無法忍受的痛苦而已。痛苦就是收穫。對正當活潑好動的年齡的他們來說，這理論未免太深奧了些。

「媽，實在受不了了。」

金一郎有機會就向媽哭訴。

「別鬧孩子氣。我已和舅舅說過了，他會做適當的安排的。」

「什麼適當安排，只是較前更嚴厲更加重而已。」

「這是爲了應付考試的緣故呀。以前你們自己還不是

一樣的澈夜不眠的準備的？」

「準備考試那是不得已，但現在舅舅只是普通的溫習呀。如果因此而發生意外那就太冤枉了。」

「多讀書決不會冤枉的。」

「可是每晚溫習到十二時一定會生病的呀。」

「有什麼地方不舒服嗎？」

「現在還不覺得怎樣，不過，再這樣下去，不用多久，不在考試最要緊的時候病倒才怪。」

「那時候是那時候的事。」

「那末病了也無所謂嗎？」

「又有什麼辦法呢？」

「死了也沒有關係？」

「也沒有辦法，如果爲了讀書。」

在五郎助舅舅的影響下，母親變得堅強起來了。

「那就算了。」

「你準備怎麼樣？」

「媽要我怎麼樣，我就怎麼樣。」

「你到底怎麼了？」

「媽大概忘了，前些日子報上還登載過，有些學生用腦過度而死亡的新聞。」

「金一郎。」

母親爲愛子的危言所動，顫抖地叫道。

「怎麼？」

金一郎見已計得舊，竊喜不止，但在表面上却故意的

擺出一副沮喪萬分的臉色。

「不可說這些喪氣話。」

「我何尚不想活，可是……」

「別做傻事。」

「生了病結果還不是一樣的。」

「你放心好了，舅舅會注意這個問題的。乖孩子，再支持一個時期看看，真的忍不了時媽會和爸商量的。」

母親屈服了，充滿感情地撫慰。

福子和總子也採取同一策略，以加強哥哥哭訴的功効。

但有一天總子回家時却容光煥發地向母親報告。

「媽，今天我被老師大大地稱讚了呢！」

「唔，這不錯呀。爲了什麼事？」

「英文課時有一個叫眞田的同學回答不出一個問題，老師問大家，有誰知道的沒有？有個叫大島的，我最討厭她。」

「大島又怎麼了？」

「她老以爲自己了不起，立刻舉手回答，結果答得大錯特錯。她真是一個既驕傲又胡塗的壞蛋。」

「別人的閑事別多管。」

「於是老師要我們大家好好地想一想。這問題昨晚自修時我就請教過舅舅，他也和老師一樣要我自己好好地想。就在老師說好好地想一想時，突然我的腦中好似有電燈亮了一下，就想出了答案。」

「只是這樣呀！」

母親不免有些失望。

「不，那時候我太高興了，只想笑出來，大概被老師發覺了，就要我回答。因爲我的回答完全正確，所以老師對我大爲讚許。」

「這太好了。」

「還有呢。老師並且當同學面前誇獎我，說我最近十分用功。我真高興死了，恨不能跳起來大笑一場。唔——」

「唔……」

「整整一小時我的嘴無法閉起來。」

「這全是舅舅的功勞呀。」

「對了，舅舅的教授法在當時固然使人痛苦萬分，但到底不無功効的。」

「福子，你呢？」

母親突然轉向大女兒問道。

「我什麼呀？」

「沒有被老師稱許過嗎？」

「沒有，可也不再罵我了。」

「這也就是進步呀。」

「現在我才不怕老師來問呢。可是我沒有總子這樣運氣好。我的老師其是捉狹透了，當我知道答案的時候偏不叫我回答。媽。」

「什麼事呀？」

「快些嘛！」

「是。」

「這證明你的智力並不太低，而是努力不夠。譬如一塊岩石需打十次才能擊碎，你在打了五六次後就放棄了希望，說這岩石是無法擊破的。這就是你的最大的缺點。你需要的是持久的努力。」

「是。」

金一郎口中答應着，眼睛却只往手錶看。

「什麼時候了？」

「十一時半。」

「好吧，那末我解釋給你聽吧。」

五郎助舅舅採取各種不同方式務求養成孩子們多思考的習慣。

唯一使她安心的是銀次郎。不用他多費一分心，自己乖乖地溫習後就睡。總子、福子和金一郎則依照他們年齡的百分比從舅舅的教授法中得到了某些東西，但他們本身却感到一無收穫，如果一定要說有所收穫的話那也只是一種無法忍受的痛苦而已。痛苦就是收穫。對正當活潑好動的年齡的他們來說，這理論未免太深奧了些。

「媽，實在受不了了。」

金一郎有機會就向媽哭訴。

「別鬧孩子氣。我已和舅舅說過了，他會做適當的安排的。」

「什麼適當安排，只是較前更嚴厲更加重而已。」

「這是爲了應付考試的緣故呀。以前你們自己還不是

二十 成績報告單

福子催促着點心。

「女孩子們不論平日如何的親密，似乎情同手足無話不談，但一涉及學業成績，就立刻打上機密二字，絕不輕易透露。」另一方面，對別人的成績又無不感到極大的興趣。

「看，她老是在微笑，這次成績一定錯不了。」

「她的成績大概不太理想，否則不會陰沉着臉，低頭咬指甲一句話不說的。」

「她常常憑藉自己的觀察力來測定同學的成績。有時候也會採取突擊式的手法。」

「田口，你這次代數成績很好吧。」

「那裡，還不是和上次一樣。」

「習字呢？」

「也和前次差不多。」

「英語總錯不了。你自己也說全部答出了。」

「這是在和你說笑的呀，還是老樣子而已。」

被詢問者對於應付這種突擊訪問似也訓練有素，一味使用外交辭令，不作正面答覆，因為藉以為標準的「上次成績」仍是一個未知數。

「福子！」

福子姐妹往學校途中，德子密友道家小姐自後招呼。

「呀，鴿子，早呀！」

「早。」

德子站停了等待，福子先行離去。

「很遠就看見你了，叫你幾次連理都不理。」

道家氣息喘喘地說道。

「噢，對不起，我和姐姐在講話，未曾聽見。」

「成績好的人畢竟與眾不同。」

「別取笑了，我還是老擔心呢。」

「看你走路的樣子就不像是有心事的人。」

「真說對了，看你自己可不老在微笑。」

「嘻嘻……」

「你看，不是嗎？」

「不行，這次考得糟透了，一頓臭罵是逃不了了。」

二人互相謙遜着走入教室。

集會的鐘聲響了，學生們列隊上禮堂。今天顯得和往日不同，途中學生們喋喋不休，而老師們對這毫無秩序的行列竟也熟視無睹。

校長開始訓話了。

「這一學期從炎夏開始，經過深秋，而在寒冬結束。除了春天，經歷了夏秋冬三季。時間實在過得太快了，記得開學時同學們都還是一身夏服，而現在已全是冬裝了。有些怕冷的同學也許已穿上了幾條襪裙。」

「嘻嘻……」

學生們哄堂大笑。原來老校長本人是出名的怕冷的。

有道末一個傳說，說是每逢嚴冬，老校長非穿上三件襪衣

「嘻嘻……」

的現象，但仔細想想其中却自有其至理存在。經驗告訴他們：好景不常，氣候不可能永遠晴朗，繼續一個時期的好天後，接着一定是雨天，因此，在天高氣爽時他們不免為即將到來的壞天氣而憂心如焚。同樣的理由，苦盡甘來，惡劣的天氣也無長時期繼續之理，所以儘管風號雪舞，只要一想到不久將來就有使人愉快的晴天，又怎能不

因之而雀躍萬分呢？」

「嘻嘻……」

「道理很簡單，但却是一個意義深長的好教訓。希望同學們為了更好的成績而再接再厲，不斷努力。」

訓話完畢，是分發成績報告單的時候了。德子帶着焦急的心情等待着誰底的揭曉。輪到她了，她盯大了眼，似欲擰肥而噉的樣子，然後緊張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微笑立刻又充滿戒心地抬起頭來偵察四周；因為她驕地發覺自己太興奮了，不免有些失態。一個微笑已足夠洩露秘密而有餘。僥倖同學們都在注視自己的成績單，她才安下心来再逐項細看。廿五名的她現在已升到十八名了。上學期剛及格的科目中，這次二科得到七十分，而另一科竟高達八十分。

「德子，看你躊躇滿志地，成績一定錯不了。」

「太壞了。」

「嘻嘻……」

「你自己才是優等生呢。」

「退步了，退步得太多了。」

「嘻嘻……」

「德子，看你躊躇滿志地，成績一定錯不了。」

「太壞了。」

「嘻嘻……」

「你自己才是優等生呢。」

「退步了，退步得太多了。」

「嘻嘻……」

「德子，看你躊躇滿志地，成績一定錯不了。」

「太壞了。」

「嘻嘻……」

「你自己才是優等生呢。」

「退步了，退步得太多了。」

「嘻嘻……」

「德子，看你躊躇滿志地，成績一定錯不了。」

「太壞了。」

「嘻嘻……」

「你自己才是優等生呢。」

「退步了，退步得太多了。」

不敢出門。

「季節急遽變化，而同學們均能安然渡過，並且對求學不稍疏忽，值得人傾佩。」

「許是老年人的特性吧。老校長每次訓話內容總是這一套，除了把季節名稱略予更改之外。而他本人不乏自知之明，對同學們偷笑當以哲人的微笑作答，使禮堂中充滿了和祥與愉快。」

「一般說來，本學期比上學期要好得多。第一，出席百分比提高。全校平均為百分之九十五，某一級曾有高達百分之九十八的記錄，只差百分之二就到了百分之百了。

這可能是全國女校史無前例的記錄了。說到成績，大體上也較上學期為進步。如以個人而論，則進步的固不少，但退步的也不是完全沒有。」

「嘻嘻……」

「成績進步當然可喜，但切不可因之大意，應該百尺竿頭更進一步；須知要長保榮譽，來日責任並不太輕。至於退步的同學當然十分遺憾。但決不可因之灰心，應該發奮圖強迎頭趕上；須知來日方長，儘有軍整旗鼓再顯威風的機會。」

老校長對成績不佳的同學頗表同情。

「好的反面是壞，壞的反面是好。壞的不能永遠壞，好的也很難長時好。關於這一點，同學們似有向北海道的蝦夷族土人學習的必要。據說土人們每逢晴空萬里時就呼天搶地，而陰雨連綿時却心花怒放。表面看來這是反常

的現象，但仔細想想其中却自有其至理存在。經驗告訴他們：好景不常，氣候不可能永遠晴朗，繼續一個時期的好天後，接着一定是雨天，因此，在天高氣爽時他們不免為即將到來的壞天氣而憂心如焚。同樣的理由，苦盡甘來，惡劣的天氣也無長時期繼續之理，所以儘管風號雪舞，只要一想到不久將來就有使人愉快的晴天，又怎能不

因之而雀躍萬分呢？」

「嘻嘻……」

「道理很簡單，但却是一個意義深長的好教訓。希望同學們為了更好的成績而再接再厲，不斷努力。」

訓話完畢，是分發成績報告單的時候了。德子帶着焦急的心情等待着誰底的揭曉。輪到她了，她盯大了眼，似欲擰肥而噉的樣子，然後緊張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微笑立刻又充滿戒心地抬起頭來偵察四周；因為她驕地發覺自己太興奮了，不免有些失態。一個微笑已足夠洩露秘密而有餘。僥倖同學們都在注視自己的成績單，她才安下心来再逐項細看。廿五名的她現在已升到十八名了。上學期剛及格的科目中，這次二科得到七十分，而另一科竟高達八十分。

「德子，看你躊躇滿志地，成績一定錯不了。」

「太壞了。」

「嘻嘻……」

「你自己才是優等生呢。」

「退步了，退步得太多了。」

「嘻嘻……」

「德子，看你躊躇滿志地，成績一定錯不了。」

「太壞了。」

「嘻嘻……」

「你自己才是優等生呢。」

「退步了，退步得太多了。」

「嘻嘻……」

「昨天您可沒有像現在一樣高興呀！報告單也只看了
一眼就放在抽屜裡了。」

「那是爲了你全部甲等，不用細看呀。」

「反正那是甲等就吃虧定了。」

「傻孩子，還有什麼比全部甲等更好的事呀？」

「可是如果我退步了，您就得罵了吧。」

「罵還不至於，但退步決不是好事呀！」

「這就是校長說的蝦夷族土人。」

「嘻嘻……」

「你說什麼？」

「蝦夷人。」

「什麼蝦夷人不蝦夷人的，只不過升了七名罷了，又有什麼了不起？由我看來，根本沒有打電話和高興的必要。」

「銀次郎發出致命的一擊。」

午後，五郎助回家了，母親急不可待地向弟弟報告好消息。

「嗯。」

母親一頓高興地澆上了一頭冷水。

「五郎助。」

「什麼？」

「你應該稱讚稱讚她們，鼓勵她們更用功些才對呀！」

金一郎不無愜意地說。

「我才糟糕呢。」

「退步了？」

「本來是倒數第一嘛，你叫我退到什麼地方去呀？」

河本怨天尤人地說。

「那末是安居原位？」

「那太小看人了。升倒是升上了三名，可是鴨蛋却仍一往情深地跟着我，實在不太雅觀。」

「幾個？」

「幾個？你真是狗眼看人低。告訴你只有一個！」

「那一科？給我看看。」

金一郎看了報告單後衷心地讚許着說：

「到底還是你行。」

「爲什麼？」

「不讀書而有這樣的成績，比我要好得多了。」

「不讀書？你把我當天才看待？我就差把書沒吞下去。這是我痛下決心，連開一星期夜車的結果呀！看樣子

我是不能行了。」

「別洩氣，只有一個鴨蛋，馬上可以取消的。」

「等一等。」

「什麼事？」

「我沒有進步呀，還有同學不會參加考試的。」

「唔，對了。小西被開除了，石井中途數學。」

「不是嗎？實際上我目前了一名。倒數第二？唉，難

「不必要吧。」

「你真是些人情世故也不懂。」

「這只是一個開始而已。」

舅舅自有他崇高的理想。

翌日，金一郎的成績發表了。男孩子胸襟開闊，拿到報告單，一知道及格，就用它擊額，旁若無人地高叫起來：

「行了，行了。」

「成績很好吧？」

同學阿本從旁不勝羨慕地問道。他在二年級時留了級而和金一郎分開；四年級時金一郎留了級，因此現在又在

一起了。

「你看！」

「你真有辦法。」

「哈……」

「一個鴨蛋都沒有呀。」

「這種東西常常光顧運行！」

金一郎有些得意忘形。不及格的科目均用紅墨水畫一

圓圈，藉資警惕。同學們對此，賜作佳名曰「鴨蛋」。如

果三鴨蛋連襟來訪，就無法升級。

「真是不鳴則已，一鳴驚人。」

「一躍而升十名，不容易吧。不過話得說回來，事實上

也只是卅一名而已，實在也不用太高興。」

道真的沒有辦法上進了嗎？」

河本自言自語地說。

「怎麼樣？金一郎。」

「還不是老樣子。」

金一郎居然也懷虛若谷起來。

「走吧，走吧，放馬後炮又有什麼用？」

同學們不屑地說道，掉頭而去。

金一郎突然拔腳往家中狂奔。

「媽！」

還未進大門金一郎就來了一聲邊氣喘吁吁的高叫。

「哥哥，上去了吧！」

又是銀次郎第一個出迎。

「上去了。」

「大家都在說，你這一次一定會驕傲地凱旋而歸的。」

「你說什麼？我是說上了大門了呀。」

「啊呀！」

「下去了。」

金一郎進入大門，在走下廚房時說道。

「什麼？下去了？」

母親焦急地問道。

「媽。」

「回來了。怎麼了？又降下去了？」

「不，進步了。」

們之間浮濺，不會腐蝕他們的性格並割裂他們的生命。這些寧靜的人具有什麼本領，竟能安靜地履行他們的職責，而且也頗有成就，穩固而持久的成就。災禍似乎也與他們無緣，他們的生命中不會有警報；他們的家人常在安靜地微笑，他們圍坐爐畔喝着威士忌，眼中沒有灼熱的光輝。大部份時間友洛都在嫉妬他們。如果他能發現這些人都是無名之輩，他固然能感覺舒服些，但他是個聰明人，自不會以此自我欺蒙。

他一定有什麼地方不對，他不知道是什麼不對，是性格形態方面的。在他的一生中會有過得意，困擾，忿怒，墮落，作威作福和失望沮喪，但從不曾有過快樂。為什麼？他有所熱愛的妻子與家庭，但有時看到他們也會加重他狂烈的煩燥。有時他對他們感到遺憾，因為他們使他權受折磨。有時他想拋棄一切而遠離，永不使自己露面。可是他明白他怎樣也拋棄不了自己的。

他時常在尋求證明，證實他曾有所成就，他開始體認到這一點也正是他所患的無名重症的一部份。他設想一個在獲得片刻安寧之前，必須要充分認受自我。剎那間，這是另一句警語，但在另一剎那間，它又祇是空言的組合，沒有意義，毫無價值。

他回憶及早年的生活、無根、傾散、不負責任。現在呢，他祇感到恐懼，一直在感到恐懼。恐懼什麼？一直在懷着怨恨，恨的是誰？爲了什麼？他不知道。

這一晚，當他乘車回家時，思想就是這樣混濁而紊亂，他知道這是最不佳情緒的信號。車抵坡道正要上山時，什麼景色也不會看到，連益甫的住宅也未入眼簾。道路柔順地上升，緩和了山坡的陡峻。斐立正在一邊散步，和一只小白狗鬧着玩。

友洛的第一個念頭是目不旁視，繼續前行，但接着來了第二個，他吩咐車夫停車。聽到他的聲音，斐立也轉過頭來，看清了車中的人，他真率而自然地微笑着，向狗作一呼嘯，把身軀轉了過來。

「友洛！」他喊着，走到車前來。

「斐立，」友洛回答時，微有徬徨。他走下車來，問那年青的人伸出了手。斐立熱情地握住了它，向他笑着。

「已有好久好久了，友洛。」他說。

「是啊，不是麼？」

「我很高興能見到你，」等了一會，斐立深摯真誠地說。

友洛自己也不由得驚異。他能見到斐立心中也很高興！他詫異地望著他的侄兒，斐立已長成一個大人了。他和友洛

一設，已不再是個惹人憐的孩子了。他也含笑緊蹙着友洛，他的笑容有些神秘的成分減輕了友洛沉重的情緒，解除了他的痛苦。他也緊緊握了握斐立的手，然後放開。

「你長大了，斐立，」他說。接着又不自禁地加上一句：「見到你真是高興！」與斐立這樣晤對猶如從風暴中遁入一處安全寧靜的所在。自然，這感覺是荒唐的，但友洛很樂於有此感覺。

「你回家後很好吧？」

「是啊，我很好。」

「我聽了也很高興。」

他們再度相互注視。斐立在想，友洛發生了什麼事，他固有的不安與不耐較前更甚了。是生理所使然？他還不太老，一定是別的原因，我猜是一種治不好的心病。他在害怕些什麼。我感覺到他正受着恐懼的折磨，但又不知所恐懼的是什麼。他的願望是什麼？他要逃避的又是什麼？

兩人中間的靜默顯得有些僵。但友洛仍無意於立即離開斐立。他說：「美蓮告訴我想來仰止山莊訪問。明天晚上能否來和我們一起吃晚飯？」

斐立猶豫了一下，然後慢慢說：「很好，我想我能來的，多謝你了。」在他的神情與言詞中並無絲毫爲難。友洛想：他從來就不是傻子，祇要是自然而合理的事，斐立做來總是可靠的。於是一陣特殊的溫暖與友情使他變得煥發了。

「斐立，我想你能來看看我的銀行，」他說，「和那些工廠。這些年來我們造成了不少進步。」

「多謝你，我毋須思索就接受你的邀請，因為我本想寫信來請求你的准許呢。」

「你出去的時間太多了，很難知道這裡的發展情形。」友洛說時，斐立偵察到他的聲調中含有淒慘的誇示。

「不錯，我看到了不少變化，我想要瞭解它們。」

斐立的臉色是有禮貌而又感興趣的，但在黑色的眼珠中有一絲疑問的光芒，這使友洛立刻想到了老林先生。不錯，這是真實的，斐立除了膚色較黑之外，性格上和他的叔祖文非常相似。他鎮定，穩健，幽默，又能深思，這就引起了友洛內心的酸痛，對這一代的青年生起了深切的愛憐。他笑着問：「告訴你，斐立，你也時常引經據典？」

對於此一突如的問句，斐立並不因而驚訝或困惑，他即就懂得了。微笑使他的眼珠閃着光輝，他微轉過身去望着山下，那邊仍有工廠的煙突在向天空不斷地冒著煙。



「是的，有時是如此。事實上，現在我就有話可以接引了。我正想到佛蘭克林說過的，有關自然財富的話：『一個民族似乎祇有二種方法去取得財富。第一是以戰爭，像羅馬人所做的那樣，壓榨被他們征服的鄰國，這是掠奪。第二是依賴商。』」

「來這是欺詐。第二種方法是靠農業，最誠實的一種，人把種籽散在土地上，憑藉上帝手創的奇蹟，他獲得了真正的增益，這是上帝的照顧，以酬報他無邪的生命與道德的辛勤。」

他的語氣是平靜而愉悅的，但友洛的臉却慢慢紅了。他說：「我時常奇怪父親怎樣可能記住這許多辭句。你大概是得了他的遺傳。這是否由於可驚的記憶力，或是緣於不能形成自己的思想？無論如何，這樣總可以充實了空虛。」

聽到這些話，斐立放聲笑了。友洛，他本已開始在發怒了，突然發覺自己在跟着大笑。

「佛老是被建封思想的最後一個浪潮捲沒了的。」友洛道。

「我對封建思想向無好感，但它也有它的道理。」斐立說。

「如果你不願意聽佛蘭克林的。我還可以貢獻一點梭羅與愛默生的。」

友洛舉手作了個嘲弄的姿式。「天！算了，我自己也背得出來，討厭的咬文嚼字。」他稍停一下。「我聽說你要進那銀行了，斐立。」

「是的，九月中。」斐立的聲音很鎮靜。

友洛又覺得爲難了。「你身體好麼？」

「我的體格實在很強健，雖然朋友們都在親切地關念我。」斐立的神色很蒼坦，友洛的不安却變得十分尖銳，而且他實

在不願和斐立分手。望了一眼馬車之後，他問：「明晚我們可以希望你來？」

斐立點頭。「是的，如果你不介意的話，我要來參觀你的銀行，還有工廠，也在明天，除非你沒有空閒。」

「我喜歡你來參觀。」友洛登上了車。「那末明天再見。」他戴一下帽簷，驅車離去。他費了好大的毅力才使自己不回頭望。他似乎離開了一個溫暖和安全的處所，在那裡他曾偶然獲得了安寧與靜息。

斐立沉思地望著他離去，面上的喜悅都消褪了。他嘆息，以老林先生的姿勢摸摸面頰，呼嚕嚕招呼足下的小狗，廣續他的散步。

第五十一章

斐立，當斐立進入友洛那銀行的白石領域時，他不可避免有讚美的激動，但他的態度仍是莊嚴而自然的，當他請一位職員去向友洛通報，說林斐立先生來訪時，他的聲音也是平靜的。

等到斐立消失在友洛辦公室的門後時，在少數銀行顧客之間，已在低語傳遞流言。友洛和斐立再度出現，表示出單純的友善時，自又引起了刺激騷動。每一個人都望著他倆在銀行中巡視。

斐立很有興趣，明顯地，他不會注意到他和他叔父所引起的刺激，或是由他們掀起的流言。

當友洛吩咐備車，而最後兩人又同車外出時，大家都怔住了。



下午二時，他們同在酒店中出現，共坐在友洛長訂的演桌上，點用他們的午食。其他的顧客詫異地向他們望著，想要竊聽他們的對話。友洛與斐立在飯前各喝一杯威士忌蘇打，他們的神情很融洽，相互的友好是真實不虛的，好像這演廳裡就祇他們二人似的。二點半時，益甫聽到了這個不可置信的故事。但他祇是無所動地接受這個消息，而且絲毫不感興趣，因爲這天早上斐立已

報告訴他了，說要去參觀新銀行與工廠，還有當晚的晚飯邀請。像往常一樣，益甫並未置評，祇是注意地聽他兒子的述說，但他對斐立非常地信任，他太瞭解他了，不會疑心他另有隱秘的動機。

「好了，現在，」友洛輕浮地說，「你的意見怎樣？」

斐立微笑着。「我想拿破崙是個非常聰敏的人，當他談到建立一支新軍的愉快心情時，他說最主要的是能擺脫了鈕扣工廠的糾纏，這句話你還記得吧。」

友洛皺上了眉頭。「鈕扣工廠？」他的肩尖鎖得更深了些，搖搖頭，他假裝聽不懂這句話。「我想你對所見到的一定有了印象。你有未看到那一線曙光？美國的前途是不可限量的。我們的工業王國將使人自愚昧的勞動之中獲得解放，將賦予他們享樂的悠閑，教育他們，使他們顧慮到政治地位，解脫他們的不安全感，以恬適與歡樂注入他們的家庭。」

他等候着，但斐立仍不開口，祇是沉思地駁飲他的酒，這增長了友洛的不耐。等了一會，斐立才說，「我時常在晚間散步，走過那美化了的工人住宅區。我看到工人們茫然地坐在門廊上，眼望着天空。你可以說像他們這樣心靈難以有進化的人，也已經被過往生活的壓力磨練成一個呆滯的形態了，他們的兒女將更進步，比他們更覺。」

他搖搖頭。「友洛，很抱歉，我不以為是如此。這一切中間缺乏了些什麼，我不能確知所缺的什麼。但增多的餘暇和財富，較好的教育都不是答案。我認為如你這樣的人正在造作一項嚴重的錯誤，但我不曉得是怎樣的錯誤。它必然是嚴重而危險的，它使我目前感到惶恐。」

他希望友洛會插入一句評語，但出乎他的意料，友洛却注意地，幾乎是急切向他望着。然後，友洛有意輕浮地說：

「你越來越像我的父親了，簡直一模一樣。好吧，你已有結語了，它是怎樣的？」

「你已經觀察到了它的意義了，是嗎，友洛？」斐立狡獪地說。

「我不懂你在講些什麼。」友洛下視那放在他面前的牛排。他要了一瓶酒，並且告訴斐立說他有自己的酒存在這酒店裡，專為自己來飲用的。

斐立道：「讓我們再回到鈕扣工廠去。老實說，友洛，你認為工廠可以包括人對刺激的需求，喜歡去暗中摸索的本能的欲望，原始的冒險精神。他們大批大批地生產，不錯。但我覺生產物品並不能滿足人類本性上的需要。從這一項理論推測，我想錯誤也就在此。」

「我祇知道日益增加的發明，全美國都聽得到的機器聲刺奪了人類最迫切的一項需要，你們忽視了這一項需要就正是你們的致命傷，你們認為祇要有與金錢就能滿足一個人主要的欲望了。」

「你沾染上形而上的色彩了，」友洛道，但仍很注意地在傾聽。「講下去，我正使自己想到你尚是一位學者，還不是一位實事求是的銀行家。」說着，他笑了。

斐立更陷入思索中了。「今天早晨，當我們去參觀工廠的時候，你說無手工業時代費力的個人工作已成過去了，這話具有絕大部份的真實性。可是當我加以思考的時候，我感覺到了遺憾。因為舊時代的工人在他手製的工藝品上有一分屬於自己的驕傲，它出之於他已的理想。不管他的製品如何，總印有他個人主義的彩色；工作是他個人精神的表現，不管它是怎樣一件出品，總是屬於他自己的，更不管誰是它的顧主。」

「我有一分不安的恐懼，工廠已在掠奪，而且要繼續擴大掠奪人的自我尊重，他所必需的自命不凡的感覺，對自我價值的信念。我深信在舊時代裡，就是這一分自尊敬使他們能忍受恒久不息的工作，在田地上或是在工場內，不反抗，沒有怨尤。友洛，我今天見到的工人都是十分不快樂的——」

友洛專心一志地在他用他的午演。「這牛排也是我特地點的。」他說。

「謝謝。」斐立一本正經地答謝，他的眼中射出光輝，愛好地望着他的掌叔。他也明白，他想，這就是使他煩惱的原因。

友洛抬起頭來。「再說下去。工人都是十分不快樂的——」

「我曾在歐洲大陸各地旅行，尤其在拉丁系的國家，不錯，人民是貧困的，但他們不在乎，奇怪的是他們看上去都很快樂。唯物主義與工廠還不會太多影響了天主教的國家，因此，我們可以得到一條線索。

「天主教會尊重個人，認為他比環境更為重要，他有卓特而高貴的靈魂和一雙手。中世紀的同業會社也懂得這一點，像天主教會所瞭解的一樣。雖然我們反對封建制度，但當時的工人們並不厭棄它。他們造出活的製品，他們的生活也不是死板的。所以我們的新工業必須借用天主教會的方法，人才是主體，他的靈魂決不能聽任機器來摧毀，不管機器的工作是如何的便捷，不管它的出品是如何豐富，永不斷斷地在生產。」

「你仍以爲你是形而上的，」友洛說。「你是否要爲航機，無知和疾病辯護而反對工業化的潔淨進步呢？」

斐立輕聲笑道：「不，你沒有明白我的意思。我贊成新工業；我認為你對未來的預言也是正確的，而且聽了很高興。我不是說我們要在個人的快樂與尊嚴以及大量生產與唯物主義中挑一項走極端。我認為答案該是融會它們二者，這是對於未來的艱巨工作。」

友洛接過斐立的一枝紙烟，笑着看了看。「機製的，斐立，原來你並不固執。」

「無聊，友洛，你不必瞞我。你知道我所想到的，因為我感覺到你正也有同樣的心事。你明白白蠟與的機器時代正在破壞人類多采多姿的生活，而各行其自正是人類最明顯的性格。機械主義與他的使徒機器終必會毀壞了它，除非——」

「除非怎樣？」
斐立聳聳肩。「我還不知道。現在我所能知道的是反對機器，鄙薄它們對世界文化的貢獻是沒有用的了。我所害怕的是我們將永遠無法把個人的尊嚴與價值灌注到大量生產中去，而人必須要保持他的個人主義，否則他便將化為機械主義的奴隸了。這前途是很可怕的，人類或將趨於某種瘋狂，例如全球大戰等，來逃避他自己所創的機械主義。」

「有些時候，我想要把個人尊嚴灌注到工廠中去是不可能的，因為兩者是不相融合的。但無論怎樣，我們必須在工廠的單調之外，尋求出一種方法使人能感覺到他的價值，使他相信他正以自己獨特的能力對世界有所貢獻。跟着機器的擴張，此一需要必然會隨着年月而更為迫切。機器所佔的面積愈大，人就愈被壓抑的感小。但人乃是一項精神的爆炸物，將爆炸物施以壓抑是非常危險的，它有一個着火點的限制的。」

友洛的双手支在桌面上，透過烟霧，他睜着眼睛望着斐立，柔和地說：「斐立，你也參與了對剝削階層的戰鬥了，好！他們已離開了田地，侵襲到工業中來了，不管他們怎樣，我懷恨他們。我有這樣的感覺已有好久了，但不能在任何方面前道出，我眞感激你，斐立。」

他的聲音因柔和而成爲更動人了：「正和你可能聽到的相反，我並不貪得金錢。不錯，我的確弄得了不少，但對金錢本身我從不曾關心過。在歐洲，在紐約，我祇有很少一點錢，但也過得十分舒適。不要相信我那新英格蘭父親對於金錢是極慷慨的。」

稍頓之後，他又接着說：「是的，我發現人要快樂並不需要大量的錢，尤其是容易到手的錢。用自己的力量掙來的才是錢，它含有一已的滿足在內。這也許是高調，但仍是眞實的。」

斐立在意地聽，頻頻點頭。他們兩人之間的關係更堅強了。友洛很激動，他望着斐立，表情使他黧黑的面容化得和善可親了。

他又說：「我也有我的恐懼，斐立，和你一樣，我也感覺到機器的擴張將減損人性內在的完整。我明瞭感情乃是人類生活的基礎。他們的快樂，情趣和夢境都將被機械主義吞噬了。我的朋友將認爲我是個狂人，但他們是沒有幻想的灰色人形。但答案又是怎樣的？你得到了結論麼？」

斐立嘆口氣。「我也不知道。是宗教的高度化活動？是否應使宗教恢復它在美國的活力？使每個人快速地增長他對讓單調去促起人的瘋狂。」

「我明白這一點。匯川城的工廠祇工作九小時，這是我一手造成的。可是在放了工之後，他們的臉容也實在使人困擾。」

他們在飲咖啡時，誰也不再說話。然後，斐立道：「我祇是個唱高調者，也許不是個實際的人。關於這些我其實懂得的很小。我祇覺得有一種虛無飄渺的威脅。我希望我的話並沒有太大打攪了你，友洛。」

「不」，友洛沉靜地答。「我不過將我在下意識中所疑慮的形之於言辭罷了。」

「我祇明白，」斐立說。「人不能永久被動地生活，而不致對自己，對世界發生危害。我們必須爲他強有力的自性找一出路，他那主動的自性。他必須要擺脫鈕扣工廠的糾纏，否則的話，我們將面臨災禍了。」

第五十二章

坐在友洛的馬車內，斐立悠閒而精細地望着四周，車正載着他們直上仰止山莊。他不住這條路已有十年了。他還記得那棵栽在道旁的，奇特的挪威檜樹，軀幹被苔蘚染綠了的，粗重的極枝張開着像肌肉壯實的胳膊，掛滿了樹葉。他看它長成，茁壯，它是他的好朋友。他記得這棵被樹圍繞的一小片空地，他曾躺在那裡厚實的草地上看小鳥忙於築巢。這裡是他曾取飲過的泉水，雙手捧著，雪亮的，水涼的，像水銀似地流出指縫間去。馬車駛走處高，松林出現了，襯着紅艷的夕照，祇見一片莊嚴沉靜的黑色。仰止山莊到了，方正的，灰色的，每一窗戶都亮着暗紅的光彩，草坪綠得很鮮明。棚屋的頂和他記憶中並無不同，還有那風信雞，古老的圍牆，被柳樹的濃蔭遮掩着。在後面吠叫的該是却利，可是他知道却利已死了好幾年了。

家，他想着。突然間，他非常感激他父親不曾將這所可愛的宅第的權益讓售給友洛。友洛或許認爲這是惡意，但斐立明白卻不是。林家的子弟都在這塊地下種下了深根；他們的思想也離不開這方土地，就像佈在牆上的蔓藤一般。斐立有一個永久的根深蒂固的想法，這是友洛與美蓮所不具的。他以熱愛而滿足的情緒望着這所宅第，有一天，他直覺地

禮會到，他會再住到這裡來的。

友洛時常能猜到別人的思想，明白了身邊這青年人心中的感情，他同情地微笑着，不以言語或手勢來攪擾斐立的審察。

美蓮穿着灰色軟綢的衣裙，修整辮結好了頭髮，經過一番修飾，和孩子們一起在候着。昨晚，當友洛告訴他已邀請斐立今天來吃晚飯時，她不免微感緊張，曾搜索地看了他幾眼。友洛做事向來沒有與之所至的，她猜不透他的動機何在。可是當他們下車的時候，美蓮依稀能見到友洛對斐立非常溫和友善。她曾叮囑過瑪利今晚的舉止要文雅，現在她攬着孩子們的手，笑着，慢慢走上前來。小瑪利穿上了她那件最好的，白色鑲花邊的衣裙，穿着白襪子，一條白的緞帶束住了她那鬢銀似的頭髮。小維立剛洗過澡，臉色紅撲撲地帶點睡意，圓圓的腦袋上蓬鬆着烏黑的卷髮。

多美的一幅畫圖！斐立在想。瑪利的一對大眼睛，整個臉上好似祇見這一對眼睛，還有光澤而垂及腰際的秀髮，使他想到了漫遊幻境的愛麗思，那男孩呢，使他記起了友洛六歲時的肖像，那照片是老林先生的寶貝。

孩子們被介紹見面了，他以正式的禮儀向他們答禮。小維立向來是怕生的，當瑪利一本正經地和友洛握手時，却感興趣地在偷窺他。這位小姐真是斯文，斐立一面在想，但暗裡可能會有脾氣，新英格蘭式的脾氣，陰冷而具有水稜的光彩的。

他看着友洛熱烈地吻那個女孩，對兒子則不過普通的愛好。

「斐立，我真高興。」美蓮簡單地說，握着斐立的手。他知道她很誠懇，紫色的眼珠在修整得很好的臉上十分明亮。她遣走了孩子之後，就伴着友洛與斐立走入屋子，經那厚重的橡木大門，這是斐立記得很清楚的一件。她和友洛輕輕地談話，以便斐立可以在半明暗中觀察大廳。

「什麼也不會改變。」最後，斐立說。

美蓮也隨意望了望四周，喃喃答道：「不會變嗎？」

古老的大鐘正鳴七下。斐立靜站傾聽每一個音節，直到完全靜止。他不知聽過多少次，又不知在回憶中重演過多少次！這是書室了，如果他现在看到那紅色皮椅內有老林先生高瘦的身形，聽到他那鎮定的聲音，他是不会驚訝的。

每一件東西對他都是印象深刻的：那高高的落地長窗，那祇是外面庭園花木的書櫃，書架上紅藍相間的皮面書籍，橡木長桌和它那古老的桌燈，巨大的壁爐現在沒有生火，它的上面懸着友洛母親的畫像。這正是太奇妙了，祇是一些壁爐架子，一些熟識的窗帷，花香與泥土的氣息，牆壁上陳舊的顏色，能如是震撼一個人的心靈！

他落坐在一張他曾坐過一千次的椅子上，四圍沒有一樣不是他所熟悉的。他從一個玻璃杯中數飲櫻桃酒，它那錯綜複雜的雕刻使他禁不住地把它舉起，就如他以前常做的那樣，看那些細碎平面上的光影。老林先生的一本舊書，厚厚的濟慈詩集，在他身傍的圓桌上被打開着，也許是那老人在一小時前放在那裡的。他的烟斗架也靜靜地站在那裡，有燒傷的痕跡，依稀還有他那那特種烟草的香味。二刻那間，類似憂切的神色蒙上了斐立的双目，以致他不會看到友洛與美蓮交換的瞭解眼色。他們很友好地談着，笑着，對斐立來說，過去的十年好像一個夢。此刻，他父親或瑪利可能隨時會走進來。當聽到晚餐鐘響時，他並不驚異，這是自然而正常的，他從來不曾離開過這裡。

在餐廳為他們開門的是老靳，斐立站定了和他談話，握手。老靳像一株綠樹，祇是黝黑了些，多經了些風霜。「太好了，能再見到你，斐立少爺，」老靳說。斐立笑着回答：「這裡什麼都和以前一樣，老靳，連你也沒有改變。」

餐桌上祇安了三個座，這使他看來不大願意，羨濟感到了心理上的不安。友洛現在坐著老林先生的位置，美蓮則佔了瑪利的，他坐在他父親原來坐的地方。他又看到了那梨花木碗櫃與他記得的銀器。他心裡覺得難過，這景象是他所見惟一和以前不同的。他的眼光集中在桌子中間的一個銀碗上，碗中養着玫瑰。這是他所認識的玫瑰；它不會憔悴，也不會墜下一片綠葉，他又微笑了。

美蓮本期望有些尷尬情況的，很高興發現現在友洛和斐立之間並無這樣的情況存在。斐立一直是這樣有分寸，有涵養，優雅，善於運用時機。他是個君子，美蓮想，心裡很欣慰。她從來不覺得斐立的畸形可厭；事實上，像許多別的認識他的人一樣。她從未注意到這一點。她祇見到那寬潤端正的頭和濃黑的頭髮，波紋起伏像她的兒子一樣。她祇看到那高大的前額，一個高貴的前額。深邃的黑色眼珠鑲嵌在大的眼眶以內，狹長的臉，鈎狀的鼻子，嘴唇的形態很端正，具有幽默和容忍的線條。這類頭顱如果說在寬廣但高聳的雙肩上嫌低了些，仍無損於它的毫末。別人看到的祇是他的臉，出奇地與友洛的相像，但却較成熟，鎮靜而多思考。

斐立喜愛思考的本性，他的仁慈與寬宏，他的心胸能容忍，公正而又高貴，這些都使美蓮感到滿意而痛快。她明白他心的深處也有見地，但沒有狹隘與惡意。他瞭解，但不責備，他是個道地的好人。美蓮突然感到奇怪，去認清一個好人實在是一件奇妙的事，在多事的世界中，這樣的好人是極可倚托的。

他又看到友洛並不關心斐立的素質。他和斐立坦白而誠懇地談着，她已好久不會聽到他這樣的談話了。他似乎很高興與斐立叙首，眼中一部份的不安不見了，搜索和不满的神情也減弱了。她滿懷高興地聽他在談，希望斐立能永和他們在一起，因為這對友洛是太好了。

晚色中，他們坐在平台上飲白葡萄酒。斐立看着黑影罩上大地，松樹梢上掛出一勾銀月，耳中響着樹木的音樂。這是不可能的，他要離此回家，這裡就是他的家。

但他必須立刻放棄這離開這裡的。友洛和他談論關於孩子們的事，他彬彬有禮地聽着，尤其在談到瑪琍的時候。「那小丫頭倒有一分音樂的天才，」說時，含着欣快的聲愛。

斐立即時感到了興趣。「我想聽聽這孩子彈琴，」他說。「當然，此刻是太晚了。」

友洛快快地站起來。「不，還不晚。美蓮，她睡了麼？」

瑪琍顯然已經睡了，但美蓮仍去叫她。那女孩下樓時，穿着一件白綢的美麗長衣，藍色的眼睛張大着，很明亮。斐立握住她的手，以含有歉意的求懇態度，像對一個成年婦女那樣說：「瑪琍，打擾了你很抱歉。可是我聽到你的琴彈得非常精彩。在我告別之前，請你爲我彈一段，不嫌太冒險嗎？」

孩子臉上的臉泛起薄薄一陣紅暈；她行一個孩子的屈膝禮。「謝謝你，我樂於從命，」她回答的態度正是一個有教養的小女孩的儀節。她又正經地向斐立一笑，然後泰然坐到鋼琴邊去。一個僕人把音樂室中大煤氣燈燃着了。斐立對這一點有些惋惜；他更喜歡水晶燭台上柔和的燭光，這光禿禿而耀耀的，微微跳躍的光亮並不討他的歡喜。

瑪琍以她獨特的堅決神氣把頭髮甩向腦後，這神氣使斐立覺得很有趣。接着她眼中有一種專注的神色，茫然如入夢境。細小白皙的手指柔順地在琴鍵上移動，似在搜索地喃喃自語。斐立開始聽出這是蕭邦的一首曲子。但那孩子在即席作曲；她的心意如才子在對別人思念的美好記憶上，又從中創作了自己的一套。

斐立聽着大感驚異。那手法是孩子的又是成熟的；有幾個音節是和美的，但簡單而不穩的；而另有若干音調是有力而穩健的，從鍵上流出熱情而傲岸的韻律，一如出之於一個熱情的婦人之手。瑪琍的頭往後仰着，很明顯地，她並不覺得身旁有她的父母與斐立，她正沉緬於她自己的夢境裡。她的面容是沉靜而蒼白的，似被催眠了。從這雙纖弱手上能奏出這樣有力的旋律，看來是不可能的。斐立走近去，注意地看着那女孩。她沒有看到他；她祇注意到她的音樂。窗外，夜是寂靜，溫暖而暗黑的；音樂正以響亮而和諧的音調，其中蕩漾。

突然間，鋼琴的聲音靜止了。就像美麗而強烈的夢境不等有結果就結束了。瑪琍轉過身來，銀色的髮絲羞怯地垂遮雙頰，眼望着她的父親。

友洛得意地笑着轉向斐立道：「自然是完全不中規矩的，但教師說她具有天才。你的意見如何？」

「不平凡，」斐立說。他仔細端詳那女孩，不多言語。瑪琍站起來，猶豫了一會，然以輕而柔和的聲音說：「媽媽

說你也會彈琴。能不能爲我彈一曲？」

斐立躬身說：「這將是我最大的愉快。」

他在鋼琴前坐下。這是他所記得的一個標誌，在中間C彈下面，梨花木上有一個深黑的凹痕。在八度音那邊的四個黃鍵顏色又深了些，他記得一個僕人曾試圖用石灰水來洗白它們。他也記得那木料的光澤，那琴凳微有些向左搖動，因此他必須在脚上用力以維穩定。他觸着那些琴鍵，它們立刻活了，像在熱烈地迎合一個老朋友。

他開始奏修勃特八號奏曲的B低調，柔和輕快的一節。琴鍵先發出熱烈的呼喊，狂野而不規律，待將人心中原始而可怕的一分撕裂出來。這是對於原始神祕的禱詞，粗野而可怕，對恐怖與不平的控訴，豪邁但又沮喪。然後，在這些叫喊之間又出現了溫和的，更偉大的樂章，柔軟而慈悲的，是天神的回音，痛苦而狂野的面容停止了擾攘在諦聽，靜止了，握緊的拳已舒展了，垂下了。樂章更響亮了，更動人，更甜美了，是慈憫，美麗與和諧諸神在演述，於是原來的惱怒滑過無踪，原來狂野而不安定的嘈噓已化安靜的，喃喃的祈禱。

瑪琍已移近斐立，幾乎要擁着他了，兩眼盯着他的臉上，嘴唇微微張開，好像呼吸也困難似的。友洛握住了美蓮的手；她感到它不自主的重担，溫暖與緊張，但友洛也祇是盯着斐立看。

音樂的甜美與偉大幾乎已使人不能自己了。瑪琍滿臉沾着眼淚，她低着頭，一長綰銀色秀髮垂到了斐立的肩上。當他奏完最後一個音節，笑着轉身向她時，她仍怔怔地在望着他。他的笑容收斂了，舉起手來似要撫那孩子，但她退縮了一步，輕輕閉了一聲，突然奔出室外。

「我使那小東西受了驚嚇了，」他站起來，向美蓮與友洛關切地說。「不，」美蓮道。「她太衝動了，而且音樂最能使她感動。可是我從不曾看到她這麼激動過，這小東西一向都很矜持的。」

「完全新英格蘭作風，」友洛道。「斐立，你一輩子也不會失去你的天才，而你却要進入銀行工作！」

斐立的表情變得謙虛而有禮，他正經地答：「人有時得現實些些。」

主人和女主人感不安地向他認着。他取出表來看了一下。「我必須要走了，」他說。「謝謝你們賜給我這一晚上的愉快。」停了一下，他又問：「你們一定以爲我不會把孩子嚇着了嗎？」

夫婦倆親切地向他保證。友洛吩咐他備車，他們相互握手。友洛說：「你來了使我很快活，以後請你常來。有許多事我們必須共同討論。同時，也請你爲我們的問題想想解決的辦法。」



西影片羽

(二) 春風秋雨

原名：Limitation of Life

環球影片公司出品

彩色片

拉納透娜編「冷眼人間」後主演的又一部非常感人的影片，敘述一位紅極一時的女明星徘徊於事業，家庭和愛情之間，最後終於覺悟的故事。

取材自女作家范妮赫絲特的暢銷小說，故事情節與拉

納透娜本人的遭遇相仿，製片人爲羅斯亨特，由道格拉斯塞克擔任導演。

拉納透娜在片中飾一位年青的母親，丈夫去世，留給她一個可愛的女兒，母女二人相依爲命，她原在百老匯舞台擔任演員，因厭惡舞台經理的糾纏，憤而離去。

在一場時裝表演會中，拉納透娜的美麗風姿被劇作家大衛發現，驚爲天人，請她擔任劇中女主角，演出結果，成績極佳，從此

一帆風順，登上了明星的寶座。

片中男主角約翰益文，飾一位年青英俊的攝影記者，在一個

偶然的機會中與拉納透娜相識，

一見鍾情，但專心事業的拉納透

娜，拒絕了他的求婚請求。

黑人女星堅妮塔摩爾，飾一位善良忠厚的黑

婦安妮，她的女



兒珍妮與拉納透娜的女兒蘇西兩人一同長大，情感極佳，但長大後的珍妮，感於種族的自卑，竟而不認生母，冒充白人，她離家出走，去至紐約夜總會中擔任歌舞女郎，留下可憐的母親，淒涼地臥床病褥。

失去同伴的蘇西，生活更是抑鬱寡歡，她的母親雖然熱愛她，但由於工作忙，應酬多，沒有時間陪伴她，寂寞芳心的蘇西，暗中愛上了追求自己母親的約翰益文。

登上明星寶座的拉納透娜，發現成功並沒有給她帶來快樂，當她企欲與約翰重拾舊情時，才知道自己的女兒已經深深地暗戀着他。

叛逆的珍妮在她母親病危之際趕回探望，並痛自追悔，懇求寬恕。被感動的蘇西，也不再對母親懷恨，拉納透娜也開始覺悟一個幸福的家庭，勝過一切財富和名

片中介紹兩位青春美麗的女星，一位是現年二十一歲的蘇珊柯勒，飾黑嬌的女兒珍妮，一位是年方二八的珊黛娜狄，飾拉納透娜的女兒蘇西，珊黛娜狄出身戲劇世家，她的母親是一位墨西哥女明星，珊黛娜狄爲美國最注目的十位模特兒之一，於兩年前始轉入電影界。

本片有插曲三只，第一只主題歌係由歐爾格爾特特主唱，第二只插曲「Touble of the World」是由名黑人歌星在片中安妮的葬禮舉行時所唱，第三只插曲是蘇珊柯勒在紐約夜總會中獻唱，這三只插曲係出自名家之手，格調不同，但均極爲動聽。

(一) 文君怨

原名：The Young Philadelphians

華納公司出品

黑白片

本片描寫一位刻苦自勵的青年，出生於社交和商業極爲發達的美國費城，環境使他每天生活在緊張，煩惱和恐懼之中，求職的困難，愛情的挫折和女性的引誘，更使他陷入沮喪，失望和妒忌，但立志向上的他，終於打開一條出路，成爲一位傑出的律師，贏得社會的尊敬。

這類情事，在美國以及世界各大都市中均常發生，因此當你觀看這部影片時，或可從劇情的發展中，得到一些激勵和安慰。這是本片平易近人的地方，也是本片成功之處。

故事追溯到三十餘年之前，一九二四年，費城一位富紳勞倫斯與大學教授的女兒凱蒂在教堂中舉行婚禮，教堂外面，站着另一位年青人麥克，他原是凱蒂的情人，但家庭的壓力以及凱蒂本人對踏入高等社會的願望，使她違反初衷，情願嫁給沒有愛情但却有財有勢的勞倫斯。

新婚之夜，凱蒂發現丈夫生理有缺陷，一場歡喜頓時化爲虛空，羞憤的勞倫斯，掉頭衝出旅館，不知所往，陷入迷惘的凱蒂，在荒郊獨自漫步，直到她遇見了麥克，絕



望之中，她投入舊情人的懷抱。次日清晨，噩耗傳來，勞倫斯在昨夜一場車禍中喪命。

光陰荏苒，凱蒂生下一個兒子，取名安東尼勞倫斯，凱蒂的婆婆堅決否認這個嬰兒是他兒子的親骨血，但凱蒂爲了使自己的兒子保持勞倫斯家姓氏，拒絕嫁給麥克爲妻。

二十二歲的安東尼，在普林斯敦大學讀法律，成績極佳，他愛上一位富家女琼恩，已經談到婚嫁，誰料二十餘年前的舊事重演，在家庭的勸止下，琼恩突然與一位富紳亨利結婚。

失戀的安東尼，遇見一位有夫之婦卡露兒，她的丈夫華頓，是一位著名的律師，在卡露兒的推薦下，安東尼去至華頓家，幫助他撰寫一部著作，風騷的卡露兒，對安東

尼極力引誘，但心地光明的他，始終不爲所動。戰事爆發，安東尼和他的好友齊特以及琼恩的丈夫亨利均應徵入伍，戰罷歸來，安東尼獲悉亨利不幸在戰場上死亡。

退伍的安東尼，在費城執行律師業務，他時時與琼恩一同參加社交性集會，但僅保持普通朋友的關係。

安東尼的好友齊特以謀殺叔父的罪嫌被拘受審，一時社會輿論對兇手大肆攻擊，主張從嚴懲處，但安東尼相信齊特的為人，不顧各方的恐嚇與壓力，替他擔任辯護，結果真相大白，齊特的叔父乃是自殺而死。

圓滿的結局，惹得彼安東尼的正直和勇敢所感動，終於舊情復燃，投入他的懷抱。

本片男主角保爾紐曼，飾青年律師安東尼，重要女演員巴巴拉魯絲，飾富家女琼恩，阿勒克西絲史密絲飾蕩婦卡露兒，年方二十七歲的坎安娜布勒絲特，則飾安東尼的母親凱蒂。

一位參議員問他的同僚，爲什麼一個同樣性質的委員會，在衆議員中稱爲「外交事務委員會」，而在參議院中却稱爲「外交關係委員會」呢，回答是：「非常簡單，大多數參議員的年紀都已老，老得祇能有「關係」而不能有「事務」了。」

名曲唱片



五、E迷們對於唱片上的錄音，除了可以利用高低音控制器稍加調整之外，無法變更各樂器間的平衡的。但最近有了一套新的東西問世，稱爲「音響指揮棒」(Audio Baton)，它可以依照聽者心願使任何樂器聲加強或減弱。只要調節旋鈕，就可以使大提琴響亮，小提琴轉弱，或者令歌唱者的聲音由樂隊聲中脫穎而出。「音響指揮棒」實際上，是一個九段音週濾過器，可以各別控制音樂範圍中的九個八度音程的聲音，由四十週波開始，分別爲四十、八十、一六〇、三二〇、六四〇、一二八〇、二五六〇、五十二〇及一〇二四〇。每一個濾過器的範圍是共振點上下各半個八度。

「音響指揮棒」與普通的高低音調節器不同，普通的音質調節器是以一千週波爲基準，聲音愈高及愈低者調節範圍大，靠近一千週波者調節範圍窄。因此，如果想把五千週的聲音減弱六個分貝，則一萬週波就必然會加倍減弱。同理欲使五百週的中低音階段略增強，則五十週的低音亦必隨同增加數倍。「音響指揮棒」以一種全然的控制方法，解除了這種束縛。它把音週分成了九小段，每一小段都可單獨的調節強弱，而不致影響到其它的聲音。所以當把某一件樂器的聲音予以增強後，就可使該樂器自樂隊聲中顯出。同理把它的聲音減弱後，也就會使它消聲匿跡了。這套東西最大的用處是可以用來改正錄音上的缺欠，室內音響的不良，喇叭或唱頭的共振等。例如有上一張唱片在一百週的地方有極強的共振聲，利用「音響指揮棒」把這一段範圍的聲音減弱數個分貝，就可以得到改善。如果提琴演奏麥克風太近，有極強的沙雜音，則只要把三四千週的地方略予減弱，也可獲得改善，且對優良的高音毫無影響。

手頭有老式七十八轉唱片想要錄到錄音帶上保存，「音響指揮棒」也可發揮最大的效能，將唱片上的缺點一一改善。但它和一般複雜的線路一樣，多少會產生些許失真，不過在我們利用它時，原來唱片中的失真多半不大，所以要改正，機器本身引起的失真與之相較，就微不足道了。這架機器的週率特性是廿至二萬週，差度±2 db。輸入阻抗，於一千週時最低十二萬五千歐姆，與180mmt

之器電器並聯。最高輸入電壓1.5 V. RMS。真空管使用
12AX7 五只、6K4 一只。外型長440mm、寬180mm、
高152 mm、重五公斤。售價美一一九、九五元。

失敗指揮的音樂 Music for Frustrated Conductors
指揮：班尼 PoBERT Russel Bennett

葛爾德 Morton Gould

費德勒 Arthur Fiedler

樂隊：勝利交響隊 RCA Victor Symphony Orchestra

Orchestra

波士頓大眾弦樂隊 Boston Pops Orchestra
廠號：RCA Victor LM-225 售價美金四、九八

立體聲 C-225 售價美金五、九八

有些愛好音樂的人，常會幻想自己也是一位大指揮，
手下有一個百人大樂隊。所以當他們在欣賞唱片時，總不
免去跟著音樂手舞足蹈的指揮一番。勝利公司，對於聽衆
的心理素有研究，這張唱片就是專門爲了這些指揮迷而灌
製的。封套之中還特意附了一支精美的指揮棒，和一冊泰
勒 (Deems Taylor) 所著的「指揮人」(ABC's of
Conducting)，書中並附有圖解，照圖比劃當可入木三
分。爲了要效果逼真，當然是立體唱片最好，它可以使你
確實感覺到好像樂隊就在眼前。但所不同的是樂隊在指揮
你，而並不是你在指揮樂隊。這張唱片所錄的曲子有：羅
傑士 (Rodgers) 的「聯合進行曲」，選自「海上勝利」

是幾首最受歡迎的作品。搖籃曲的夢幻般的心像，幻想曲
的柔美多變，四首即興曲也充滿了優美動人的情感，技巧
，音色更是無瑕可擊。錄音非常良好，鋼琴聲音清澈，表
面雜音出奇優良。

德沃扎克：斯拉夫舞曲 (Slavonic Dance Op. 46,
Op. 72)

斯邁堤那 (Smetana)：交換新娘序曲 (The Bartered
Bride overture) · 普爾加 (Polka) ·

福瑞安 (Furiant) · 小丑之舞 (Dance
of the Comedians)。

指揮：陶洛堤 Antal Dorati

樂隊：明那波里交響樂隊 Minneapolis Sym Orch

廠號：Mercury OL-2-107 十二吋三眼

在陶洛堤爲水星公司所灌錄的許多唱片中，這是最優
越的一張。德沃扎克的斯拉夫舞曲，在陶洛堤的指揮之下
，生動無比，奪人心魄，強弱之處對比鮮明，敲擊樂器出
現之時，令人全身緊張。交換新娘也有同樣樂出的表現。
在這首變化多端的樂曲之後，是幾首比較平穩的作品，也
是人人喜愛的小曲。這是一張非常優異的唱片。

包林演唱劇選曲 (Bjoerling in Opera)

男高音：包林 Jussi Bjoerling
指揮：格瑞維勒斯 Nils Grievilius · 柏利亞 Jonel

(Añes on the March from Victory at Sea)。
小史特勞斯的「鄉之間舞曲」選自「蝙蝠」(Du und
De-Waltz from Die Fledermaus)。帕蒂契拉 (Paticella)
的「墨西哥帽舞」(Mexican Hat Dance)。比才的「卡門
間奏曲」。卡契托瑞 (Kechaturan) 的「軍刀舞」(Sabre
Dance)。夏勃利 (Chabrier) 的「西班牙狂想曲」。范
維廉 (Vaughan Williams) 的「綠袖幻想曲」(Fantasia
on Green Sleeves)。克萊斯勒的「愛之軟翰」(Liebes
freund)。柴可夫斯基第四交響曲的第三樂章。

蕭邦：a 短調幻想曲 Fantaisie in F minor, Op 49
)，三首新練習曲 (Trois Nouvelles Etudes
) 一升 C 短調組歌 (Barricade in F-Sharp
Minor, Op. 67) · D 短調搖籃曲 (Berceuse
in D-flat Op 57) · 降 A 調第一即興曲 (Impromptu
No. 1 in A-flat, Op. 29) · 升 F 調第二即興曲 · 降 G
調第三即興曲 · 升 C 短調幻想即興曲 (Fantaisie-Im-
Promptu in C-Sharp minor, Op. 66)

鋼琴獨奏者：盧賓斯坦 Artur Schnabel

廠號：RCA Victor LM 277 售價：美金四、九八

盧賓斯坦爲一波蘭鋼琴家，現年已高壽七十，爲近代
鋼琴家中，演奏蕭邦作品之權威。在這張唱片中，選錄的

Perlea · 林斯多夫 Erich Leinsdorf · 西里尼
Renato Cellini

廠號：RCA Victor LM-2289 售價：美金四、九八元

自從包林由廿六歲起，一鳴驚人，登上歌劇界的寶座
後，至今已卅有廿年歷史。但最近數年來由於體力欠佳，以
致在大都會的演唱也時時中斷。包林瑞典人，自幼歌喉嘹
亮，八歲時就與父親及二位哥哥組成了一個四重唱團赴美
演唱。包林音色優美自然，控制得度。此唱片中錄有歌劇
「瑪莎」中的「恍如夢中」(Mappari) · 伊格王子中的
「瓦地米之宣敘調及抒情調」(Vladimirs Recitative
& Cavatina) · 「愛情的靈藥」(L'Elixir da more)
中的「美妙的淚珠」(Una Furtiva Lagrime) · 優金
歌尼金」的「蘭斯其詠嘆調」(Lerski Aria) · 安殊 ·
齊尼爾 (Andrew Cheriel) 的 Come un Bel di di maggio
· 「阿伊達」中的「聖潔的阿伊達」(Celeste Aida) ·
「雷哥萊脫」中的「女人善變」(La Donna e Mobile)
· 「鄉獨泣乎」(Parmi Veder Le Lagrime) · 「瑪麗
· 拉絲卡」中的「我從未看到過」(Donna non Vidi Mai)
· 「托思卡」裡的「星兒燦爛」(Stelliana) ·
· 「田間騎士」裡的「西西利娜」(Siciliana)。

錄音音色優異，樂隊伴奏良好，喜好聲樂，或正學習
聲樂的人，這是一張不可少的唱片。Low Freq. Rec. (Hi-Fi)
廠號：RCA Victor LM-2289 售價：美金四、九八元
美國大眾音樂 (Pop Concert USA)

的動物。

所有的動物一經多眠之後，都緊縮成一團，頭部埋入尾中，全身皮毛張開，儘量減少體溫的散失，全身的生理想動截至最低程度。動物在多眠時差不多不受疾病的侵襲，同時好像停止衰老的過程。一個動物在多眠時如果照射足以致命的放射線，當時並不會死亡，或者顯出傷害的痕跡。同時如果將發生癌症的體素移植到多眠者的身體上時，當時也不會發病。不過當多眠的動物蘇醒後，這些傷害都立時並發使牠死亡。

一個正在多眠的動物如果刺激地使牠蘇醒時並不會立時有效。不過人工刺激地蘇醒與牠天然蘇醒時所經歷的過程是相同的。在金屬的情形，蘇醒的過程約三個鐘點。開始是呼吸加快然後心跳加快。李曼博士發現開始兩小時之後呼吸次數達到每分鐘一百次，心跳到每分鐘五百五十次，較之正常情形加快一倍，體溫升到八十六度。再經過一小時後，呼吸與心跳已恢復正常，體溫到九十八度。

李曼博士認為多眠動物在蘇醒過程中，意志極為堅強，只有死亡才能阻止牠這種掙扎恢復正常的企圖。

多眠的動物不可能使牠永遠停留在多眠的狀態，即使在試驗室亦做不到。到現在止有正式記錄的最長多眠時間是一位法國科學家所觀察到的，一隻睡鼠 (Dormouse) 曾創一百一十四天的記錄。普通多眠時間都遠較此數為低。

以被控制使用。

PU 在自然界中只有極微量的痕跡存在，主要還是靠人工生產。當可分解的 U-235 在核子爐中與 D-238 (天然鈾的主要成份) 起反應時，一部分中子為 D-238 的吸收，產生了 PU (PU-239)。PU 與 U-235 很容易分離。在一座特別設計的原子反應爐中，利用 U-235 的分解可以產生多量的 PU，新產生的 PU 更可以加快的使 U-238 繼續變成 PU，這「發生反應 (Breeding Process)」可以提供比較廉價的核子反應燃料。因為 D-235 在自然界中存量極微，在天然鈾中只有百分之七是 D-235 售價勢必昂貴，反之從產量豐富的 U-238 來製造 PU 將會供應廉價的核子燃料。

但是從另一觀點來看，PU 可能是最難駕馭的物質。牠是一種金屬，特點極多。融點很低只有華氏一千一百八十四度，不過在熱到融化的過程中，牠會經過六種不同的結晶形態，其間膨脹收縮，體積的變化竟會達到百分之八點九，牠自身不斷扭屈變形，任何與牠接觸的東西都將破碎。因為這種特性，在阿崗諾試驗室只好放棄使用純 PU 做核子燃料的計劃，而改用 PU 的合金。

PU 比任何毒物的物質還要毒上幾千倍，在應用牠時必須萬分小心。牠具有強烈放射性，即使極微量的 PU 侵入人體也足以構成嚴重的損害。當牠與空氣接觸時很快的會氧化，生成的氧化物構成一種可怕的灰塵，無人敢與接觸，如果在空氣中切削加工時，切下的碎屑會自動發火，

新燃料新問題

當前太空與原子時代所使用的新燃料威力日趨強大，但是這些新燃料也日趨難制。最近美國空軍宣佈已經可以生產相當數量的液體氫氣供火箭之用，本來液體氫氣在前不久還不過是試驗室中稀有的之物，現在一旦用為火箭動力燃料，在操作方面帶來許多新的問題。液體的沸點是華氏表負四百廿三度，僅比絕對零度只高出卅七度。牠必需儲存在超熱異常講究的容器內，否則很快的就揮發成氣體，只要有少量的氫氣洩漏到空氣中就可以構成非常危險的爆炸物。

液體氫如此危險難予控制，但是從產生動力觀點衡量，牠却是非常有價值的燃料，因為液氫與液氧混合燃燒時所產生的動力較之同等重量煤油與液氧燃燒時所產生的動力要大百分之四十，這一因素對於火箭的效率影響非常之大，等於使牠的有效載重量幾乎增大一倍。

在目前雖然尚沒有正式發射過應用液氫與液氧作燃料的大型火箭，但是應用液氧作燃料的火箭引擎已在地面上作過多次的試車，並且曾經創出推力達十萬磅的記錄。這種使人生畏的新燃料在燃燒時表現得非常好平穩。

另外一種新燃料是鈾 Plutonium，我們可以簡稱為 PU。牠有一天將會成為產生核子分裂能的主要燃料。最近美國阿崗諾國家試驗室新完成的價值四百萬美金的燃料製造設備，主要目的就在改造這種難於駕馭的 PU 使牠可

產生致人死命的煙霧。

在阿崗諾的新建 PU 工場中包括一連串密閉不透氣的小室，每一小室中設置有小型機器，並且充滿了惰性的 Helium 氣以免 PU 會自動發火。如火柴盒大小的 PU 鏡在加工過程中完全使用遠方自動控制。

即使 PU 鏡儲存在小心設計的容器中，時工作人員仍必需倍加小心，稍一疏忽就會引起重大災害。各個小 PU 鏡必需保持適當距離，否則聚在一起達到臨界質量時就會引發連鎖原子反應。甚至人體站在錯誤地點時都可能反射足夠的中子到一塊 PU 鏡中，而引起急驟連鎖反應，發生爆炸而致犧牲全體工作人員。所有這些新問題都有待逐一加以解決才能使 PU 成為可靠的核子燃料。

「我的太太昨天在街上把胸針丟了。」

「你應當在街上登個找尋失物的廣告。」

「登廣告有用嗎？」

「當然有用，登了我就得回來。」

「真有那樣靈嗎？」

「當然，有一次我丟了一隻戒指，我就去登一則廣告。」

「檢到的人就把它送回來了？」

「不，但是第二天我在浴室中就找到了。」

父母責任的變遷

致年青做父親者的備忘錄：
如果你要你幼小的兒子，將來能成爲一個真正的人，最好你現在就認識清楚，這份責任大半在你自己的肩頭，而且不容推卸。

長久以來，家庭裡的任何事情，如果出了差池——包括兒子無能和不育在內——做母親的總是最先受到責難。

最新的研究發展證明：在情況艱苦惡劣的時候，一個士兵表現得好與壞，主要看他有怎樣的父親，而與其母親並無多大關係。

爲美國陸軍進行這項研究的科學家們發現：勇敢而堅毅的戰士們，至少在十八歲以前，都是經常跟隨在父親左右的；除此而外，這些做父親的，還具有一些共同的特點。

他們主持家務。並不將一切完全推給媽，由她作主。

他們親自管教孩子，有始有終前後一致，並不認爲這是家裡的事務，可任憑媽來處理。孩子們也切實聽得，如果陽奉陰違，或擅自越軌，將獲得如何的後果。

力於培育——不是收買——孩子們對他們的父親的敬意。
如果，其中的一方，沒有做到這點；家庭生活勢將整個陷入於毫無希望的混亂之中。
一個讀者來信說，他的十二歲大的女兒，跟他頂嘴，拒不聽命，在各方面一點規矩都沒有。她怎敢如此目無尊長哩？

因此，諸位年青做父親的，如果要你的兒子們，長大了有男子氣概——最好先確定自己，以身作則。不僅只在家裡，在團體中亦需如此。

這位讀者承認自己是個好好先生，而且；在對女兒同意可否這一方面，他的妻子一直跟他持相反的意思。
「她的母親從來不會對她說過『不』字，——這位做父親的說實話：『如果我說『不』，女兒掉頭就去找媽，而立刻達到她的目的。』」

而且，你必須認清與面對一項事實：對孩子的將來，你，比孩子的媽，擔負着更重大的責任。

「因此，她狂妄得不得了。好多次我想教訓她一頓，都因她母親的祖護，使我無從下手。」
這位做母親的，如果再不聽

崖勒馬的話，不久，也將無法管制這個女兒了。

她應該告訴女兒，父母親將共同決定，是否准許她做這件事。她應該聽取丈夫的意見，而不可迥直予以反駁。在第一次發現女兒對父親粗魯不敬的時候，她應該毫不猶疑地支持後者。

任何孩子學會了利用一位親長，來對付另一位親長時，無疑地將在短期內佔盡了便宜。而且，用不着過多久，這孩子就看透，既可對一位親長不敬，另一位自然也大可不必放在眼裡。

爲孩子決定正確的動向，並且督促他照着去做，是做父母的責任。

說服孩子，要他一擊一動都按照親長的意思做，並不是做父母者應有的態度。
做父母的一旦接受了這項事

實，他們將不再經常地處於混亂之中，而教養孩子也不再是件困難重重的工作。

一位鄰居的母親來信問：「請指教如何開導我十四歲的女兒，使她瞭解自己年紀尚小，不宜與十九歲的男該談戀愛。」

這位做母親的，不必要使她的女兒一瞭解。多半這份瞭解是朦朧茫而不可得的。比較簡單而且實際的辦法，就是明確地告訴女兒：「他比你年紀大得多，你不能跟他談戀愛。」並且話出如山不再變更。

如果這位母親相信自己是对的，她無需爭辯、說服、解釋，或試圖讓女兒喜歡這項決定。因爲，如果她確實相信自己的判斷的話，她的態度表現可以堅定，不管女兒喜歡或瞭解與否，剩下的只有一條路可行。
使孩子自成人觀點來觀察

事物，並非做父母的責任。時下有許多做父母的却認爲應該如此，結果是成人接受了孩子的觀點，正誤於是混淆不清。

聰明的父母對孩子說「不」的時候，並非經常地必要解釋理由。讓孩子瞭解成人的決定，並不是件絕對必要的事。重要的是在對話算話，不可輕易通融。

在教養孩子的工作上，做母親的必須心裡有數，對什麼是重要和不重要的，須予以清清楚楚地區分；而僅只對重要的事情，保持堅定的立場。

有人說，對微小的事情讓步，是使生活美好不可或缺的部份。就教養孩子而言，這種態度是十分需要的。

一天到晚，時時刻刻叮囑孩子洗乾淨、早點兒回家、輕悄悄地上門、把報紙摺好、有條有

介紹最新出版拾穗譯叢

拾 穗 譯 叢

西德聯邦總理——阿德諾傳

拾穗譯叢第二十六種

曾任德國科隆市長行年七十垂垂老去的阿德諾，在納粹時代受盡迫害，顛沛流離，不意戰後竟躍登西德聯邦總理的寶座，擔當起復興西德的重任。成爲自由世界最偉大的風雲人物之一。「人生七十開始」，此公當之無愧。

本書出版後爲戰後德國之一大名著。作者魏瑪爾以傳神筆調，描寫偉大人生之悲歡離合，升墜浮沉，而又處處不離時代背景，歷史實錄，使讀者在不知不覺中領會五十年來，兩次大戰的德國史實，實爲本世紀來不可多得的傳記文學。

- 最認真的選擇
- 最有趣的題材
- 最流暢的譯筆
- 最鄭重的推薦
- 最低廉的定價

是業餘課後最有用的伴侶
是居家旅行最忠實的良友

包爾·魏瑪爾著
關德懋譯

全書四十萬言
定價每册二十五元

理地慢慢講話、別咬手指甲、站如松坐如鐘……等等等等，實在無異於白費氣力。
孩子們習慣於聽膩了媽媽的囉囉蘇蘇之後，會把一切交代和命令都當做耳邊風，根本在腦子裡留不下印象。對真正重要的指令，也視為小題大做，而不加理會。

能够對孩子做的不稱心的細小錯事視若無睹，讓歲月來自動地改正孩子的一些過失，而不向孩子苛求十全十美的母親們，往往能够灌輸給他們真正重要的意念，她不輕易多言，一旦開口孩子們都傾耳靜聽；她不隨意指責挑剔，言必有物而中肯，使孩子心悅誠服。如果討人喜歡不是那麼可望而不可即的話，孩子們原來是有嘗試的野心的。
因此，如果你有感覺到孩子不聽你的話的苦惱，請你冷靜地

注意分析一下；一天之內，你對孩子所發出的命令、建議、和批評，是否輕重不分和過於雜亂無章。

★ 怎樣纔能够使你的女兒獲得自信心哩？

★ 自信心不是遺傳來的，須要靠自己勤奮的獲取和培養。你是能够在各方面鼓勵你的女兒，協助她發展她的自信心的。

★ 讓她做些她怕做的事。每次她對自己說出一結果並不太壞的時候，無形中對自己的能力就多了一分自信。

★ 幫她找點兒她可以做得相當好的事，使她能够獲得別人的讚許。

★ 使她知道你對她有有信心。對她的小成就，不要用誇大的恭維話，使她感覺出你是在提起她的

自我意識；平淡淡淡的一句「我早知道你能做得完滿」，即可收到實效。

★ 問她應該怎麼辦，別老是告訴她，你認爲如何如何。鼓勵她自己思索，而表達出自己的意見。

★ 勸她注重儀表豐度，但不可養成她外表重於一切的錯誤觀念。

★ 鼓勵她多多爲旁人服務。爲旁人着想的時候，常可以忘掉自己的私心和小利。

★ 在她需要時候，立刻予以援手；但不可經常在後，推着她向前進，使她愈發拿不出主張。

★ 幫她發掘別人的優點和長處。認識別人優點的人，往往也容易看到自己的長處，因而恢復自信。

中國石油有限公司



- (一) 外國名廠...
- (二) 外國名廠...

中國石油有限公司總經銷美國海灣石油

公司出品之航空，汽車，船舶，化工，紡織，鋼鐵，及重機械等所需各種潤滑油脂

。美國海灣石油公司為世界最大油公司之一，並為美國第二大油公司，其橘黃色商標遍及全球，歡迎各界委託訂購。如有查詢，請隨時賜洽：

蘇州市龍前橋... 高郵市高郵...

中國石油有限公司營業處及各地供應機構

拾穗譯叢臺北經銷處

衡陽街十五號 羅斯福路三段臺大對面

文星書店

雙葉書廊

書名	定價
波城世家	二十四元
曹綺表姐	十二元
滄海珠淚	四元
春閨夢裡人	七元
西洋歌劇的故事	十八元
海狼	十五元
唐卡米羅的小天地	十八元
交響樂的故事	八元
玫瑰紋身	六元
石油的故事	六元
白衣女郎	九元
黑貓劫	五元
慘劇的預演	七元
糖的故事	六元
茶與同情、秋月茶屋	七元
北敦莊、去巴比倫的第一班郵車	十二元
我們的地球	十二元
三一三談叢	五元
芭蕾與樂曲的故事	十二元
我們的朋友—原子	五元

1959 年版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大英百科全書
布面 定價：2500元
皮面 定價：3000元

文星版八大特色！

- 所附地圖係採用一百磅道林紙一律七色精印與原版書完全相同
- 精印五色插圖多過其他版本
- 與原版書裝訂法完全相同保證永不脫頁
- 所有圖片均用重磅紙特別精印
- 全書出齊
- 封面分布面皮面各種顏色任君選擇
- 本書為一九五九年最新版
- 凡購本書一部附贈優待券得享受本店自印及自營進口書籍八折優待二年

外埠函購

免收郵費

總經銷：文星書店

台北郵政信箱二五三六八號
陽明路九〇五號

經濟部聯合工業研究所工業服務處

歡迎

凡公私營廠商委託服務簡則函索即可

- (甲) 承辦各種有關工業技術之研究試驗及設計工作
- (乙) 解答工業技術問題
- (丙) 代為搜集工業技術資料
- (丁) 設計研製修理及校驗各種儀器

接洽處：

新竹市博愛街十六號 電話 52

臺北市和平西路二段六號之二

中國石油有限公司

工業業務部

業務要目

- 權利專之法方造製業工學化外國購洽理代 (一)
- 及進改之法方造製供以，場工驗實建裝理代 (二)
 - 良改之質品品產
- 建擴新更之備設有現劃籌理代 (三)
- 劃計程工及析分資投作業工援美請申理代 (四)
- 等輸運、工試、裝安、計設作廠工學化理代 (五)
 - 題問難疑作操廠工決解，作工
- 設器儀及計設之統系器儀制控動自項各理代 (六)
 - 項事等裝安備
- 括包) ◦ 裝安計設之備設運儲料油項各理代 (七)
 - (等房泵槽油築建及管油設舖
- 應供及養培之菌細用業工酵醱辦承 (八)
- 起之件機工化項各下以噸十八重淨件單辦承 (九)
 - 程工裝安重
- 等定測爆震及析分質品之品產油石種各辦承 (十)

處係關業工司公本號71路前館市北臺：處洽接
組術技廠油煉雄高市雄高



中國石油有限公司總經銷美國海灣石油
 公司出品之航空，汽車，船舶，化工，紡
 織，鋼鐵，及重機械等所需各種潤滑油脂
 。美國海灣石油公司為世界最大油公司之
 一，並為美國第二大油公司，其橘黃色商
 標遍及全球，歡迎各界委託訂購。如有查
 詢，請隨時賜洽：

內政部警台誌字五〇號登記准許發行
 中華郵政台字第五六三號執照登記為第一種新聞紙類

本期售價新臺幣五元正

中國石油有限公司營業處及各地供應機構
 環球石化服務社
 左營山中路六十號
 (面對山中堂)